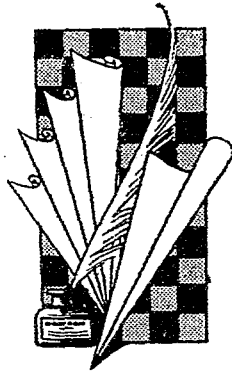


現代創作日記選

新編文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行



H 920.1

9210

MG
3266
457

姚乃麟編
現代創作日記選

1935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3 2173 7615 5

編者題記

用去相當的時間與腦力，完成了這冊現代創作日記選的編輯工作。當我在此刻提起筆來寫這篇題記的時候，心中真是感到無限的欣慰！欣慰着這個艱鉅的重任現在已經卸去，昔日存於心底編選日記的計劃也居然已達到實現的境地了。預料再不久的時日，本書印成出版之後，這十多位有名作家的日記選集，便會貢獻於讀者諸君的眼前，作為良好的讀物。

編選日記的困難之處，是蒐羅材料的不易，在現代我國的文壇上，日記作品的產量，真是多得不可開交。而有些名稱上叫做日記的東西，實際上並不能算是屬於日記的一類。既不像散文或雜感，也不像隨筆或小說，失去日記的真面目不必說，而且連篇累牘地使人看了覺得索然無味，只是浪費時間和精神而已！

我編這冊日記選，抱定「摒棄糟粕，保留精華」為唯一的宗旨。對於每篇作品的選擇，必定要經過詳細嚴格的考慮，以不背精選的原則。不願欺騙讀者諸君，也不願欺騙我自己。

日記是記它的八日常生活的史實，同時也包含社會的意義，因此我們在各篇的日記中，除看出作者的生活史實外，還可以窺見社會所給予的印象。寫日記最好的方法是刪繁就簡地，將欲記的事情作有系統的敘錄。否則，如果把吃飯拉矢等事逐段記起來，那末實在是大可不必的。

現代寫日記作品量較多的，要算是郁達夫先生。他作有勞生日記、病間日記、西遊日錄、新生日記等十數種。本書所選入郁先生的作品，有滄州日記、水明樓日記（一九三三年在杭養病時作）、杭江小歷日記（同年十一月間遊杭江路一帶時作）等三篇，每篇有山水幽情之氣，令人讀了會悠然神往。魯迅先生的馬上日記與馬上支日記，描寫一切事務，精詳備至，早已博得大多數讀者的贊揚。豐子愷先生的華瞻的日記，是替他的孩子作的，有天真稚態之態，頗堪玩味。郭沫若先生的離滬之前的日記，亦為日記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周作人先生的苦雨齋的一週間文筆簡潔，樸素可愛。他如巴金、沈從文、田漢等各篇日記，都具有獨到的風格，很是值得一讀的。

親愛的讀者們！本書編選的大意，已如上述。此後如有優良的新材料產生，我們還計劃着出一部續選哩。

現代創作日記選目錄

姚乃麟編

序言	編者	一
滄州日記	郁達夫	一
水明樓日記	郁達夫	七
馬上日記	魯迅	二四
馬上支日記	魯迅	三四
馬上日記之二	魯迅	四七
華膽的日記	豐子愷	五一
船中日記	王魯彥	五五
苦雨齋的一週間	周作人	六七
戰時日記	巴金	六九
薔薇之路	田漢	九三
杭江小歷日記	郁達夫	九八
離滬之前的日記	郭沫若	一一八

目

錄

一

現代創作日誌選

二

魯迅	沈從文	四三
狂人日記	魯迅	四六
北戴河日記	陳衡哲	五七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	六五
海行日述	鍾敬文	六九
首途記	周全平	九四

現代創作日記選

滄州日記

郁達夫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舊曆九月初七日）星期四，晴爽。

早晨六點就醒了，因為想於今天離開上海。匆忙檢點了一下行李，向鄰舍去一問，知道早車是九點前後開的，於是就趕到了車站。到時果然還早，但因網籃太大，不能搬入車座裏，就攔了幾分鐘，不過入車坐定，去開車時還早得很。天氣也真爽朗，不過坐在車裏，竟得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到杭州城站是午後兩點左右，即到湖濱滄州旅館住下，付洋拾元。大約此後許住一月兩月，也說不定。

作霞及百剛小峯等信，告以安抵湖畔，此後只想靜養沈疴，細寫東函。

晚上在一家名寶昌的醬園裏喝酒，酒很可以，價錢也賤得可觀，此後當常去交易他們。

喝酒回來，洗了一個澡，將書籍稿子等安置了一下，時候已經不早了，上床時想是十點左右，因為我也並不帶表，所以不曉得準確的鐘點。自明日起，應該多讀書，少出去跑。

十月七日（九月初八）星期五，晴爽。

此番帶來的書，以關於德國哲學家 Nietzsche 者較多，因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真有點可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細研究他一番，以他來做主人公而寫一篇小說。但臨行時，前在武昌大學教書時的同學劉氏，曾以繼續翻譯盧騷事為請，故而盧騷的漫步者的沈思，也想繼續翻譯下去。總之，此來是以養病為第一目標，而創作次之，至於翻譯，則又是次而又次者也。

昨晚睡後聽火警鐘長鳴不已，想長橋附近又有許多家草房被燒去了。

早餐後，就由清波門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嶺，出滿覺隴，在石屋洞大仁寺內，遇見了弘道小學學生的旅行團中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女人，大約是教員之一，相貌有點像霞，對她看了幾眼，她倒似乎有些害起羞來了。

上翁家山，在老龍井旁喝茶三碗，買龍井茶葉、桑牙等兩元，祇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峯走了一圈，下來出四眼井，坐黃包車回旅館，人疲乏極了，但餘興尙未衰也。

今晨發霞的信，此後若不做文章，大約一天要寫一封信去給她。

自南山跑回家來，洗面時忽覺鼻頭皮膚，在太陽裏晒了半天，皮膚似乎破了，天氣真好，若再如此，的晴天繼續半月，則屨樓一定可以寫成。

在南高峯的深山裏，一個人徘徊於樵徑石壘間，時忽而一陣香氣吹來，有點使人興奮，似乎要觸發性慾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豔，順口得詩一句，叫作「九月秋暹桂始花，一秋暹或作

山深，但沒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難耐』或可對對這是今晨的實事。今晚去延益里取一條被來。

旁晚出去喝酒，回來已將五點，看見太陽下了西山。今晚上當可高枕安眠，因已去延益里拿了一條被來了。

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寫一篇短篇。

晚上月明。十點後，又有火燒，大約在城隍山附近，因火鐘只敲了一記。

十月八日，（陰歷九月初九）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重陽節，打算再玩一天，上裏湖葛嶺去登高，順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間病院。早晨發簡信，告以昨日遊蹤。

在奎元館吃麵的中間，想把昨天的詩做牠成來：病肺年來慣出家，老龍井上養桑芽，五更衾薄寒難耐，九月初遲（或作山深）桂始花，香暗時挑閨裏夢，眼明不吃雨前茶，題詩報與朝雲道，玉扇參禪與正睒。

午後上葛嶺去，登初陽臺，臺後一塊巨石，我將在小說中賜牠一個好名字，叫作『觀音眺』。從葛嶺回來，人也倦了，小睡了數分鐘，晚上出去喝酒，并且又到延益里去了一趟。從明日起，當不再出去跑。

晚上讀盧騷的漫步。

十月九日（陰歷九月初十）星期日，晴爽。

天氣又是很好的晴天，真使人在家裏坐守不住，『遲桂開時日日晴』成詩一句聊以作今日再出去閒遊的口實。

想去吃羊腰，但那家小店已關門了，所以只能在王潤興飽吃了一頓醋魚腰片。飯後過城站，買莫友芝邵亭詩鈔一部，屠玉叢談三集四集各一部，係申報館鉛印本。走回來時，見霞的信已經來了，就馬上寫了一封回信，并附有兄嫂一函，托轉交者。

錢將用盡了，明日起，大約可以動手寫點東西，先想寫一篇短篇，名遲桂、花。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陰晴，星期一。

近來每於早晨八時左右起床，晚上亦務必於十時前後入睡，此習慣若養成，則於健康上當不無小補。以後所宜漸戒的，就是酒了，酒若戒得掉，則我之宿疾，定會不治而自愈。

今天天氣陰了，心倒沈靜了下來。若天天能保持着今天似的心境，那麼每天至少可以寫得二三千字。

星桂花的內容寫出來，怕將與幸福的擺有點氣味相通，我也想在這篇小說裏寫出一個病態。

者的性格來。

午前寫了千字不到就感到了異常的疲乏午膳後不得已只能出去漫步先坐船至岳墳後散步回來這一條散步的路線很好以後有空常常去走走回來後洗了一次澡。

晚上讀鼓羨門延露詞真覺得細膩可愛。接霞來信是第二封了月亮皎潔如白晝。

今天中飯是在旅館吃的我在旅館裏吃飯今天還是第一次菜蔬不甚好但也勉強過得去很想拚命的寫可這幾日來身體實太弱了我正在怕怕吐血病又將重發昨今兩天已在痰裏見過兩次紅了。

十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星期二，晴朗。

痰裏的血點同七八年前吐過的一樣今晨起來一驗已證實得明明白白但我將不說出來恐怕霞聽到了要着急。

這病是容易養得好的可是一生沒有使我容易過的那個鬼就是窮鬼貧却是沒有法子可以驅逐得了我死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這『貧』這『窮』恐怕在我死後還要糾纏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為孤兒寡婦沒有錢也是養不活的今天想了一天亂走了一天做出了許多似神經錯亂的人所做的事情寫給霞的信寫了兩封更寫了一封給養吾請他來爲我辦一辦入病院的交涉。

接覆竹信，知道要文章的人，還有很多在我們家裏候着，而我却病倒了，什麼也不能做出來。本來貧病兩字，從古就係連接着的，我也不過是這古語的一個小證明而已。

向晚坐在碼頭邊看看遊客的歸舟，看看天邊的落日，看看東上的月華，我想，但結果只落得一聲苦笑。

今天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書，更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文具和什器，彷彿我的頭腦是已經失去了正確的思慮似的，唉，這悲哀顛倒的晚秋天！

午前杭城又有大火，同時有強盜搶錢莊，四人下午被槍殺。
寄給養吾的信，大約明天可到，他的來最早也須在後日的午後。

十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星期三，晴快。

昨晚寄出一稿，名『不亦樂乎』，具名子曰：『係寄交林語堂者，爲論語四期之用，只雜感四則而已。』

今晨痰中血少了，似乎不會再吐的樣子，昨天空忙了一天，這真叫作庸人自擾也。大約明天養吾會來，我能換一住處也好，總之此地還太鬧，入山唯恐其不深，這兒還不過是山門口的樣子。

中午寫稿子三張，發上海信，走出去寄信，順便上一家廣東館吃了一點點心。
弄晚養吾來，和他上西湖醫院去看了一趟，半夜大雨，空氣溼了一點。

十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星期四，晴快無比。

午前去西湖醫院，看好了一間亭子上的樓房，軒敞明亮，打算於明後日搬進去。午後發映霞信，及致同鄉胡君書。

明日平遷至段家橋西湖醫院樓上住，日記應改名『水明樓日記』了。

（選自懺錄集）

水明樓日記

郁達夫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舊歷九月半）星期五，晴爽，東北有微風吹來。

晨六時起床，太陽還未出人家屋頂，寒冷之至。養吾欲搭早班七點半鐘船回里，所以送至江干，重返湖濱，剛敲八點，在一家小館子裏吃了早餐，就會萃行李書籍，出了滄州旅館，而搬到了此地。

這兒是友人楊氏郁生經營的西湖醫院，我因他們這裏清靜幽深，所以同他借了一間閑房來住。房子是同治年間張勤果公的棲息之處，張歿後改建為祠，在段橋東，前面臨湖而後面遙靠寶俶塔山。我所住的一間，尤係張公祠中的最好的處所，名水明樓，上懸有會稽陶澹宣隸書扁額。照此扁的顛跋看來，則此地原為嚴氏富春山莊舊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來此地作客閑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午前作養吾映霞信下午寫良友社編輯部信告以出書爭且等我厄滬後再說今天忙了一天
旁晚纔得靜坐下來記這條日記從明朝起當不再出外去而專致意於創作了。

晚上又發體信係去催她匯錢來的月亮明朗得同夏夜一樣有許多男女的對兒及小孩子的
集團，在屋外的湖濱及馬路上空地上閑走與喧嬉。

讀杜葛涅夫的 *The Diar of a Superfluous man*，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像嚼橄欖，愈嚼愈有回味。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日）星期六，晴和。

晨起，湖南一片白霧，太陽晒得很濃，但霧仍晒不開，爲數日來未有之景，或將下雨也說不定
零餘者的日記裏的幾句詩實在有味得很，那一位老德國教師的懷鄉之歌，譯在下面

Hert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ümmert dich so Scher?

Sist ja schoen im fremden Lande —

Hertz, mein Herz — was willst du mehr?

柔心，問我柔心，爲甚憂愁似海深。

如此牽懷，何物最關情。

即使身流異域，却是江山洵美好居停——

柔心，問我柔心——此外復何云？

還有零餘者最後所引的一首：

And about the grave

May youthful live rejoice,

And nature heedless

Glow with eternal beauty?.

也是很有意思，可惜譯不出來。

午飯後，小睡，起床已將三點，上延益里去，則霞寄來之款已到，有此數十元大約可以用到蜃樓做畢，只差居停的房飯錢了。預計十一月底，必須做好蜃樓，那時候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來，我可白急了一天一夜。

晚上入成購物，買盡了五元錢。此後日用起居的事物，一無所缺，只待專心寫文章了。

月明如畫，水明樓上，照得晶瑩四徹，滅去電燈後，又在露臺迴廊上獨坐了許多時候。猛想起李後主「獨自莫憑欄」句，實在意境遙遠得很。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晴快。

晨起將幾本舊書訂了一訂好，映霞忽來了一個電報，謂錢已寄出云云。這事原不能怪她也不能怪我，總之是不識人家苦辣的自私的人在打了混的緣故。從此又可以得兩個教訓，一、我們不應當爲自己的利益之故而犧牲他人的時間勞力與金錢；二、我們於今日此刻須做的事情，萬不可挨到了明日再做。

午飯前霞又快信來了，其中滿述了一篇家庭紛鬧之辭，不快之至，因即寫了一封快信去安慰她。我後半生的行程志願，於這一封短信中寫盡了。因心終鬱鬱，所以就出去喝了半斤酒，數日來的清戒，於此破掉。酒後就搭汽車上四眼井，又上翁家山去禱察了一回，下龍井風篁嶺，過二老亭，出至洪春橋搭汽車而返。路過五老墳邊，很想進去一哭，因時間來不及而中止。過岳家墳，做了四韻感時事詩。

過岳墳有感時事

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流。權臣自欲成和議，金虜何嘗要汴州。
屠狗猶拚弦上命，將軍偏借鏡中頭。饒他關外童男女，立馬吳山志竟酬。

晚上月明天淨，因白天走得倦了，早睡。

十月十七日（陰歷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

天上浮雲蔽日，或將下雨。

昨日因走路多，今天猶覺疲憊，午前寫了二千多字，又接讀快信，午後寫回信，僅一明信片。大約蓮桂花可寫一萬五六千字，或將成爲今年的我作品中的傑作。

午後因無氣力，沒有寫下去，大約明日可寫三千字，後日可以寫完。

晚上雨頗大，湖中景色，又變了一個樣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讀南遊記全篇，早睡，頗安穩。

十月十八日（九月十九）星期二，陰雨。

晨起，酣夢未醒，天涼極，睡得快適無比。早餐後，寫詩一首，即在翁家山做的那首，可表單軸。

午前寫蓮桂花，成四千字，午飯後又寫了一千字。震有信來，說胃病，即寫回信一，冒雨至湖濱寄出，喝酒三碗，買書數冊。杭州六藝書店所發行之所謂『曲苑』共八冊，已被我買全了。晚上聽雨至十點始上床，創作力像今天那麼，還可以說不衰，以後若每天能寫五千字，那不消一月，歷樓就做成。蓮桂花大約要寫到二十，纔得寫完。幾個人物的性格還沒有點出，明日再寫一天，大約總該有點眉目了。這一回非要寫到我所想的事情都寫完不止。

十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星期三，雨。

是秋雨的樣子了，連日不開，大約還須下數日，方能晴天。天氣亦驟寒，因記前兩年寄寓地藏庵時

曾有「夜雨平添水閣寒」一句，王老賞嘆，謂爲可入唐人集。今則王老墓木已拱，而全詩也已忘了。昨日在酒店喝酒，見一酒保在耽讀小說，將我的酒盞過頭了，也做了一句詩：「酒冷頻鑿爲對書。」但「鑿」字爲仄韻，故只能易一「溫」字。上句對不出，當於不意中得之，如「人自洛陽來」也。

午前寫了四千字，午後又寫了二千，自到杭州之後，今天寫得最多。晚上喝了半斤酒，早睡。霞有信來，作覆，寫明信片兩張。

十月二十日，（九月廿一）星期四，兩。

午前又寫了四千字，遲桂花寫完了，共有稿紙五十三張，合二萬一千字。旁晚付郵寄出。

今天午後雨止，出去走了半天，買竹齋詩集一部。返家後，又作霞及現代書局的信。

晚上天晴，看得見星了，西北風大。

十月廿一日，（九月廿二）星期五，晴。

今天久雨初晴，當出去走牠一天，可以看看我所寫的地理，究竟對不對。

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須三元一月也。午後小睡，起來時天已晚矣。

晚飯後出去喝酒，三碗，買張岱西湖夢尋及南渡稗史各一册。

作良友書店及霞信，大約自明日起，須譯書兩日，譯盧騷。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廿三）星期六，晴熱。

午前因天氣晴和，決計出遊，先坐黃包車至萬松嶺上，在雙吊墳小坐，抄碑記一道：

雙節墳碑記

夫同牢台卷而敵體之義昭，結褵施衿而終身之分定。妃匹之禮，自昔重之，是以二三其德，風詩所譏，從一而終，典冊致美。叔世道衰，禮教虧損，乃有糟糠之婦，流涕而下堂，庸奴其夫，攘袂而求去。何況羈身逆旅，落魄窮途，矢志同藏，則理無並濟，掩面割愛，或勢可兩全。遂有半世恩情，一朝訣絕，韓生道上，揮棄婦之車，翁子墓間，勺故妻之飯。至有聽置面首，甘倚市門，仰食脂粉之間，飯羞床第之側，室家之道苦矣。風教之敝極矣。若夫一齊不改之死，靡他，生爲比翼之禽，歿化連枝之樹，如崔君夫婦，有足多焉。君姓崔氏，諱升，本京人也。嘉慶元年，偕其夫人陳氏，稅鴛會城，投訪親串，南轅北轍，踪跡乖違，寄食旅廬，斧資罄竭，於斯時也，居停逼迫，行路挪揄，鹿車挽而不前，牛衣典而已盡，皋伯通之廡，豈有閑人，陳仲子之園，曾無半季。時窮勢迫，計無復之，忍辱偷生，悔將何及，遂於七月二十三日，夫婦投繯，同時畢命。錢令蔣公，以禮葬之，名其墳曰「雙節」，志實也。佳城旣建，靈爽斯著，遊人雲集，嘉嘆無已。嗟乎，靡恥之故，未易深求，生有包羞，死而塞責，是故明州江上，有梁祝之墳，西子湖頭，存何高之塚。彼違名教，猶見流傳，矧夫取義捐生，全貞委命，足以砥厲風化，扶植綱常者哉。同志有遊其地者，爲子述其事略，并屬爲文，特以勒諸貞珉，播其馨烈。

娥江刊石，愧非外孫少女之詞，國史採風，當補節婦義夫之傳，謹記。

光緒十七年重光軍闕之歲孟秋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蛟川王榮商撰古壘清鄉道人毛宗瀚書。

民國四年仲冬，祠經火患，碑字亦模糊，十三年秋新碑成，仍刊舊記以垂不朽。吳靈書。

這一節故事，異日當可以寫一篇短篇。

自崔公祠後登萬松嶺山，山上有學校於紀念日所植的矮松很多。涉歷盡四五個山峯，西至將臺山上，頂平坦可一里方，中間有奇石，下有百花馨蓬。出廟屋，吃中飯，遊至花牌樓，看船妓上岸後之遺蹟，見老妓幼妓兩三人復上山，經梵天寺，勝果寺等遺址，奇石很多，而廟則摧頽盡了。今天一天，總算跑盡了鳳凰山全部，南宋故宮遺址也約略想像了一個大概。山川壇，八卦田等，都還在，猶能想見當日的勝景。旁晚回來，人倦極，接霞信，作覆書。

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廿四）星期日，陰晴。

午前作箋吾信，出去遊拱宸橋，果然蕭條之至，妓女聚居之處，在張大仙廟西邊，爲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蘇幫揚幫本幫的三種，本幫者以紹興人居多，永興里，永和里中亦有妓女，當係二等以下的暗娼，這兩里係濱江在大同路旁，大同路馳南北，北過登雲橋，即接大關紫荊街，拱宸橋係西南之北，張大仙廟側之登雲閣附近，在直裏馬路（橫裏馬路）等處，有最下等之妓女，在白日拉客，警察立

在旁邊，也不加以止之。

車過大關，去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諸暨斯氏，看了他的新造宅第，伊自己不在，上安徽去了，由他的大太太接待，二太太即住在前面的小屋中，伊有一子上學校去了，不曾見到。那地方名大澚，大關地方很不壞，斯氏宅於此，大有見地。

回來過馬陸，尋東，西馬陸，玉庵等都不見，大約已淹沒無聞了。

接霞來信，說耳中生疔瘡，即作覆，告以須速去治療，今日剃頭。

十月二十四（九月廿五）星期一，陰晴。

午前至旗下，買湘湖志，唐詩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為我寄來之衣服。幾日來因為閑遊的結果，心又放散了，以後還得重新振作。但自來杭後，修身養性，堅持聖潔生活，迄今已將二十日，若再過一月，則習慣養成，可以永保無虞矣。文章做不出，倒還事小，身體養得好，却是第一要著。

取衣服後，就上太平門（清泰門北）大學路，艮山門等處，去走了一圈。艮山門附近，為東城區，多機織業人，有東圈巷者，為闕樊榭徵君舊寓之所在，東城雜記，明明係記此附近之書。艮山門直街之東街上，有王月昌（？）宅第，地方寬廠高潔，王為東城之第一大富豪。我在他們門口，遇見了一位認識的他們的女兒，係嫁給錢家的。

上壩子橋，見附近多殷實居民，房子完整，全係巨廈，橋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旁晚接霞來信兩封，其一係快信，中附有柳亞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果係亞子及其夫人，即作覆。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廿六）星期二，陰晴。

晨起，搭杭餘路汽車至留下，由石人塢上嶺，越過兩三峯，更遵九曲嶺而下，出西木塢，歷訪風木庵，伴鳳居等別業，沿途靈官廟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憶杭州有嘲王姓者詩，所以做了一絕寄霞，和她開個玩笑。

一帶溪山曲又灣，秦亭迴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

又記前數年，有過西溪法華寺，覓厲徵君墓不見，一絕。

曾從詩記見雄文，直到西溪始識君，十里法華寺下路，亂堆無處覓遺墳。

兩詩一并抄寄給亞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爾而笑了。

接霞信，即作覆。

晚上馬巽伯請在樓外樓吃飯，因前天遇見了錢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廿七）星期三，陰晴。

早晨五點鐘就起了床，考厲太鴻生卒年月，并伊和月上的前後關係，想做一篇小說，接厲生於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爲西歷之一六九二年，卒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月上卒於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詩十二首，伊姓朱，烏程人，本名滿孃，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歸厲氏時爲十七歲，當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時厲年四十四歲。月上卒時年二十四，時厲已有五十一歲了。越十年，厲氏亦死，葬於西溪法華寺下之王家塢。無子嗣，木主在交蘆菴。厲元配之蔣氏，似係一悍婦。月上卒後數年，厲在揚州又納一妾，終亦無子。以姪之甫爲嗣，之甫亦無後。厲又字雄飛。我想作的短篇，當名作溪樓延月圖，或碧湖雙槩圖，或碧浪湖的秋夜。

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峯，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終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恨事也。晚上接霞來信兩封，卽作覆。以後一切心事都沒有了，只在打算於月底前寫完厲太鴻之短篇一譯，虛騷之漫步兩萬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廿八）星期四，雨。

昨日自天竺歸，就去洗了一個澡，身神爽適之至，夜眠亦酣穩。

今晨在重衾裏聞雨聲，忽記起是舊歷九月廿八爲王老生日，午後若霽，當去一展其墓。中飯是上延益里去吃的，拜王老遺像後，因有王老老妹三姑母太太在座，所以時送她回保安橋去吃酒談天，直至到晚上八點纔回來，酒喝得微醉。

十月二十八日，（陰歷九月廿九月底）星期五，雨。

上午上圖書館去看潮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曉得了。人倦極，午後欲寫而不果，大約碧浪湖的秋夜，要明後天可以寫完。

昨日一天沒有接霞來信，今晨發出明信片一，屬寄三十元來。

旁晚接霞信兩封，即作覆。

晚上西湖醫院的居停主人，請吃飯，吃到了十點，纔回來睡覺。

十月二十九日，（陰歷十月初一日）星期六，陰晴。

早晨作北新李小峯，現代施塾存信，寫『碧浪湖』寫好了十頁。大約總須再過兩三天，纔寫得完，一篇的大局，早已佈好了，只待寫落去就對。

下午接霞信，謂款已於今天上午匯出，大約後日可以送到。寫了一個明信片作覆。

十月三十日，（十月初二）星期日，晴爽。

今日天氣異常可愛，上午本想出去，但因欲寫文章，硬坐在家中，居然寫了二千多字。大約明朝寫一日，可以寫完了。

下午出去闊步，飲酒，洗澡，到晚纔回來。今天沒有接霞來信，發明明信片一。

這一次的短篇寫了後，就想寫歷樓了，大約能繼續寫下去，不間斷的話，有兩禮拜就能夠寫好。

十月三十一日（陰歷十月初三）星期一，晴爽。

午前將碧浪湖的秋夜寫完，共一萬字，到杭州後，將近一月，寫到如今，成績只這一點，合前作桂花，祇三萬字而已。從明日起，當再寫歷樓。

午前後，共接霞兩信，所以也作覆信兩封。一是明信片，一是信。

十月於今日完結，看下一月的創作力如何，若在十一月中寫得了歷樓，則今年的冬天，當上青島海濱去過。

晚上十時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陰歷十月初四）星期二，晴。

昨晚睡不安穩，不識何故，今晨起，覺似傷風的樣子。

寫信畢，并將稿子萬字碧浪湖的秋夜寄出，大約明日可以到滬，後日當有回信來也。

霞寄來三十元，今日到，恰好養吾電話來，托我買綳創膏，否則將無以應他了。

下午去大關湖墅等處，跑了一個下午，想做一篇拱宸橋的小說。

明晨一早，當為養吾送綳創膏去江干，今天又玩了一天，什麼也沒有做。

十一月二日（十月初五）星期三，晴爽。

早晨五點就起了床，趕至江子爲養吾送紉創膏去。回來後，去自治學校看了兩位朋友，校址在馬坡巷。順便又去浙江圖書館看了些書，買包慎伯文集小倦遊閣一册。

晚上紫荷來，同出去吃晚飯，喝得微醉。

十一月三日（十月初六）星期四，晴和。

晨起，將上月的日記又看了一遍，覺得可以印入書去。大約在天馬出的那册書裏，尚缺萬字，即以此一月的日記補入好了。書名也已想好，當名懺餘集，以懺餘獨白一篇冠首，合六七萬字的光景。午前在圖書館中過的，將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後，至十二月廿四日止的舊報緝閱了一下，抄來關於郭松齡的事跡不少，大約從明日起，可以動手做屢樓了，預定於二十日中間寫牠完來。

接霞二日中午所發信，謂稿尚未收到，今晚有人請客，出去的時候，當向郵局去追問一聲也。

買湖墅小志一部，並前購之湖墅詩鈔與湖墅雜詩兩册，關於湖墅的文獻，可算收全了，若做關於拱宸橋的小說，已夠作考參矣。

十一月四日（十月初七）星期五，陰晴。

昨晚上又喝得微醉回來，早睡。今晨六時起床。這早睡早起的習慣，在是到杭州之後養成的，覺得於健康上很有助益，酒終於戒不了，這實在是一件壞事。

讀了一天的書，又把杜格捏夫的短篇看了兩三篇，這一位先生的用筆，真來得輕妙。晚上和紫荷王薇子等仍在奎元館喝酒，今天便加入了戴先生頌頌。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八）星期六，陰。

晨起忽雨，不久便止，以現代誌一冊去贈許重平前輩，發霞明信片，上城外去走到了下午，回來後，接叢書，並附中華書局新中華雜誌徵文信一啓事，一卽作覆晚上大雨。今天去走者，乃紫陽山西之雲居山一帶。

十一月六日（陰歷十月初九日）星期日，陰晴。

晨起雨還未止，冒雨出去，喝酒三碗，實對聯紙數張，回來寫了兩副對，聯語爲「直以慵疎招物議，莫拋心力作詞人。」與「莫對青山談世事，休將文字占詩名。」以柳子厚之一聯拆開對上了上下，便成此兩對。莫對青山談世事，爲元遺山詩，原聯下句爲「且將遠目送歸鴻」。

中午錢潮馬巽伯來，約去吃飯，飯在樓外樓。飯後更上西冷印社喝茶，坐到了夜，過大佛寺訪孫福熙夫婦，不遇。

晚上紫荷招飲，談到了十點纔回來。同席者即前兩次同飲之人。下禮拜四，同席者某更約他家去喝酒。

到杭州，至今日爲整一月，但所計劃來寫的屢樓尙無眉目，心中焦急之至。

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裱對一副，單條一張，在和合橋近旁之松雪齋，約於十日後去取，須一元多裱費。傍晚錢潮馬鬃伯約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學的馬一浮氏。伊鬚髮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談話時中氣很足，眼近視。馬氏係紹興籍，爲湯塾仙氏之婿。從馬寓出來，遂一同上王潤興去吃飯，飯後和錢潮走了回來，接霞信。

十一月八日（十月十一）星期二，晴，寒。

自昨日起，寒氣驟增，今日立冬，漸似歲暮天寒的樣子了。昨晚夢見王老，今日本看他的墳，從墳頭向南走，經過五峯草堂而至大麥嶺，嶺上有麥嶺亭，係祀玄天上帝者，亭旁有屋一椽，下覆一大墓，上有匾額，題着『節義成雙』四個大字，上寫『建國十七年七月吉日』，後面跋曰：『明季忠臣汪檢討崇禎甲申苦殉國，夫妻慷慨兩投繯，節義成雙自題壁，今題四字贈吾神，過者讀者皆辟易，中山高冠昌立義烏陳无咎書。』看了這一個跋，已經有點覺得奇怪了，而再下看墓前碑文，則更覺得奇。

怪之至。

「調署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二次孫爲

掩埋事，道光四年三月十九日，驗訊得：上廬四圍鈕家灣周姓坟傍樹上，縊有男女二屍，身傍檢有字述，知爲男名徐致和，同妻張氏，乃直隸天津府人。世代業儒，祖任江甯太守，家業凋謝，舌耕糊口，因失館難支，又無子女，黎妻來杭，投親失遇，流寓倉垣，逆旅途窮，投繯並縊，嗟乎！偶逢儉歲，何致謀生無活計，自惜宦裔，甯甘駢首不求人。本縣目擊，疑爲擊字，碑上字跡却係繫字，雙懸心殊憫惻，念其無籍可歸，用特捐廉掩埋，合卽勒碑標記施行。道光四年四月 日給」

看了這碑，事實卻和萬松嶺之雙吊墳相近似，而名姓年月却不同，大約雙吊之事，在杭頗多，這兩位先生，想都是夷齊之流亞也，而墳上一匾，當係記另一雙節夫婦者無疑。

午後小睡，讀日本池谷信三郎氏小說一篇，自家想寫，却沒有寫成。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二）星期三，陰，微雨。

近來的思想馳散了，所以這十幾天中間，終於不能捏起寫歷樓的筆桿。我的氣分，似乎是波浪形的，緊張一時，弛放一時，不能有一年半載的長期持續，不過頹潰的時候，却也不至於沈埋到底。終究總還是（一）修養的不足，（二）生活的窮迫，（三）纔是環境的腐蝕，之所致。今天天氣又太陰沈，當再休息她一天，等明朝過後，且看我能不能如願地勇邁前進。明朝晚上，是有一個約會在

那裏的，非去不行。順便想去洗一個澡，換一身衣褲，買些籠居的日用品之類。

昨天一天沒有接到霞的信，也沒有發出一信，今天當於午後寫一張明信片去。午前記。

旁晚接霞來信，即作覆寫明信片一。晚飯後，上湖濱去漫步，在舊書舖內，見有海山仙館叢書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價買了回來。此書係明末宦官劉若愚所撰，對於我所擬做的歷史小說，明清之際，很有足資參考之處。前在上海買的酌中志餘，係此書的續著，為另一人所撰，宮廷以外的文獻記錄，收集頗多，尤以記東林黨事為詳盡。

十一月十日，（十月十三）星期四，陰，微雨。

雨尙未晴，天氣溫熱難耐，頭腦亦昏沈不清，今天又只能看看書過去一天也。晨起，又作映霞信一，以昨日所見之小報一張附寄了去，因內中有一段北新書局壽終正寢的記事。

中午去看周天初，同他喝了酒，吃了飯，回來小睡，睡至三時起床。

旁晚微雨，出去赴約，晚上九點回來，又發霞信一封。

（選自懺餘集）

馬上日記

魯迅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日，或者二月二日，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就是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

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雖然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害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平時接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爲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

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欠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却不然，倒是因為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噴東西噴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敏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耆，蘇軾什麼有病，何不喫鹿茸，蘇軾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會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一「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却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却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荊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

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講了正在繼續研究的 D. H. 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里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imp Simpi* 使我喝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n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却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

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葫蘆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却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常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喫藥也那麼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且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麼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裏，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里，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燭餘話云：唐傅奕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讓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愬愬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為什麼叫他「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為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自的地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

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語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里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廢一個人，要在這里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喫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鏗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規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兩句，就算是卜辭。用的是陶淵明集如事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選自華蓋集續編)

馬上支日記

魯迅

前幾天會見小峯，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峯慨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面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麼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于喫河豚的地方，的

入，怎麼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麼？因爲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牠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羣却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到你臉上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敲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覺看見幾條茶室裏鈔式的東西，已經圍入字紙簍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里罷——

宋洪邁堅夷甲志十四云：「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

至舒州境，見村民穫，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爭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壯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卽殺之，而懸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與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敘李達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卽本如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條題云舒民殺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云：「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不諱者，蓋這是耳，不在于無氣也。」案水滸傳敘耶哥向武大索麥稈，「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耶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膾膾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武大道：『合烏糊獬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爲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2）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峯，蟻蝶雄跨，聞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爲池，闊九十

里，皆蕙荷菱芡，相傳以爲宋妻所種。宋之爲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賊臺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荆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游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云。（原注：曲因蠶損無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灤中，且植菱荷，僅見于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秦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二〇〇）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曾試賜乙卯科，張起巖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爲一卷。成化丁未，秦孫銓等又并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卽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并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峯」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僞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于不談。只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爲「蚩」亦「赤」同音，所以蚩尤卽「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爲之「默然」云。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爲每天必

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纔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一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我對於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閒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獃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覆，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俱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鎗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于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只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爲「阿蒲拉」(Abura) 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于「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

呢，我現在可記不正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却，只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只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于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閒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為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一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纔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于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爲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汙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于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醜惡；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常常引爲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

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却不大有人留心牠。第一章就是Self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充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于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于刻毒。相傳為戲臺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于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elf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成了「郵政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學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査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淚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于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只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復歸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七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却雖然那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爲「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託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閱邱辨固。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歷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

國旗呢？……于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于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兵和紀念」的晚上這纔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閩邱辨。

也還是因爲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爲那裏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于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裏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燧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閩邱辨園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一。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葱蒜和雜合麵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爲可口衛生，第一而第二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閩人、上等人所喫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爲他們這麼喫，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晚得喬峯信并叢齋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歎歎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

在多。

七月五日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開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上午纔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倦。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却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吶，吶，吶！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開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他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于古小說的判決却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聽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却實在靠着小說，甚至於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絳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

于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却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我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又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夥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謾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夥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

好書，然而到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本舊的德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翻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九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爲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喫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讎，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沈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議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

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選自華蓋集續編)

馬上日記之一

魯迅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 (Boris Pilniak) 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脚還未踏着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isco Ibanc)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talder)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却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爲着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却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da Man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尙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爲「蘋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詩人物洛克(Alexander Blo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託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

如此森嚴。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着的擦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喫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候委實利害，往往喫得很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喫，又須出去買來，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喫得不多，既然喫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喫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于因此遂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却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喫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于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纔記起他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喫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里稱爲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喫，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舖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關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喫茭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爲「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喫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的喫，一面想，一面喫，不料這樣就喫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爲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 J. 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就可以講蕭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

（選自華蓋集續編）

華瞻的日記

雲子愷

隔壁二十三號裏的鄭德菱，這人真好！今天媽媽抱我到門口，我看見她在水門汀上騎竹馬。她對我一笑，我分明看出這一笑是叫我去同騎竹馬的意思。我立刻還她一笑，表示我極願意，就從母親抱裏走下來，同她一同騎竹馬了。兩人同騎一枝竹馬，我想轉彎了，她也同意我想走遠一點，她也歡喜，她說讓馬兒喫點草，我也高興；她說把馬兒繫在冬青上，我也覺得有理。我們真是同志的朋友，興味正好的時候，媽媽出來拉住我的手，叫我去喫飯。我說：『不高興。』母親說：『鄭德菱也要去喫飯了！』果然鄭德菱的哥哥叫着『德菱』也走出來拉住鄭德菱的手去了。我只得跟了媽媽進去，當我們將走進各自的門口的時候，她回頭向我一看，我也回頭向她一看，各自進去，不見了。

我實在無心喫飯。我曉得她一定也無心喫飯。不然，可以分別的時候，她不對我笑，且臉上很不高興呢？我同她在一塊，真是說不出的有趣。喫飯何必急急？即使要喫，儘可在空的時候喫。其實照我想來，像我們這樣的同志，天天在一塊喫飯，在一塊睡覺，多好呢？何必分作兩家？即使要分作兩家，橫豎爸爸同鄭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媽媽也同鄭德菱的媽媽常常談笑，儘可你們大人作一塊，我們小孩子作一塊，不更好麼？

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誰定的，真是無理之極了。想來總是大人們弄出來的。大人們的無理，近來我常常感到，不止這一端。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見地上放着許多小汽車，小腳踏車，這分明是我們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給我拿一部回家，讓牠們多空擺在那裏。回來的時候，我看見許多汽車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給我坐，讓牠們空擺在路旁。又有一次，阿姨抱我到街裏去，一個肩着許多小花籃的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裏拿着一隻小花籃，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籃遞給我。然而阿姨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開去。這種小花籃，原是小孩子玩的。況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願意給我，阿姨何以一定叫我不接呢？阿姨也無理，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

我最歡喜鄭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樣高，走路也一樣快，心志興趣都完全投合。寶姊姊或鄭德菱的哥哥，有些不近情的態度，我看他們不來。大概是他們身體長大，稍近於大人，所以心情也好像大人的無理了。寶姊姊常常要說我「癡」。我對爸爸說，要天不下雨，好讓鄭德菱出來，寶姊姊就用指點着我說：「膽膽癡！怎麼叫「癡」？你每天不來同我玩耍，挾了書包到學校裏去，難道不是「癡」麼？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難道不是「癡」麼？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討厭的麼？我要天不要下雨，正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我每天快聽見你要爸爸開電燈，爸爸給你開了，滿房間就明亮；現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給我做了，晴天豈不也爽快呢？你可以說我「癡」麼？」鄭德菱的哥哥，雖然沒有說我甚麼，然而我總討厭他。我們玩耍的時候，他常常板起臉孔，來拉鄭德菱回家去。前天我同鄭德菱正有趣地在我們天井裏拿麵包屑來餵螞蟻，他走進

來喊鄭德菱說「赤了脚到人家裏，不怕難爲情」又說「喫人家的麵包，不怕難爲情」立刻拉了她去。「難爲情」是大人們慣說的話，大人們常常不怕厭氣，端坐在椅子裏，點頭彎腰說甚麼「請請」「對不起」「難爲情」一類的無聊的話。他們都有點像太人了！

啊！我很少知己者，我很寂寞，母親常常說我「會哭」我那得不哭呢？

一一

今天我看見一種奇怪的現狀：

喫過糲粥，媽媽抱我走到喫飯間裏的時候，我看見爸爸身上披一塊大白布，垂頭喪氣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個穿黑長衫的麻臉的陌生人，拿一把閃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後頸裏用勁地割啊！噯！這是何等奇怪的現狀！大人們的所爲，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這麻臉的陌生人割呢？痛不痛呢？

更奇怪的，媽媽抱我走到喫飯間裏的時候，她明明也看見這爸爸被割的兇惡的現狀。然而她竟毫不介意，同沒有看見一樣。寶姊姊挾了書包從天井裏走進來，我想她看了一定要哭。誰知她只叫一聲「爸爸」，向那可怕的麻子一看，就全不經意地到房間裏去掛書包了。前天爸爸自己把手指割開了，她不是大叫「媽媽」，立刻去拿棉花和紗布來麼？今天這可怕的麻子咬緊了牙齒，割爸爸的頭，何以媽媽和寶姊姊都不管呢？我真不解了。可惡的，是那麻子。他耳朵裏還挾着一支香烟，同

爸爸挾鉛筆一樣。他一定是沒有鉛筆的人，一定是壞人。

後來爸爸挺起眼睛叫我：『華瞻！你也來剃頭好否？』

爸爸叫過之後，那麻子就擡起頭來，向我看露出一顆閃亮的金牙齒來。我不懂爸爸的話是甚麼意思，我真怕極了。我忍不住抱住媽媽的頭頸而哭了。這時候媽媽、爸爸和那個麻子，說了許多話，我都聽不清楚，又不懂。只聽見『剃頭』『剃頭』不知是甚麼意思。我哭了，母親就抱我由天井裏走出門外。走到門邊的時候，我偷偷向裏邊一望，從隙窺見那麻子又咬緊牙齒，在割爸爸的耳朵了。

門外有學生在拋球，有兵在體操，有火車開過，母親叫我不要哭，叫我看看火車，我懸念着門內的怪事，沒心情去看景子，只是憑在母親的肩上。

我很那麻子這一定不是好人，我想對媽媽說，拿棒去打他。然而我終於不說。因為據我的經驗，大人們的意見往往與我相左。他們往往不講道理，硬要我喫最不好喫的『藥』，硬要我做最難當的『洗臉』，或堅不許有弄最有趣的水，最好看的火。今天的怪事，他們對之都漠然，意見一定又是與我相左的。我若提議去打，一定不被贊成。橫豎拗不他們過，算了罷。我只有哭！最可怪的，平常同情於我的弄水弄火的寶姊妹，今天也跳出門來笑我，跟了媽媽說我『癡子』。我只有獨自哭，有誰同情於我的哭呢？

到媽媽抱了我回進來的時候，我才仰起頭，預備再看一看，這怪事怎麼樣？那可惡的麻子還

在否？誰知一跨進門檻，就聽見『拍拍』的聲音。走進喫飯間，我看見那麻子正用拳頭打爸爸的背，『拍拍』的聲音，正是打的聲音。可見他一定是用力打的，爸爸一定很痛。然而爸爸何以任他打呢？母親何以又不管呢？我又哭。母親急急地抱我到房間裏，對娘姨講些話，兩人都笑起來，都對我講了許多話。然而我還聽見隔壁打人的『拍拍』的聲音，無心去聽他們的話。

爸爸不是說過，『打人是更不好的事』麼？那一天軟軟不肯給我香煙牌子，我打了他一掌，爸爸曾經罵我，說我不好，還有那一天我打碎了寒暑表，媽媽打了我一下屁股，爸爸立刻抱我，對媽媽說『打不行』何以今天那麻子在打爸爸，大家不管呢？我繼續哭，我在媽媽的懷裏睡去了。

我醒來，看見爸爸坐在披雅娜旁邊，似乎無傷，耳朵也沒有割去，不過頭很光白，像和尚了。我見了爸爸，立刻想起了睡前的怪事，然他們——爸爸媽媽等——仍是毫不介意，絕不談起。我一回想，心中非常恐怖，又疑惑。明明是爸爸被割頭頸，割耳朵，又被用拳頭打，大家卻置之不理，任我一個人恐怖，又疑惑，唉！有誰同情於我的恐怖？有誰爲我解這疑惑呢？

（選自綠綠堂隨筆）

船中日記

王魯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海久別的上海！我即將重入你的懷抱中了！

兩天，三天以後，我將再見到你巨大的，每一根筋脈都跳動着的而貌，我將再聽到你狂吼的，無一刻休息的生命的叫聲，我將再嗅到你充滿着生或死的幻想的氣息。上海我將投入你的懷抱中了。我需要你安慰，我的心裏有無限的痛楚。我是從沙漠裏出來的人，我是從深淵裏出來的人，我是從黑夜裏出來的人，我是從地窖裏出來的人，我是從墳墓裏出來的人……我孤獨得太久了，我的心是寂寞而且淒涼。說是離開你不過三年模樣，然而豐祿三年，三十年。你看見我時，你將說我老了，是嗎？不並不是鬚鬚留得長，纒紋生得多。老的是我的心，我的靈魂。牠們輾轉在寂寞並且淒涼的層疊下，不但老了，並且垂死了。啊那層疊！我在那底下一天，不就是一年嗎？

上帝呵！我今天終於離開那層疊了！當我踏上船邊的梯子的時候，我的心是怎樣的震盪着。這是不會開行的上海船，然而我好像已經到了上海了。這梯子，有如上海的街道。我踏上第一階，就清醒了過來，吸到了新的充滿着生命的力的空氣。我感覺到過去的惡劣的夢閉幕了。太陽早已下沉，朦朧的光已籠罩下來，但我感覺到黎明開始了。光！我將看到輝耀的光！我再生了。

十一月二十日。

誰說這地方可以留戀呢！我得在牠尚在我視線之內的時候細細地總算一次。

四十年來只見過一次霏微的雪，有人說是奇異的，和暖的春之國呢。然而，這樣的春之國可能產生熱情與幻想？可能產生偉大的靈魂與思想？既沒有強烈的熱的刺激，也沒有嚴酷的冷的壓迫。在這裏，只有淡淡的，平凡的光。而這光，既不能催動一切蓬勃的生長，又不能使一切顛抖的死。

那滿坑滿谷的樹木，龍眼，荔枝——荔枝，龍眼，多麼單調呵！牠們爲什麼不長得高一點，給詩人們在底下徘徊沈思呢？牠們爲什麼不生得矮一些，給情人們撫摩呢？而牠們又爲什麼不密集在一處成一個大的深的森林，讓那裏生長出驚人的虎豹呢？呵，這些樹木，這些樹木，可悲呵，牠們成了真正的搖錢樹了！

不看見生長在這裏的人物，老的，少的，新的，舊的，可有幾分熱情或理智？那些面孔，是怎樣生成的呢？我不明白，總是那樣冷清清的對着人，笑容也沒有，寒暄也沒有，連頭也懶得擡起來——不，不，遇到人時頭愈加低下去了，那怕你戴釘的皮鞋在石板上響得怎樣重，耳膜振破了有誰知道呢，除了他們自己？天呵！你給人們生命，難道不給人們靈魂與心嗎？你爲什麼讓人們這個模樣呢？

上海我離開上海已近三年了。這三年中不是沒有使我留戀的地方，不是沒有使我記念的人物，但自從到這裏，一年光景，我的過去的好的印象全被塗抹了。有覺得彷彿死了。我怕，我不知道我再是一年半年以後，將變成什麼樣子。顯然的，至少我現在的脾氣已經壞了許多了。『在福建那末久，覺得很好吧？』上海的老朋友們不將這樣的問我嗎？我將怎樣的回答他們呢？『沒有趣味！』我將這樣的回答嗎？『總有一點價值吧？』那我將怎樣的估計呢？不錯，我見到了太多的社會，我增加

了太多的經驗了。這就是三年來所得的價值。但這話，須得我自己跳出了福建纔能說呵，須得我自己受過靈魂的洗禮纔能說呵！不看見這一年來的自己嗎？我怕！

我怕這就是我急於要離開這裏的最大原因。母親病了幾個月了。但我深信她會自己恢復康健，雖然她已太年高了。而我的回家，我知道是不能有助於她的。然而我必須趕緊離開這裏，因為我怕我自己。我得救我自己。昨天，急於要上船的，也就是爲的這個。我明知道今天不一定會開船，會開也要在十二點鐘。今天上午儘有時間給我忙碌。船上的鋪位又窄又骯髒，又帶着一個小孩，遠不如在學校裏過夜的舒服的。然而，我的靈魂呵，牠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一刻了。牠甚至怕那房子起來，好像會立刻塌下來的一般。

我留戀什麼呢？沒有！

然而我已上了船，我已儼然到了上海一般了。我還得心平氣靜的來思索一番，倘沒有什麼可以留戀，可有什麼足以常常紀念的嗎？

是的，明麗的蜿蜒的小河，稻田中的小徑，將使我常常紀念的呵。倘沒有牠們，我的鬱悶早已咬破我的心了。我感謝牠們，牠們使我暫時忘記了一切。

此外，我將永久記念而且感謝的便是尙友君和仙遊了。尙友君是一個忠厚而且坦白的人在，我的蘭病得危急的時候，他曾給過我最有益的大的援助。但在這樣的社會中，忠厚是無用的，別名坦白是傻子，我不能不代他憂慮。仙遊呢，我至今還不曉得她姓什麼，她來給我們做工的，第

一天只教我們這樣叫她因爲她是仙遊人。雖然我們的語言常常聽不懂，但她的性格我已完全明白了。她是一個多麼忠實的，能幹的女人！這半年來要是沒有她的幫助，我們便像大海中無人駕駛的扁舟。但是可憐呵，她的身世！她生了十幾個孩子，死的死，活着的被土匪擄了去，幾次贖回來又被擄去，傾家蕩產終於無法再贖，現在只剩了從土匪窟裏逃出來的最小的一個了！而他又是一個孤僻，倔強，患着肺病，不能工作的二十一歲青年。可憐的仙遊，你將怎樣的了你憂鬱的殘年呀？

最後，我想起平日所喜歡的，認爲性格與學問都有可取的四五個學生來。但是無疑的，我將迅速地把他們忘記了。因爲我們也受着怕和一切人接近的興化人的處世習慣的支配，未嘗給我深刻的印象。這種習慣是怎樣造成的，真使我莫明其妙。吳際謨是一個好學生，我早就看出來，然而他也不和我接近。到我宣佈要走以後，他忽然交來了一封信，我纔知道他是怎樣的喜歡着我。昨天動身之前，他還自己跑了來幫我的忙，先給我到船上定房間，又跑回來悵惘地送我到車站。這算是我離開興化最好的印象了。他使我又記念起集美的清輝和泉洲的繼業君。但可惜太遲了。說是爲了我在這個學校纔轉學來的，爲什麼半年來不來和我談談，至少也到我的房間裏隨便的望望呢？真可驚訝呵，興化人的可怕的習慣，倘若我再在興化住上一年半，不但見到人不睬不理，說不定還會提起棍子把每一個人趕逐到我視線以外去的！

二十一日十一月一九三二年。

船在黎明以前開了。風很大。我們都靜靜地躺着，好像躺在搖籃裏。恩哥平常天還沒有亮便醒來。鬧東西喫，今天一直睡到九點鐘。我時時醒來不敢轉側，只閉着眼睛，想竭力的睡熟去。我怕作嘔。茶房叫喫早飯，我們都沒有起來。恩哥醒來時，我們發覺船已停了。然而搖蕩得和駕駛時一樣。恩哥鬧着要起來，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同他一道起來。隔壁房子裏兩個女人最愛嘻嘻哈哈的說笑，今天早晨都靜默了。過了不久，我們聽見她們先後哼了起來，接着便是大聲的嘔吐。恩哥哭着要水喫，要餅喫，不知怎的也作嘔起來。他應該是喜歡搖蕩的。我們愈加不敢動了。關也在作嘔了。我感覺自己失了重心，有什麼將衝出我的喉嚨來一般。幸虧恩哥鬧了一會，又睡熟去了。不然，真是不得了。呢。中飯依然沒有去喫。隔壁的女人卻起來了，喊茶房叫米粉來喫，但喫了不久，我們聽見她們又嘔了幾次。然而她們真有本領，沉默了不久，居然走動起來了。外面一間餐室裏，有人在打麻雀，她們走去坐在旁邊，叫喊着。

我們漸漸不相信自己起來，蘭說着：「不怕不怕，」首先起來泡牛奶給恩哥喫了。我和榮弟也慢慢起來了。船雖然仍搖蕩着，但我們有點慣了。從窗子望出去，遠遠有一二座低小的山。天色陰沉。海面的波浪很大。我們猜想船停在福清附近。我們都餓了，每人喫了一杯牛奶之後，便倒在鋪上喫。昨天託蘭的學生所買來的龍眼。

龍眼，牠在我們那裏叫做桂元，本草綱目上云，又名智菓，說喫了會聰明起來。福建省許多地方都有出產，唯興化的最有名。就因為牠出了名，有利可圖，所以興化人到處都種起龍眼來，把別的樹

木多挖掘掉了，我們平常把焙乾了的龍眼當做唯一的補品，那曉得是福建人最怕喫的東西。他們都說牠火氣大，喫了會生病，只有新鮮的龍眼，他們纔認為是最補的。然而也並不像我們那裏怕多喫了會補倒，每天一人至多喫十四顆似的。他們幾乎把新鮮的龍眼當飯喫了。興化人才之多，也許是智莫喫出來的吧？不見大學生留學生之多，弄得學校裏全是本地人，還無法安插嗎？

我們出去喫了晚飯了。雖然不敢多喫，倒也覺得好過。那兩個女人和一個老頭子喫得最多。她們有說有笑，好像船上的水手久經風波的一般。她們的年紀應該已在四十歲以上，衣服穿得很隨便，其中的一個多戴了一兩樣修飾。一個肥一點，一個瘦一點。她們的面上都有許多斑點，兩副黃黑色的臉，看上去像兩個姊妹。晚飯後，麻雀又開始了。她們兩個占了一個位子，一個胖子，一個老頭子，另外一個是船上的茶房。直至現在，將近十一點鐘了，還聽見外面劈拍的聲音，尤其是那兩個女人的叫聲，笑聲。

船到底停在那裏呢？據說還沒有到福清，仍在興化境內。風大，船小，貨輕，還不曉得明天能不能開呢。

二十二日。

那兩個女人真有本領，麻雀一直打到喫早飯，喫了早飯，她們纔去睡；但午飯後又去繼續了。今夜似乎仍將打一個通夜。客人都耐煩起來了，現在有兩桌麻雀，還圍滿了看客。幸虧我們人多，不

然，也夠苦悶了。我幾次走到船面去，風仍沒有停，只是太陽淡淡地出來了。外的四面或近或遠的都是荒涼的島嶼。

幾個寧波人和我打招呼了。其中戴着黃色眼鏡的大副，離開我的村莊只有五里路。兩個駕駛員，一個二買辦，一個賬房，以及其他工人都是寧波人。據說船主是興化人，因此買辦和茶房也是興化人。寧波茶房是到處使人怕使人恨的，但興化茶房招呼客人的工夫太不及寧波茶房了。他們每天只給客人倒三次開水，一次面水。此外，你要問他們一句話，他們都回答你不知道。甚至船停在那裏，他們也回說不知道哩。

每次吃飯的時候，我總要想到興化的飯菜。四個小小的碟子露着底，一大碗掬不到蔥蒜的湯，飯裏混着許多沙粒，八個人圍着一桌，這是午餐。早晚都是稀飯，四碟照樣的葷不葷，素不素的不會蓋滿碟底的菜。那味道，既不苦也不甜，沒有辣也沒有酸。有人問我興化人的脾氣怎麼樣，我願意去喫一餐興化人飯，興化人的一切都在這裏了。這決不是無稽之談。古代的人是向來認食物與民族性有關的。四五年前上海一種雜誌上，好像有一篇文章也講到過這問題，做這篇文章的人似乎是一個生物學專門家。日本鹽谷溫氏在他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裏，也拿食物來比較過中國與日本人的民族性。我深信北方人之豪爽忠實，與麵食有關；河南四川人愛喫辣椒，所以多產生革命與文化；的先進寧波人愛喫一種最臭的鹹菜，所以不怕苦；多往外面經營，廣東人愛喫蛇，所以來得利害。這雖是我國人武斷的，但多少有點道理的。興化人受的自然影響沒有辦法改變，但在人爲的一

方面，這一點也須得想一個法子的，倘使願意上進！

今夜風會小下去嗎？明天一早開船吧！

二十三日。

船早上開，夜間十點鐘又停了。牠已到了浙江溫州的境界。今天的風仍不小，我們喫飯的時候，騎在鋪上隨便喫了一碗，不能出去。那兩個女人又在房裏哼了幾次，作了幾次空，嘔，一天沒有喫飯。但到了晚上，她們振作起精神了。就在房中，她們點起氣爐來，袁米粉喫了。先是酒精的氣息，隨後是油煙的氣息，從隔壁衝到了我們的鼻子裏。我們剛纔談到坐海船的危險。說前後都是從福州開出來的。大船伴走着走可以無憂，說海船並不怕風，怕的是船上起火，我講到某一次我所搭的寧波船起火的事情，蘭和榮弟都心跳起來了。那知過了不久，隔壁房裏竟點起氣爐來了。我們看見過她們房間裏是堆滿了龍眼之類的東西的，外面的風很大，船搖蕩得利害，我們的熱水瓶倒翻了一次了，要是氣爐倒翻了，怎樣辦呢？我們急着叫茶房了。但外面只有打麻雀的人，沒有一個茶房。過了一些時候，油煙的氣息又濃厚了。我們發現那隻氣爐子已經移到那個老人的房間裏。叫了幾次茶房，仍沒有人答應。隨後氣爐又移到了別一個房間，那真使人恐慌，又使人生氣呢！

船拋了錨，那兩個女人又出去打麻雀了。我希望她們贏一點米粉錢回來。

二十四日十一月。

上海呵！我離開你彷彿愈加遠了。五十幾小時內可以見到你的，現在走了這許多還在台州附近，不是好像背着你走嗎？我何時能夠脫離興化的環境呢！這些乘客，這些茶房，這些言語，這些龍眼，不都是興化的嗎？

風定了，霧又來了。今天早晨，船開了不久，海面就漸漸朦朧起來，最後終於拋了錨。下午霧開了一點，在我們數十丈前面露出一個小的島嶼來。大副得意的說，估計得剛剛好。真是差幾秒鐘就不成了。霧完全收斂後，風又起了，船開了一會，因此又在這裏停住。這附近是海盜最多的地方，船一停下，賬房和水手都搖起頭來，連大副也說：『要小心，要小心。』他叫水手把鎗枝預備好，聽見有小船近來，即忙叫喊。他說，要有星月的夜間，這樣的風還可以開，但現在剛剛是陰歷的月底，像昨晚開了幾個鐘頭，什麼也不見，真是危險。這裏不停，前面便無避風的地方了。他問船主，船主決定停在這裏。這裏兩邊都是山，東邊有不少的住屋，海濱泊着幾十隻帆船。一路來拋錨的地方，都不曾有過這樣的，不使人感到寂寞。然而這熱鬧卻又使人疑惑恐懼。一個水手在那裏講海盜來的時候，是三十隻船包圍過來的。於是這海邊的帆船就成爲多餘的了。住在我們對面房間的一個四五十歲的乘客，常常跑到外面去觀望，他的態度頗有點焦急。他的身子有一點肥胖，禿了許多頭髮，穿着一件舊的單綢長褂。他不大和人家講話，常常一個人跑到船頭上去，從他的舉止和容貌看起來，應該有一個安適的生活，但看他的衣服倒像一個窮人。在興化，這時原有人穿單衣，但現在已到了浙江

境內，又是在海上，我們都披上大衣了。幾天來，我們常常注意着他。今晚看出了他的不安，愈加明白了。他應該是一個完全的異化人。

天黑了不久，風完全定了，霧又籠罩下來。明天又不一定能夠開船了，什麼時候能夠見到上海呢？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好像是大風中的一片羽毛。

同月二十五日。

我彷彿望見上海了。我將看見老年的父親靠到母親的身邊了。我們的船已經越過了我的故鄉的海口，我們將有一定的鐘點折回寧波了。這裏已是定海羣島的北部，大副說，正對着我們的故鄉，可以打電話哩。

四週隱約地立着大小的島嶼，附近停泊着五隻輪船，燈光映耀着，好像午夜後上海的洋房。船檣上的紅燈發着可愛的寶石的光。風的呼號和波濤的衝擊外，一切都睡了。今夜的停泊，是多麼欣慰的事呵，我已完全安靜地躺在故鄉的搖籃裏了。

這是怎樣也想不到的，我們今夜在這裏過夜。早上天翻還搖着頭，說沒有開船的希望，這樣大的霧，只有等到明天了。他說明天是舊歷三十八，庚日，照例是會耕開去的，然而難保不發大風。三十是土地菩薩的生日，這幾天內應有土地暴。他的話幾乎使我們絕望了。買辦在問廚房，還有多少米，廚房說只能維持三天了。這樣說來，大家不是還須挨餓嗎？然而話說了不久，太陽漸漸發光了。我

們慢慢看見了近處的島嶼。大副說，霧還會籠罩上來，他不主張開船。但霧卻從山頂捲斂到山脚下。後面已有一隻輪船開過來。於是我們的船也跟在牠後面開了半點鐘後，果然霧又濃厚起來，我站在船頭，望見太陽漸漸失了色，浮流在海面的霧從附近島嶼的脚下捲向山頂上去。海面像鏡子一般平靜，過了幾分鐘我們的船已緩緩地衝出這一線霧圈，太陽的光又強烈了。遠遠的天邊露着山峯似的層疊的雲，霧仍和這霧連結着，高處浮着個真正的山峯，但這山峯又漸漸被霧所蒙蔽，我們的船又漸漸駛進霧圈。在我們前面的那隻同路船時而隱約起來，時而清楚起來，時而又完全沒入了霧圈。這時兩邊的汽筒就呼號起來。待至出了霧圈，我們看見那隻船繞了一個大圈，已落在我們的後面。再過一會，我們的船又將進入霧圈去了。我們看見太陽又淡薄起來，感覺到潮濕的寒氣，漸漸襲衣。這次，我們的船在兩個小島中間拋了錨約一小時。再開時，霧完全隱消了，風又接着起來。我們搖蕩着，沿着多山的海岸進行。

下午睡了許久，醒來後屢次被隔壁女人所發洩的氣息所苦。怕是吃壞了東西，或者受了涼了。今晨二點鐘光景，她們打牌回來，嘻嘻哈哈的爭牀鋪，其中的一個說：『你可到買辦房裏去睏，』終於鬧翻了。拍板壁呀，罵花老呀，吵成了一團。所有的房客統統睡不熟，勸告的勸告，說笑的說笑，愈加叫人厭煩。幸虧只有明天一天了。

大副的意思是，想明晨趕到上海的。水手說今晚風大會停在定海南邊，那曉得一直往大戢洋衝去了。九點鐘的時候，船一會兒左右擺蕩，一會兒前後跳仰，幾次像失了重心，不能恢復原狀模樣。

我們終於睡不熟了。學弟剛纔走過，死並不可怕，然而現在說心跳得利害了。我掙扎起來，緊握着牀架，開了一點窗子，往外面望去看見了遠處轉動的燈塔的光。我說定海快到了，風會小的，船就要停的。那知半小時後船所停的地方已越過了定海，而且是從大戢洋退回來的一個駕駛員說，倘不退回來，一定會陷在沙灘中，風又大，危險不堪設想呢。這幾個寧波人向來都很謹慎，今夜不曉得爲什麼發了蠻，要衝出去。自從開船以來，我們的生命無時不在也們的掌握中。

但願風能平靜一點，明天下午一定可到上海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相思的上海，我們終於見面了。我不再是孤獨的人，我的心將再暖熱起來，我將年青起來，我將是一個新的人了。過去的一切，我願意是一個惡夢，我要永久的忘記牠。明天早晨一上岸，我要走遍我熟識的街道，握遍多年不見的故友的手！

（選自東方雜誌）

苦雨齋的一週間

周作人

七月二十三日，陰。

上午，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與季谷。午，往石駙

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

二十四日，晴。

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晴。

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還鄧君，定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

二十六日，陰雨。

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畢，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爲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文未了。

二十七日，晴。

上午寫看雲集序了，寄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

二十八日，陰。

上午啓元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爲作序。嗣羣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大雷雨，積水沒階。十時頃，啓元平伯嗣羣共催汽車回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

二十九日，雨。後晴。

上午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下午抄所譯兒童劇，予兒童書局，成二篇。
(選自現代)

戰時日記

巴金

日軍開始轟炸開北的那夜晚，我正在由京開滬的火車裏，所以我是很安全的。被火車從丹陽載回到南京了。是的，我是很安全的，雖然南京方面的朋友會寫信到上海去訊問我的行止，上海及

各地的朋友又担心我會葬身在閘北的火窟，但我終於把這個身子和這個生命保留下來了，沒有受一點的驚恐。

一月二十九日。

早晨四點鐘我在寒氣的包圍中進了下關的火車站。天沒有亮，電燈光黯淡的閃爍着，一些失望的男女乘客縮着頸頸坐在長凳上等候天明。另一些人聚集在一處激昂地談論着上海的事。站內已經沒有一個坐的地方。我在各處徘徊一直到七點鐘。這三點鐘的時間在我一生裏恐怕是最長的了。我有幾次竟疑心我在做夢，我竟問自己道：「這些人在這裏究竟幹什麼呢？我爲什麼也在這個地方？」

有一次我在一個警察的身邊站住了。這是一個身材並不長大的北方人，他帶着激動的臉用激昂的聲音在敘說上海的衝突：「在電話機上聽得見機關槍的聲音，在上海北火車站上正有人在喊救命！」這幾句話沉重的進了我的耳裏，我的心痛楚着，我覺得整個的世界都在動搖了。在和平的地方用機關槍屠殺和平的民衆，有人在呼喊救命，無論南京和上海隔了多少遠，無論我的眼前現了麼樣和平而淒涼的景象，這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騰的。憎恨迷了我的眼睛，我的心起了惡毒的詛咒，在一個短時間內我幾乎忘了自己了。但過了一一些時候冷氣打擊着我，使我漸漸清醒起來了。我偶然埋下頭去看我的身子，我看見右手拿着的前一天朋友送給我的拐杖和左手裏拿

的一本書。失望猛然來襲擊我的心。我第一次發見了我自己的脆弱。在這個時候書本還有什麼用阿，你讀書的人有禍了。

天終於亮了，在晨光熹微中我回到了那冷靜的旅館。一路上盡是安閑的景象，我所看見的一切都給我否認剛纔的消息。看見那緩緩走着的行人和車輛，聽見各處的笑語聲，我不禁寬了心安慰自己說：『很安靜的沒有什麼事，那不過是夢魔。』於是我回到旅館去睡眠了。

下午醒來，到一個朋友那裏去。朋友看見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在替你擔心。』我很感激朋友的關心，但我一看見桌上的一張新報，說：『原來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頭壓着了。』聞北大火，居民死傷無算。我固然安全了，但那許多人呢？那許多住在閩北的人呢？我三年來朝夕看見的人，朝夕經過的地方，如今怎樣了？這時候，在這大災禍來臨的時候，我還能夠爲自己的安全慶幸嗎？

『你的地方恐怕燒掉了，真可惜！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朋友惋惜地說。

『不過一些舊書，索性燒掉了也好，我已經被書本累了一生了。』我帶笑地回答說，好像沒有一點痛惜。這一次我自己騙了自己了。那許多書，那許多我十年來辛辛苦苦在各處蒐集起來的絕版的書，還有一些世界上最優美的精神的手蹟，一個主義的比較完全的文獻，就這樣不留痕跡地消滅了。我別了這些我平日視作生命的東西（爲了牠們我甚至把我自己和活動分離開了）我能夠沒有一點痛惜的感覺麼？

「看這情形上海是沒法回去了，天津恐怕也危險，你且預備在南京多住幾天罷。住旅館不方便，還是搬到我這裏來住好些。」這是朋友的殷勤的勸告，在平時這樣的話我是很喜歡聽的，這時候他們却把我的希望殺死了。上海那裏有我的許多親友，那裏有我的住居，那裏有十多年來心血的一點成績，那裏還有……在這時候，在日兵用大炮轟擊，用機關槍掃射，用爆裂彈炸燬上海的時候，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安靜地躺臥在南京的，我沒有回答朋友的話，我只有苦笑，我却在心裏道：「如果找不到機會來犧牲這青年的生命的話，至少也應該回上海去經歷那許多人在這些日子裏所經歷的苦痛。在南京太安靜了，太寂寞了！」

在朋友那裏所談的只有憤怒的話，苦痛的話，朋友也是一個有心而無力的人，他的身體比我的還壞。他有着肺病，最近還吐過血。他是需要着靜養的，和他多談話，只有增加他的苦痛。我已經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怎樣燃起了憤怒的火，他的一隻握着報紙的手怎樣拘攣着，然而他和我一樣能夠做什麼呢？他有一張口一雙手和我一樣，但是我們的口只能夠在屋子裏叫，我們的手只能夠拿筆。總之，我們太柔弱了。我不能夠安慰他，我也不能夠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力量。我們就這樣淒涼地分別了。在和他握手的時候，我甚至疑惑這是否我們最後的一面，我疑惑像我們這樣柔弱的人是否還有機會繼續生存在這恐怖的时代中。

從朋友處出來，天已經黑了，晚風吹拂着我的臉，我坐在黃包車上，看着車夫把我拉過荒涼的街道，我伸幾頸子向天空望，我想看見上海的大火，我想聽見被屠殺的人民喊掙命的呼號，我想聽

見大炮的怒吼。然而天空中只有黑漆漆的一片，周圍又是死一般的靜寂，於是車子又走進了熱鬧的馬路。是輝煌的燈光，是笑語的人羣，是安閑的行人。我用力注視着這一切，我想證實這不是假象。我的心似乎得了一瞬間的安慰。然而一個孩子的喊叫又把這安慰給我驅散了。這是賣晚報的。『看東洋人在上海打敗仗！』他這樣叫着，馬上在他的身邊就聚集了一小羣人。於是『晚報』就一張一張地散布出去了。我想去買一張來看時，我的車子已經把賣報小孩拋棄在後面而前進了。我的頭腦裏還留着『東洋人在上海打敗仗』一句話，而我的車子已經走過一家電燈輝耀的影戲院門前了。

自然賣報小孩帶來的並不是壞的消息。對於屠殺民衆的日兵的敗滅我是萬分歡欣的。然而這消息同時却給我帶來一幅悲慘的圖畫：燒燬的房屋，殘廢的屍體，逃難的居民。這圖畫對於我並不是新鮮的消息，我一生裏已經留了不少這樣的圖畫在後面了。然而這一幅整個有計劃的大屠殺的圖畫我却是第一次見到。我的耳朵已經被悽慘的哭聲填滿了。我的眼睛也不能夠分辨周圍的景物了。我在一家熟識的書店門前下了車，我呆呆的在門前站了一會兒，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櫃台上放着晚報，幾個店夥聚在一處埋着頭熱心地讀。我也加入去讀了報，上面的重要消息都是新民報號外上有了的，只多了些日兵的暴行的記載。

『這一次非打個死活不可，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了。』一個年青的掙紅着臉說。『今天十九路軍開拔赴前線時，經過這裏，我們首先放鞭炮歡送兵士自勵地喊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年紀較大一點的老板說。

我默默地看着他們。我心裏想如果有一天日兵到南京來屠殺的時候，這些和平的市民，也會和他們併個死活的。這些手看起來似乎軟弱，但有一天要是握起刀來，他們也會向那屠殺者的頭上砍去罷。我自己很同情他們。雖然我是個非戰主義者，但是爲自衛，爲抵抗強權的戰爭我是贊成，而且認爲是必要的。

中國人也並不盡是阿Q主義者罷，只要他們能夠擔負一切的犧牲起來爲反抗強權而戰鬥的時候，中國人還是有望的，其有望的程度也許比幫助本國軍閥去屠殺異國民衆或者在這時候不起來反抗的日本人更多罷。——當我去看另一個朋友的時候，他這樣對我發表意見。

三十日。

二十九日過去了，三十日也過去了。在南京我還沒有看出什麼大的變化，人們依舊在預備過舊歷新年，影戲院依舊的開映什麼巨片，飯店酒樓裏依舊坐滿了客人。所不同的是裝有無線電收音機的商店的門前在一定的時間中便站滿了帶着莊嚴面孔的羣衆，因爲中央黨部每天要播送兩次上海的電訊時事新報分館的門前也是非常擁擠，在那裏貼滿了許多新到的電訊。我的旅館離那地方很近，我也常常跟着朋友去看。這些電訊給我帶來自然是好的消息，但也有壞的，如日軍殘殺和平市民焚燒民房之類，當我讀到「日兵大敗死傷無算……」這類的語句時，我也和那許多

的視衆一樣，差不多要歡叫起來，我並不會想到那些人們也有家人父母，他們的死也會給某些一些和平的人帶來不幸，我這覺得痛快，我是被憎恨迷着眼睛了，不僅迷着眼睛而且憎恨還種了根在我的心裏。

和朋友談話是我在這些日子裏的唯一的事情，我們所談的完全是關於上海的事件，朋友中沒有一個不主張拚命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沒有一個不希望日兵在上海敗滅的，然而大家都覺得離開太遠了，不能夠聽見大炮的怒吼，不能夠聽見兵士的吶喊。在冷靜的環境裏，熱情只有使我們痛苦，我們第一次感覺到隔岸觀火的苦痛了。「回上海去」差不多成了我們幾個朋友的口號，因為那些朋友都是因了種種的事從上海來的，偶然的，被這次事變阻留在南京了。

三十一日。

早晨，天落着微雨，我剛剛起床，一個朋友從中央研究院打電話來叫我們到他那裏去，我坐車去了，他一見面就告訴我：「國民政府搬家了。」於是從他的口裏我知道了本日報紙上的一切重要消息。他又約我同去看另一個朋友，這朋友因偶然的機會做了中央委員，我們想從他那裏打聽一點報紙上能夠發表的消息。然而我們失望了，那個朋友甚至連政府搬家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又去把同住的另一個中央委員找來，那人也是一點不知道。這時候報紙來了，大家讀着報。我讀了國民政府遷都的宣言，才知道政府不僅棄了國民而遷都，而且連中央委員也拋棄了。下關的日本

軍艦還沒有準備開炮的表示，南京市面上還沒有一點恐慌，而平日口口聲聲爲民衆的黨國要人就棄了民衆逃避了。我說在這個時候，南京民衆很有理由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把戲重演一番，朋友們也各自發言表示他們的憤慨，其實我們完全沒有想到政府遷都公布以後南京的市民已經爭先恐後的準備逃命了，還有誰來回想一八七一年的舊事。

我別了做中央委員的朋友，又跟着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到你的愛人那裏去，她已經準備要回家了。據說昨晚政府遷都的消息傳出來之後，又有人說日本飛機要來炸燬北極閣的軍用無線電台，害得中央大學的女生一夜沒睡，今早晨就有許多人回家了。

從那裏出來，一路上看見來往的搬運行李的車輛，南京人開始騷動起來了。市民雖然沒有發表宣言，實際上也開始在遷居了。到了另一個朋友處，我們遇見一個青年政治家，他得意地解說政府遷都之必要。我笑着回答道：『洛陽太近了一點，最好是遷到迪化去，那裏軍艦開不到，飛機也要飛兩天，才到得了那裏。那裏才是更安全的地方。』青年政治家沒有說什麼，他似乎覺得我太過慮了。

我又到那個患肺病的朋友那裏去，那裏已經坐了同住的四五個人，我在那裏留了許久。我們叫人去買新報號外，據說這一天沒有號外，因此我們很疑心上海方面一定發生了不利的事，或者無線電報也不通了。有人打電話到各處去問消息，後來消息來了：日本兵美國兵在虹口衝突，日軍派飛機三十架向長江上游飛駛，南京下關原有日本兵艦三艘，中國政府限令在二十四小時內

離開日方不但不答應反而增加了四艘軍艦來。這些都不是好的消息。南京似乎馬上就要發生驚天動地的巨變。大家的面孔馬上陰沉起來。那個送手杖給我的朋友是有家眷的。他這時顯出焦慮的樣子。我勸慰他說：『不要緊的，即是日本飛機來擲炸彈，未必就會落到這里來。況且南京也還有中國飛機。』這朋友苦笑着說：『我是不怕的。』他留我在那里吃晚飯。當我們開始動箸的時候，他忽然對他的妻說：『這恐怕是最後的晚餐了。』我看着這幾個朋友的面容，我的心扭曲起來。我暗地問自己：這果然是最後的晚餐麼？我自己並沒有一點驚恐，因為這樣的最後的晚餐我已經吃過十幾次了，雖然我還是如此年輕。

臨去的時候，還向那患肺病的朋友借了一筆路費，因為我回到上海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我本來還想到天津去看我的一個哥哥，他或許以為我已經葬身火窟。但是『回上海去』四個字無一剎不在我的腦裏盤旋。我是甯願回到那混亂的上海去。

這一次別了這幾個朋友，心裏倒很感傷，我想該不就是訣別罷。然而在這混亂的時代中誰能夠保證自己會活到明天，何況我又是要回到上海的火窟去。

在黃包車上看着周圍黑黯模糊的景色，我有了另一種感覺，我好像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人，眼前的一切都已經和我生關係了。我的頭腦裏只有一片火光，我的耳邊只有一片炮聲。荒涼的街道走完了，我看見了燈光照耀的馬路。我望着，我茫然地望着。忽然，我的眼前什麼也沒有了，霎時間就出現了一個黑黯的世界。『電燈熄了，』車夫驚訝地說，於是放慢了腳步，為的是怕撞着迎面來

的車子。我的車子上雖然燃得有油燈，可是燈光很黯淡。車夫在黑暗中摸索着。我在短時間內竟然分辨不出路的方向。偶爾有鈴聲在我的耳邊響起來。我哪自有車子在我的身邊走過。忽然車子停住了。我方知道是到了鼓樓的一個旅館。

我的兩個從漢口來的朋友就住在這旅館裏，他們是預備到上海去的，現在也被阻留在南京了。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會兒，才走到他們的房門口。沒有燈光，我想我也許白跑了。但我也叫了一聲。男的在裏面答應，一面擦了火柴出來。隨後也燃起了洋燭。我看見那女的還在吃饅頭。桌上攤開了一紙包的冷肉，只剩了幾片了。這就是他們的慘澹的晚餐。這朋友告訴我：另一個朋友已經帶了家眷到河南去了；還有一個朋友就要搭船到上海去。火車只通到蘇州，他會去下關問過。我想既然有船開到上海，還是搭船回上海罷。縱使冒一次險也值得。於是我和這兩個朋友決定了一同回上海去，並且由他明天先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船期。

因為想知道一點更確實的消息，朋友便約我去看一個在某某部做事的朋友。我們辛辛苦苦地從城北坐車到城南，快要到了那人的寓所時，我的車夫忽然迷失了道路，只有那朋友才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我一點也不能夠給車夫幫忙。這時我們是在一個泥濘的巷子裏，黑暗和寒冷從四面包圍過來。我的車夫拚命用他的疲倦的聲音呼喊他的同伴。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人出來訊問。我焦急地坐在車上，我只得叫車夫回轉去慢慢找尋。後來在十字路口兩個車夫撞見了，他們在互相抱怨。朋友告訴我，我們要訪問的那個朋友在一夜的工夫也搬起走了，只剩了一間空房子，不知

道他們搬到了什麼地方去。這時候電燈突然又放光明了，我們也多少寬了心。

二月一日。

早晨從漢口來的朋友到我的旅館來，他說剛剛到中國旅行社去問過，說一日、二日都沒有輪船開到上海，照這情形看來，回上海的希望是完全斷絕了。我翻過本天的報紙來看上面又明明載着二日有下水船開。我對朋友說，最好還是親身到下關輪船碼頭去看看。我們約定明天同去。但是朋友却還有點遲疑。他說中國旅行社一定知道得比我們更詳細。

不一會兒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又來了，他本來約定昨晚在一個地方和我見面的。他說昨晚中央大學的電燈突然熄滅了，全夜沒有燃，他的愛人非常驚恐，央他留在那里陪伴她，所以他失了約。他現在要送愛人回家去，就是在京滬線上的一個城市裏。他們兩個都希望我到那里去暫住幾天。他的邀請是十分懇切，但我堅決地謝却了。在平時我是很願意去的，但這時候我却想回上海。這個朋友掃興地去了，臨行他還囑咐我在南京等他，他說兩三天內就會回來，不過我想一定不會有這樣快。

和他們一道走出旅館，我一個人又去看一個城北的朋友。他的夫人正在收拾行李。他對我說打算出去在城南找一個旅館，預備搬過去暫住幾時。他說昨晚晚上房東招呼他們在十點鐘就熄燈，說那時怕有日本飛機來擲炸彈。這一番話把他們夫婦驚駭着了，所以他寧願犧牲預先付了的一

個多月的房錢馬上搬到城南去。城南究竟要安全得多。我陪着他去找旅館。一路上許多載行李的車子在我們的身邊馳過。城北的人絡繹不絕地往城南搬。旅館在很短的時間裏就住滿了客人。我們費了許多時間，問過了許多家旅館，才找到了兩個房間，房裏沒有光線，而價錢却不便宜。

我又會見了幾個朋友，有兩三個是好幾年不曾見面了，却一旦在這里遇着我，還應該感謝一個在貧兒院做事的小友，在這幾天裏他給我帮了不少的忙。後來我對一個消息比較靈通的朋友說起回上海的話，他便告訴說：下水船一定不會開，一則因為過吳淞口會被日本兵船開炮轟，二則上海租界當局怕界內糧食缺乏會要禁止搭客登岸。不過我想這話不一定就可靠。我說：只要有下水船開，即使冒着危險，甚至會白跑一趟，我也得去試一試，因為留在南京太沒有意思了。

回到旅館已是夜間十點多鐘了。我接連打許多次電話給朋友，都沒有打通。人很疲倦，便早早睡了。我剛剛上了床，電燈突然熄滅了。恰恰這時候一個處在和我同樣情形的朋友進來了。他本來就約定在我這里睡，但却來得這樣遲，我以為他不來了。這時我便叫茶房給他鋪了床。我問他外面有什麼消息，他說：『不知道。』我就不再說話了。

二日。

早晨我去打電話，依舊打不通。漢口的朋友來了，他告訴我昨晚下關的日本軍艦向城內開炮，鼓樓方面落了一個炮彈。許多人一晚沒有睡。而我和韓國朋友（就是昨天晚上睡在這裏的那人）

簡直不知道。看中央日報，上面沒有一點關於這事的消息。我們出去，市面上的景象似乎有點不同了。有的店舖沒有開門，行人的臉上常常帶着慌張的顏色。沿途搬行李往南走的黃包車和汽車接連不斷。時事新報館分館的門前貼了大張的報告，說昨晚十一時日本軍艦向下關和城內開炮，下關的時事新報分館也中了一彈。日本兵竟然在南京開炮了！在中國政府遷走以後難道還有轟擊南京市民的必要嗎？這個消息使得許多人憤怒了。是的，昨晚下關的炮聲打破了南京市民的安靜。我親耳聽見身邊的一個市民說：「爲什麼炮台不還炮呢？難道還要保住不抵抗主義嗎？」我沉默地看了那人一眼，是個瘦削的臉，微微有幾根鬍鬚，衣服穿得並不好，看不出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想如果日本兵真正要把上海的慘劇搬到南京來再演一次的話，即使政府方面仍然不抵抗，人民也會起來保衛自己和屠殺者拚命的。中國人究竟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並不是一隻任人宰割的豬羊。

漢口的朋友走了，他說回去收拾行李，約定我吃過中飯就去鼓樓找他，再回到下關去看船。我又去看一個湖南朋友，他住在我的旅館的斜對門。他告訴我，他的夫人昨晚因了炮聽駭得哭起來，一夜不敢睡，他詳細地向我敘述昨晚的恐怖的情形，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應該感謝夢，牠使我免掉了這些過慮的煩惱。他約我一道出去，在夫子廟的一個茶樓裏吃了作爲中飯的點心，同去的有五個人，這其間關於某種問題我和韓國朋友竟發生了熱烈的爭辯，這爭辯使我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忘記了我和那漢口朋友的約言，等我回到旅館退了房間再到鼓樓去會那朋友時，那里只

剩下一個空房間了。朋友並不會給我留下一張字條。我失望地在這空房間裏站了一會兒，我摸桌上的茶壺裏面還有熱茶。我想他們一定走得並不久。但我在什麼地方去追他們呢？我到賬房裏去問，據說「某先生已經搬走了，不過等一會兒還要再來。」這又使我躊躇了，他們究竟把行李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果去到下關，爲什麼又會再來呢？我便留下一張字條在空房間裏說我到下關去看船。

在到下關的平坦的馬路上搬運行李的黃包車和汽車排成了一條長線，簡直沒有盡頭處。到下關去的車輛却不多。也有一些裝載行李的汽車，大概是比較闊一點的人離開南京了。車夫拖着車子慢慢地走，費了很長久的時間才把我拉到了下關火車站。經過城門時，我看見正在堆積的許多沙布袋，和我在二十五晚上離開上海時在寶山路上所看見的一樣。

我先到火車站來看，站裏擁擠着，買票的洞口掛了客滿的紙牌。我去問一個站了，據說火車只開到蘇州。我又到江邊輪船碼頭去看。道路泥濘着，我走得很慢。一路上盡看見關了門的店舖，有一兩家開了門在搬東西。江邊沒有幾個行人，白茫茫的水面看不見一隻輪船。我問一個站崗的警察，他說恐怕沒有下水船開，叫我到一個票房去問，但是那個票房已經關了門。我沒有方法打聽到一點消息了，只得懷着一顆失望的心回到火車站，搭了公共汽車到鼓樓去。

在汽車裏擁擠了許久，我纔被擠下到鼓樓來，進了那個小旅館。在空房間裏我發見了先前我留下的字條，並沒有人動過。我又到賬房去問，據說「某先生已經搬走不會再來了。」答語的同

是一個人却說了兩樣的話，累了我自跑一次，但是那兩個漢口朋友的蹤跡就這樣消滅了。下關今天沒有開船，下關的旅館裏也沒有，他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自己坐車到中國旅行社去問，在那裏人們告訴我，今天有下水船開，但船還沒有來，而且什麼時候來也不知道，因為現在還沒有得着電報，我要先買船票，他們又不賣。等到我三個鐘頭以後再到那裏來問時，門已經上鎖了，外面貼了一張告白說：現在交通情形變化莫測，只得暫時停止辦公。這一次我是步行了很遠的路才走到那裏的，而且肚裏又餓，却遭了這失望的打擊。同來的還有一個南京朋友，他極力安慰我，但他的話只有使我的心苦痛。我自問我將永陷在南京嗎？回上海去的希望果然完全斷絕了嗎？

我們回到湖南朋友那裏去，在門前遇見他出來說要去借一輛汽車把家眷搬到杭州去。我們吃了晚飯，他回來了，他失望地說跑了許多地方，都借不到一輛汽車。在外面租一部車子到杭州租價漲到了五百元以上，便是搭京杭路的長途汽車，一張票也漲到了幾十元，而且又擠得要命，他身邊只剩了五六塊錢，所以連逃難也沒有地方可逃了。

這一天的晚報上載了飛機擲彈的防禦法，一個朋友回來說，政府方面預備今晚解決日本軍艦，警察向各家店舖吩咐十點鐘熄燈，免得日本飛機來擲炸彈，又說五元鈔票已經不用了。後一個消息我是知道的，因我會經拿了一張五元鈔票，找不到地方換，去買東西說是找不出。

沒有錢用沒有地方住，回上海的希望又已經斷絕。朋友們一個個地都去了，難道我這一次會

餓死在南京嗎？管牠！只要今晚有了睡處，過了這晚再說。

但是過了一會兒，我又想起來了：那兩個漢口朋友究竟是乘火車走了呢？還是在下關等候輪船？他們這時候在什麼地方呢？

三日。

一個陰天，早晨就落着微雨，風刮得厲害，天氣突然變得很冷了，我走出去，外面的空氣很沉悶，沒有一點痛快的氣象和消息。依舊聽不見炮的怒吼和人的吶喊。日本的飛機並沒有來，軍艦上的大炮並未見施放。我們是太安全了，安全得自己騷亂起來，自己造出謠言來擾亂人心，又借這來謀利。鈔票不容易使用了。交通的器具漲價了。幾十塊錢租一輛汽車，從下關搬運行李進城，幾百塊錢租一部汽車到杭州，成了極平常的事。便是黃包車的索價也漲到了五六元。有錢的人把交通的器具攔斷了。貧窮的人只有留在危險的區域裏聽炮彈來炸毀，或者預備來做難民。讓所謂慈善家來收容。旅館自然會乘機漲價了。只要有機會可以賺錢，誰也不肯放棄的。

漢口朋友仍然沒有消息，他們一定是離開南京了。今天聽見說有幾條路線可以到上海，就是乘火車到蘇州，由蘇州搭小火輪到嘉興，再由嘉興乘滬杭車到上海南站。他們也許就是走這條路線到上海去罷。不過滬杭車現在能否開到車站，還是問題。我怕陷在中途，所以不願意沿着這條路線走。我忽然有了一個思想：還是乘津浦車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罷。我本來就打算到天津去的，我

要和他商量家裏的事情；而且在天津住幾天以後，我還可以從那裏搭海輪到上海。我把這意思向朋友們表示，他們都不贊成。他們勸我留在南京，說天津也許比南京還危險，在南京畢竟要方便得多。遇着什麼事情，朋友們也可以照應。他們又說也許下關江面已經封鎖，沒有法到浦口去。然而我固執地拒絕了。固然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的朋友，但是在南京我不能夠做一點事情。同時我又不能夠讓我的熱情被吃飯和睡覺消磨淨盡，所以我要走。只要有路走，我總得去試一試。

從朋友那裏出來，雨已經不落了。他們沒有和我說一句分別的話，他們以為我到了下關一定會回轉來的。然而我是決定不回來了。在門前雇了一部黃包車，到下關的車價是很便宜的，因為這時候只有人從下關搬東西進城來，到下關去的人却很少。凡是離開南京的人都已經逃盡了。一路上風很大，我只得把大衣領扯起來，不去看對面的那些搬運行李的車子。下關到了是個荒涼的下關，除了車輛和警察而外，還有稀少的行人。走過中國旅行社時，我看見那裏的布告說，浦口的渡輪照常開駛。我便放心地走了。車夫把我直拉到江邊。我預備在津浦小火輪碼頭停住了。忽然一個湖北人拉着問我是不是到上海去。我順口問他今天有沒有船開。他說有船，不過靠在江中。他有小划子可以把我搖過去。我問他是什麼船，他說是太古公司的「武昌」。

我於是馬上改變了計劃，我不到天津了，我決定回上海去。我和那個湖北人講好了價錢，便跳上划子。船上還有一個半老的人，兩個人划着船，在風浪中前進。這一天風浪很大，船夫一下槳，便激起很高的水花，打進船裏來。有一兩次船擺動得很厲害，一個大的波浪來，幾乎把船淹過。我這一天

沒有吃中飯，只在上午吃了一些點心，我的空肚皮裏這時候起了一陣絞痛，我幾乎要嘔吐了。抬頭望那輪船，還隔得遠，不過輪廓已經看得分明。又經過了一些難境的時刻，我們的划子才到了輪船的邊上。我把船身的題字望了一下，『大英國武昌』。我突然感到一種羞愧，我想我現在竟然托庇在帝國主義的屋宇下面了。我從前不肯搬進租界，如今我和那般連夜搬進租界的人又有什麼分別呢？

輪船上並不放下梯子，我費了力纔跳了上去。一個茶房看見我便說：『什麼時候開船沒有一定，要等上海的電報來。』我問道：『要是上海的電報來了，船幾時開呢？』他回答說：『大概三四點鐘。』好，我就留在船上等着罷。於是我便成了這個茶房的主顧了。他把我領進統艙裏，租了一個鋪位給我，因為我沒有行李，他又租了一床又髒又臭的被褥給我，要我出一元的代價。

身子很疲倦，好像要生病的樣子，在船上沒有事，窗外風又大，我只得在鋪位上躺下來。空氣很沉悶，沒有一線陽光，只有黯淡的電燈光照耀着。幾個湖北人在談宋美齡的故事，一個婦人在敘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我沒有心腸去聽他們，我模糊地睡去了。

吃晚飯的時候，那個茶房來把我叫醒。問他開船不，他說今天不開，沒有一定。許多乘客已經在抱怨了，大家祈禱着早點開船，可是依舊沒有用。上海的電報還沒有來，又有人說，已經來了，說要等『安慶』船開到再開。總之照情形看來，今晚是不會開了。艙裏安排好了兩桌麻雀牌，一個軍隊裏做事的和一個大夏大學的學生都參加在裏面。大家高興地來消遣這長的時光。有一次不知怎

樣竟發生了小的爭執。我被他們吵得不能睡。我一個人在這環境裏是陌生的。我感到了沙漠上似的寂寞。我沒有和誰說一句話，因為沒有一個可以聽話的人。後來那個照應我的茶房出現了。他和我說他的家住開北川公路某里某號。家裏有一個妻子，不知道她如今逃在什麼地方。又不知道房子燒了沒有。他担心這個舊曆新年過不好。他說話時露了焦急的樣子。但幾分鐘以後幾個同伴約他在我的鋪位下面擲骰子時，他又高興地在那里喊叫了。

船依舊不開，我沒有到外面去。艙外很冷。據說已經落雪了。但我們還在南京。

四日。

早晨我到艙外去看。只見一片白色，下關被雪蓋了。紫色的山橫在一邊，現在積了雪白地在發亮。依舊刮着北風，依舊漫天飛着雪花。我立在甲板上，把眼睛往四面望，我幾乎認不出來我昨天分別的南京了。『安慶』輪船停在前面，英國國旗在那裏飄揚，『大英國』三個字又一次映入我的眼簾。

『安慶已經到了，爲什麼還不開船呢？』一個中年的乘客不能忍耐地抱怨起來。沒有人能夠回答他的問話。外面很冷，我便回到沉悶黑暗的艙裏去。幾個廣東人正在和茶房爭吵。他們說船許久不開，他們不能夠再等了。要上岸去茶房却一定要他們付出講好的鋪位錢。這爭執不知道怎樣解決了，我只聽見人的叫鬧聲。我在心裏想：如果今天再不開船，恐怕就沒有開船的希望了。我頗後

悔不該改變了去天津的計劃，不然明天上午就可以到天津了，現在却躺在這裏，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又沉沉地睡去了。

十二點鐘光景，聽說要開船，我起來到艙外去看，沒有一點消息，忽然賬房出來了他回答一個人的問話道：『現在就要開船，直放上海。』他開了賬房門進去了。他的話却使得艙裏起了一個快活的騷動。幾個茶房在叫：『要開船了！』一些客人驚喜地互相詢問我，覺得現在希望又復生了。我走進艙裏又走出來。船依舊沒有動，也沒有人來起鋪。幾個茶房在那裏談論，擔心着那個上岸去買小菜的廚房。一個說：『要等廚房回來才開船。』另一個翹起大姆指說：『你想外國人會等中國人嗎？』這時候正有一隻划子向着輪船搖過來。茶房們欣喜地說：『買小菜的來了！』等到划子近了時，他們才發現『原來是幾個客人』就是起先鬧着要上岸的廣東人。

我回到艙裏睡了。茶房把我叫醒來，要了一元七角錢去買船票，但不到一刻鐘以後又有人是，把船票收去了。這時是兩點半鐘，船已經開了。艙裏充滿着希望。麻雀牌的聲音又起來了。茶房在談論怎樣到上海去過年。他們又在我的鋪位下面開始推牌九了。

沉悶的空氣，黯淡的燈光，不和諧的鬧聲，呆板的，狡猾的面孔，失眠的夜……時間是這樣地長！我過了一個焦急的夜晚，被希望和疑懼折磨着，在五日的早晨我發見自己的身子非常疲倦。我躺在鋪位上不想起來，一直睡到吃中飯的時候。艙裏有人大聲說到吳淞口了。我便走出去看。船緩慢地行着，岸上有樹木，有房屋，有幾隻狗在跑，又有一兩個行人，很平靜的，沒有一點戰爭

的氣象。看了這些我幾乎不相信上海的災禍了。我的心寬慰了許多。我安靜地在甲板上散步。我沉溺在思索裏。

「看那邊的房舍打得一塌糊塗。」一個茶房大聲叫。我跑過去看許多人頭遮了我的視線。我也能夠看出那被彈殼被火燒的房舍的廢址。船不停地往前面走了，而且在轉彎。

「看飛機！」幾個人齊聲叫起來。我也抬了頭，在天邊現了一些黑影，好像是老鷹在飛翔。一隻，兩隻，三隻在炮台上盤旋，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看見炮台了。「一共有九隻飛機。」有人斷定地說。「六隻。」另一個分辯道。我却只見了三隻。我把眼睛在天空中四處搜尋，在一角裏又發見了三隻，牠們接連地飛翔着，和先前的三隻隔得並不遠。忽然在我的頭上起了響聲，三隻飛機正從後面飛過來，漸漸地飛到了我們的頭上，飛得很低，使我們鬚髮聳動。雙翅膀下面畫的紅太陽。先前還有人疑心是中國飛機，現在誰都在說：「東洋飛機」了。這三只飛機跟隨着，排列成了一個三字，不住地在我們的頭上盤旋，好像在偵察這只輪船的樣子。一個人無意地說：「東洋飛機要來擲炸彈了。」艙面上頓時起了小騷動的，一些人跑進艙裏去了一個茶房鎮靜地說：「不會的，船上插得有大英國旗。這是大英輪船，東洋人不敢來擲炸彈。」他的話發生了效果。這時候三隻飛機已經飛到後面不見了，只剩了一點隱約的聲音，再去看看那邊時還有三只飛機在砲台上面盤旋。

這三只飛機漸漸地向後面飛去，似乎要離開了，但不一會兒又飛回到原處。我正走進艙裏去取東西，忽然聽見外面在叫「丟炸彈！」我連忙跑出去，看見岸邊的水濺起來有一丈高，好像鯨魚

在噴水。水花落下去了，水面平靜了。前面的一只飛機又落下來一粒黑點，我的眼睛幾乎迷失了牠。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落到了水面上，頓時水花又向上面濺起來。接着後面的一只飛機又擲了一只炸彈。這一次是落在沙灘上，把沙石向上面擲起來。飛機馬上就向後退了，好像要逃走的样子，可是炮台方面並沒有開炮。

我們以為飛機不會再來了。誰知幾分鐘以後又看見牠們飛到了炮台上面。牠們接連地擲了三個炸彈，兩個落在水裏，另一個却落在樹叢掩蓋的房屋內，把樹枝和屋瓦炸碎在空中飛。牠們還不肯走，還在那裏盤旋，於是炮台上開炮了。轟的一聲送進了我們的兩耳。只有這一聲。三只飛機很快地轉換了方向逃走了，飛得很快，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追趕似的。在短時間以後天空中便沒有了飛機的踪跡。

我忽然埋下頭去看水面，我驚奇地發現出來船已經沒有走了。我去問茶房，說是因為這輪船拖帶了一只小船，要等到公司派小火輪來把小船拖去，輪船才可以進口。問小火輪什麼時候會來，回答說沒有一定茶房是這樣說，他的話是否可信，沒有誰來擔保。真的事實是船不走了。牠拖帶的小船安靜地靠在旁邊，上面有人在吃飯。這一天來不爲人注意的小船，這時候却成了抱怨的目標。衆人都嘆聲說是被小船害了。

又過了一個鐘頭還不見開船。我想難道是日本兵艦不許輪船進吳淞口嗎？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日本兵艦在前面，只有兩只英國軍艦停在那裏，時常射出很強烈的電光，吳淞口外很安靜，沒

有誰開炮。一隻中國的商船從後面駛來經過我們身邊向前面去了。這是招商局的「江安」。中國船既然還可以進口，那麼決不會有日本兵艦封鎖吳淞口的事情了。但是這輪船又爲什麼不進口呢？真的是等小火輪嗎？

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見起錨，我失望地踱回艙裏。我想今天多半不能夠上岸了。我睡到在鋪上，把那又髒又臭的被褥拉來蓋着頭。我怕見那陰暗的電燈光，我怕聽那些抱怨的話語。我已經把一切的希望拋棄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茶房從外面進來大聲叫：「馬上就要開船了。」有人問：「小火輪來了嗎？」回答說：「小火輪沒有來，是大餐間的外國客人等得不耐煩了，逼着船主開船。」一個下江人接口說：「外國人真是刮刮叫。」我苦笑着。大餐間樓梯上八個字的告白又在我的頭腦裏浮現出來：「洋人在上，閒人止步。」我對自己說：這一次「閒人」又沾了「洋人」的光了。船進了吳淞口，沒有遇着一點阻礙，而且依舊走得很快，似乎要補償先前浪費掉的時間。走在中途，小火輪就來了，把小船拖了去。小火輪上面的人從上海帶來了一個消息：北四川路已經燒光了。許多人驚嘆地嘆息說：「上海灘真個要變成地獄了。這個新年怎樣過？」北四川路燒光，租界上擁擠着十五六萬失業的人，開北的居民一部分還陷身在火窟裏。這時候還擔心着沒有好的新年過放心罷。租界上是很安全的，在外國旗幟下面舒服地過新年的人多着呢！

船漸漸走得慢了。江面並不很寬，兩岸的建築物看得很清楚，那都是外國公司的工廠和堆棧以及別的建築。上面有各種國旗在飄揚。我看見了幾隻日本兵艦，有幾個中國人在搬運東西上船。

英、美、意三國的軍艦都看見了。英國的軍艦最多，每一處停着三艘，很有好幾處上面寫着號碼。號數是二百〇幾到二百三十。艦上的茶房熱心地搜尋英國軍艦，看見了，便指着牠得意地說：「這是大英兵船！」

船在慢慢轉灣。現在我看見上海了。許多高大的建築在那裏聳立着，很安全的，沒有一點損傷，也沒有一點改變。外白渡橋上擁擠着行人，外灘馬路上來往着載行李的車輛。我站在甲板上，我把頭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煙遮滿了。這黑煙不住地向南擴張，一層一層的散布着，差不多要遮蔽了全個天空。炮聲隆隆地吼着，中間夾雜着機關槍密放的聲音。許多人發出了驚恐的叫喊。一個女人的尖銳的聲音說：「天呀！怎麼得了？」我冷靜地看着那黑煙的蔓延。我咬緊我的嘴唇皮，不讓牠們發出一點聲音。我覺得我的血已經冷了，冷得結冰了。漫天的黑煙！上海真正成了一個大火窟。燒罷，讓牠盡性地燒，讓牠來燒熱我的血，燒熱我的血來洒到那些屠殺者的臉上。我不再為我的被燒燬的書本痛惜了；我也不再為那些被屠殺的人民，被燒燬的房屋痛惜了。我只聽見大炮的怒吼，機關槍的密放。我只看見火勢的蔓延。我知道一個大的變動快要到臨了。燒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全個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罷；殺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全個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罷；殺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全個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罷。歷史上沒有一次的血是白白流了的。我們的血會淹沒了你，我們的血會給我們帶來解放。為了求得自由，沒有一個人會害怕流血的。

這時候輪船在浦東的碼頭上停泊了。我不等船靠定就跟着三個水手跳了下來，又和他們一

遭上了小划子，很快地我們就在外灘太古碼頭上岸了，沒有一點阻攔。

一輛電車在我的面前駛過，我默默地站在堅實的土地上，我猛烈地抖着我的身子，我要證實我不是在做夢。我如今確實回到上海來了，回到上海來看中國人的血怎樣地流，看屠殺者的刀是怎樣地鋒利，看我們的房屋怎樣被焚燒，看我們的弟兄怎樣被殺戮。

「在這時候你跑回上海來幹什麼？」一個朋友和我見了面就關心地這樣問。我苦笑道：「我淡淡地回答道：『不是預備拿這生命在必要時來犧牲，就是預備做一個難民，等候那些慈善家來收容。』我再沒有第三句話了。」

（選自大陸）

薔薇之路

田 漢

十月二十六日。

昨宵風雨到今晨未止。庭中地面高乾低溼，望去像地圖模型似的。黃葉落的，比前幾天更多。有的浮在淺水中，好像一些小船。那一枝奇蹟的薔薇，躲在昨晚套好的盞斗下，冷的微微發抖。冒雨下階一看，花香花色，曾不稍改，纔安了心。母鷄接着小鷄在窩裏不動，雄鷄時發低唱，其聲格……然。賣豆腐的遠遠的吹着「頭度多……」的銅角，助秋聲的蕭索。方靜聽之間，忽聞狂飈吹來，大樹怒號，小樹亂舞，那枝白薔薇，更悵徨可憐。哦，薔薇啊，你不早生一會子，又何不遲生一會子呢？

上午讀完 John Sygne 的 *Riders to the Sea*，擬費數日力譯之，擬其名爲入海之羣騎。狹籠仍須待數日譯完，此刻無暇，奈何？

十月二十七日。

在中國五月，有時看不到四月的雜誌，日本這一點還好，十月可以看到十一月的雜誌，即如十月號的解放早已到了我的書几上了。

十月二十八日。

晨起頗早，紅日滿窗，融人欲跳。庭中落葉雖多，然樹木受着朝光，宿着清露，看了使人不作秋想。况那奇蹟的薔薇，猶未謝耶？

午前溫法語後，同漱瑜至加增湯入浴。漱瑜入「女湯」，我入「男湯」，時爲午前十點多鐘，浴客尙少，男湯方面纔幾人，一己浴畢，穿好和服，把浴巾披在肩上，對着大鏡在那裏梳那兩耳後亂草似的長髮。一個正赤身坐在浴池左邊的地板上，用海綿蘸着胰子在那裏擦胸脯。他的頭髮和臉都純白了一個正跪在熱水小池邊，汲着熱水，掣來和汲就了的冷水混和，然後掣來一桶桶的向頭上直潑下來，水點四濺。時天氣漸寒，我把衣服脫了，登時身上起了一些鷄皮皺，扯了一條浴巾，望身上一搭，早瞥見對面大鏡子中間一個瘦長白皙，亂髮垂額的少年一閃，下浴場去了。去到大熱水池的

前面蹲下，用大浴巾蘸了熱水，在身上抹了一回，這纔把鷄皮皺平復起來。隨走入浴池裏，把全身浸在熱水中間。這時人少水清，溫度適宜，在那中間浸了一會，覺得滿身的筋肉皆得其所。肚子裏沒有消化的東西，髣髴都一時消化了似的水中一股股的熱氣，徐徐出來，好像正面壁上繪的富士山上的白雲，我則白雲中之獅身人面像 Sphinx 耶！一時浴畢，歸舍，愉快非常。

晚邊張吳兩君來，商量爲滌非謀某事，并爲我述滌非所苦。我於滌非事微有所知，而滌非於我始終隱諱。且其處此事的態度，幾哀婉如小羊，膠執如羣蟻，殊不類其爲人。使我們做他的朋友，不能不爲他扼腕痛嘆。我痛論到他之沒有氣概，幾欲哭出。張吳兩君復與老潘商量某事辦法之後，於晚飯前歸去。我猶與潘兄及漱漱談論此事。因知滌非亦必有萬不得已，且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然生爲丈夫，何至如此！彼九州一炭坑夫出身的伊藤傳右衛門目不識丁，一旦爲十年同棲的白蓮所棄，竟能爲不吃回頭草的好馬，而聰明之滌非，乃一伊藤之不如耶！我誠不解，我誠不解。

日本文學家之被棄於女子，而嘗宣其失戀之情於其文學者，明治文壇中有國木田獨步，大正文壇中有久米正雄。久米正雄之失戀，因爲他在大學的時候，便愛了他的先生故文豪夏目漱石的女兒筆子（Futako）。然筆子不能酬他的愛，却和他的情敵——雖是同學——松岡稜結婚。久米被棄，乃一洩其失戀之苦於他的長篇小說葦草。於葦草之間，對他的戀人和情敵復仇，頗覺痛快。此小說連載於早之四年前的時事新報，盛得一部分讀者的同情，稱其小說爲「失戀之聖書」。我當時居茗荷谷町之法南經理處，也爲愛讀之一人。時東京生活爲日尙淺，除二三册教科書外，迄未嘗

接日本文壇新進作家的作品，接之則自螢草始，故無論久米氏藝術家的價值如何，要與我爲因緣的文學者。至久米氏對於戀愛之態度，有斥其欠真摯深刻，謂其作品亦近於戲作者之所謂者，是殆久米氏性格之弱使然也。

明治文壇中的國木田獨步則代表強者之一面。獨步在明治二十八年中日戰爭時，以國民新聞記者資格從軍。歸後，愛了一個女子，名佐佐城信子者，一十六七歲的楚楚可憐的少女也。那女子也號稱愛了他，然中間有非常的阻力。他千辛萬苦，排去許多阻力，卒和那女子結婚，方謂戀愛勝利，可與其戀人白頭偕老于山陬海涯，乃同居未五月，而誓以終身相守的新夫人，忽不告而去，卒至離婚。當是時也，國木田獨步所受的失戀之苦痛，有非久米君所能言者。而他對於苦痛，徹頭徹尾，取「面對面」的態度，徹頭徹尾，主張「戀愛爲犧牲的，非交換的」，徹頭徹尾，愛惜他的戀人，未嘗藉文學造新戀人以慰情，苦舊戀人以快意，蓋非真摯深刻如獨步者難能矣。滌非之所爲，殆學獨步耶？雖然獨步之態度委婉而森嚴，纏綿而決斷，決非如滌非之委曲求全，一至如此者。

十月三十日。

今日依新曆是俄國大文豪杜思脫意福斯奇 (Fedor M. Dostoyevsky) 的百年祭。關於杜翁的生年有謂爲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者，有謂爲二十二年者，然依學者種種攷據，知二十一年爲正確。又關於誕日大抵都作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似即今天。然當日俄國所通用的曆法與今日

世界所通用者不同，換算之，當爲十一月十二日。則杜翁正確的百年祭當在本年世界平和恢復紀念之後一日。亦即此次華盛頓會議開會後一日也。

本日讀賣日曜附錄載內田魯庵一篇紀念杜翁的感想文，頗有興味。茲記其第一項。第一項述日本最初讀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人爲告川常一郎。此君任最初的外國話學校俄文科的教師，爲日本俄文學的先覺。明治十四五年留學俄國的時候，彼得堡大學一教授問之曰：『你讀過杜翁的罪與罰沒有？』他答曰：『沒有讀過。』那教授說：『那不成，不讀罪與罰從那裏去理解俄國。』他從前也常常聽見俄國人說過罪與罰的書名，於是馬上買一本來讀。可是讀了一點兒覺得沒有趣味也就丟下了。

過了幾天，從前那大學教授又問他讀了沒有，他答曰：『讀是讀了一點兒，因爲沒有趣味，中途丟了。』那教授又問：『怎麼樣讀的？』他說：『怎樣讀的小說自然是晚上睡覺時讀的。我一面睡一面讀的。』那教授聽了便怫然曰：『那不成，那種讀法不成。那要像讀聖經似的，於頭腦清晰時，正襟危坐，一字一句的情讀。』

『讀小說要正襟危坐，』他聽了不覺好笑，便索性不讀了。然而到處都遇着人家問他：『讀過罪與罰沒有？』若說沒有讀過，人家都對他做出不足與談的樣子，他急起來，勉強照學校裏的先生所說的，把那小說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不管他有趣無趣，像讀教科書似的一字一句呆呆讀去，約讀了一百頁，漸漸等不得，卒以兩三天的工夫，一氣讀完。讀完後，因爲那大學教授要他述說讀後的

印象，他便說罪與罰畢竟和普通的小說不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深刻感。那教授聽了說：「如何！」其實第一次讀完的時候，渺渺茫茫，還是沒有捉到真味。直讀後來再感兩三遍，纔真感杜翁之偉大云云。

十月三十一日。

晨起老大遶出散步，上打靶場堤上一望，野草就枯，晨露未晞，朝日皓皓，使人目不能仰視，小林爲曉霧所籠，日光射之，如夢之初醒。過寬坪登左邊堤上，將由此道出土山前，堤高徑窄，艸深露重，我止漱漱莫行。與老大扶之下，沿堤下小道而行。草雖稍淺，而露則愈重。出打靶場，俯身一看，則靴光如洗，兩褲腳盡濕矣。鼓勇登上山，老大止我，則登半山而止。返身四望，朝陽之下，村鷄和野雀共鳴，林霧與炊烟四合，不覺嬉然自忘。老大漱漱催不已，乃扯着荻草，徐徐探足而下。同入大道，遠望西北有白頭高聳於天半，微雲之間者，噫！是非吾等日日欲望而不得之千年富嶽耶？我急催他們心同過鉄道登戶山原，以是地較此爲高，且寬平，無雲樹之遮阻，或看得更真切也。及至則平林漠漠，曉烟如織，原亦爲曉烟低鎖，仰視天末，白雲不見，更莫問富士山何處矣。歸後七句鐘。

（選自薔薇之路）

杭江小歷日記

郁達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晴爽。

前數日，杭江鐵路車務主任曾蔭千氏，介友人來談；意欲邀我去浙東遍遊一次，將耳聞目見的景物，詳告中外之來浙行旅者，並且通至玉山之路軌，已完全接就，將於十二月底通車，同時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類的書時，亦可將遊記收入，以資救濟。Bentley式的旅行指南之乾燥，我因來杭枯住日久，正想乘這秋高氣爽的暇時，出去轉換轉換空氣，有此良機，自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就與約定於十一月九日渡江，坐夜車起行。

午後五時，趕到三廊廟江邊，正夕陽晚，蕭條垂暮的時候。在碼頭稍待，知約就之陳萬里、郎靜山二先生，因事未來。登輪渡江，尙見落日餘暉，蕩漾在波頭山頂，就隨口念出了：

落日半江紅欲紫，

幾星燈火點西興。

的兩句打油腔。渡至中流，向大江上下一展望，立時便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愉快，大約是因近水遙山，視界開擴了的緣故。「心曠神怡」的四字在這裏正可以適用，向晚的錢塘江上，風景也正夠得人留戀。

到江邊站晤會主任知陳郎、二先生，將於十七日來金華，與我們會合，因五洩、北山諸處，陳先生都已到過，這一回不想再去跋涉，所以夜飯後登車，車座內祇有我和會主任兩人而已。兩人對坐着，所談者無非是杭江路的歷史和經營的苦心之類。

緣該路的創設，本意是在開發浙東，初擬的路線是由杭州折向西南，遵錢塘江左岸經富陽桐廬建德蘭谿龍游衢縣江山而達江西之玉山，以通信江，全線約長三百零五公里。後因大江難越，山洞難開，就改成了目下的路線，自錢塘江右岸西興築起，經蕭山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縣江山，仍至江西之玉山，計長三百三十三公里。又由金華築支線以達蘭谿，長二十二公里。建築經費，因鑒於中央財政之拮据，就先由地方設法，暫作爲省營的鐵路。省款當然也不能應付，所以祇能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及滬杭銀行團等商借款項，以資挹注。正恐其資本籌借之不易，所以建築設備等事項，也不得不力謀省儉，勉求其成。計自民國十八年籌備開始以來，因省政府長官之更易而中斷之年月也算在內，僅僅於兩三年間，築成此路。而每公里之平均費用，祇三萬餘元，較之各國有鐵路費用相差及半，路局同人的苦心計劃，也真可以佩服的了。

江邊七點過開車，遂諸暨是在夜半十點左右。車站在城北兩三里的地方，頭一夜宿在諸暨城內。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晴快。

昨晚在夜色微茫裏到諸暨，祇看見了些空空的稻田，點點的燈火，與一大塊黑黝黝的山影。今晨六時起牀，出旅館門，坐黃包車去五洩，雖祇晨光晞晞，然已略能辨出諸暨縣城的輪廓。城西里許，有一大山障住，向西向南，餘峯綿亘數十里，實爲胡公臺，亦卽所謂長山者是。長山之所以稱胡公臺

者，因長山中之一峯陶朱山頭有一個胡公廟，在是祀明初胡大將軍大海的地方。五洩在縣西六十里，屬靈泉鄉，所以我們的車子，非出北門，繞過胡公臺的山脚，再朝西去不行。

出城將十里，到陶山鄉的十里亭，照例黃包車要驗票，這也是諸暨特有的一種組織。因為黃包車公司是一大集股的民營機關，所有鄉下的行車道路，全係由這公司所修築，車夫祇須覓保去拉，所得車資，與公司分拆，不拉休，息者不必出車租，所以坐車者，要先向公司去照定價買票，以後過一程驗一次，雖小有耽擱，但比之上海杭州各都市的討價還價，却簡便得多。過陶山鄉，太陽昇高了，照出了五色繽紛的一大平原，烏柏樹剛經霜變赤，田裏的二次暹稻——大半是糯穀——有的尙未割起，映成幾片金黃，遠近的小村落，晨炊正忙，上面是較天色略白的青烟，而下面却是受着陽光帶一些些微紅的白色高牆。長山的連峯，繞循在西南，北望青山一髮，牽延不斷，按縣志所述，應該是杭烏山的餘脈，但據車夫所說，則又是最高峯雞冠山拖上來的峯巒。

從十里亭起，八里過大唐廟，四里過福緣橋，橋頭有合溪亭，一溪自五洩西來，一溪又自南至，到此合流。又三里到草塔，是一大鎮，儘可以抵得過新登之類的小縣城市，的中心，建有數排矮屋，是鄉民集市之所，形狀很像大都市內的新式菜場。草塔居民多姓趙，所以趙氏宗祠造得很大，市上當然又有一驗票處。過此是五泉庵，遙望楊家渡塔，數里到避水嶺，已經是五洩的境界了。

避水嶺上有一個廟，廟外一亭，上書「第一峯」三字。嶺下北面，就是五洩溪。登嶺西望，低窪處，又成一谷，五洩的勝景，到此纔稍稍露出了面目，因為過嶺的一條去路，是在山邊開出，向右手下望。

谷中，有紅樹青巖，像一個小小的公園，嶺西山脚下几立着一塊巖石，狀似人形，車夫說：

這就是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取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後來經村人把和尚頭盤了，纔不再作怪。

大約縣志上所說的留仙石，上鐫有「謝元卿結茅處」六字的地方，總約略在這一塊石壁的近旁。

自第一峯——避水嶺——起，西行多小山，過一程就是一環山，再過一程又是一個陂，人家點點，山影重重，且時常和清流澈底的五洩溪，或合或離，令人有重見故人之感。過西牆弄的橋邊，至裏瑞下朱，眼界又一廣，經徐家山下，到青口鎮，黃包車就不能走了，自青口至五洩的十餘里，因為溪水縱橫，山路逼仄，車路不很容易修建，所以再往前進，就非步行或坐轎子不可。

自青口去渡溪一轉灣，就到夾岩。兩壁高可百丈，兀立在溪的南北，一線清溪，就從這岩層很清的絕壁底下流過。仰起來看看岩頭，祇覺得天的小，俯下去看看水，又覺得溪的顏色有點清裏帶黑，大約是岩壁過高，壁影覆在水面上的緣故。我雖則沒有到過來茵多瑙的河邊，但立在夾岩中間，迴頭一望，却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學習德文的時候，在海涅的名詩洛來拉兮，簾下印在那裏的那張美國課本上的插畫。

夾岩北壁中，有一個大洞，洞中間造了一個廟，這廟的去路，是由夾岩寺後的絕壁中間開鑿出來的，我們爬了半天，滑跌了幾次，手裏各捏了兩把冷汗，幾乎喘息到回不過氣來，纔到了洞口，到洞

一望，方覺悟到這一次爬山的真不值得。因為從谷底望來，覺得這洞是很高，但到洞裏一看，則頭上還是很高很高的石壁，而對面的那塊高岩，依舊同照壁似的障在目前，展望不暨，祇看見了幾絲在谷底裏是很不容易見到的日光而已。

從夾岩西北進，兩三里路中間，是五洩的本山了；一步一峯，一轉一溪，山峯的尖削奇特，深出，靈巧，從我所經歷過的山水比較起來，祇有廣西肇慶以西的諸峯山，差能和牠們比比，但秀麗怕還不及幾分。

好事的文人，把五洩的奇岩怪石，一枝枝都加上了一個名目，霹靂石、佛岩、檀香窟、朝陽峯、碧玉峯、滴翠峯、童子峯、老人峯、獅子峯、桌筆峯、天柱峯、棋盤峯……峯啦，多到七十二峯，二十五岩，一洞，三谷，十石等等，真像是小學生的加法算學課本，我辨也辨不清，抄也抄不盡了，祇記一句從前徐文長有一塊石碣，刻着「七十二峯深處」的六字，嵌在五洩永安禪寺的壁上——現在這石碣當然是沒有了——其餘的且由來遊的人自己去尋覓擬對吧！

五洩寺，就是永安禪寺，照志書上說，是唐元和三年靈默禪師之所建。後來屢廢屢興，名字也改了幾次，這些考據家的專門學問，我們祇能不去管牠；可是現在的寺的組織，却真有點奇怪。寺裏的和尚並不多，吃肉營生——造紙種田——同俗人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祇少了幾房妻妾，不生小孩，買小和尚來繼承的一事，和俗人小有不同。當家和尚，叫作經理，我們問知客的那位和尚以經理僧在那裏呢？他又同答說上市去料理事務去了。寺的規模雖大，但也都毋敢得可以，大雄寶殿，山門之

類，祇略具雛形，惟獨所謂官廳的那一間客廳，還整潔一點，上面掛着有一塊劉墉寫的雙龍漱室的舊匾，四壁倒也還有許多字畫掛在那裏。

在客廳西旁的一間小室裏吃過飯後，和尚就陪我們去看五洩；所謂五洩者，就是五個瀑布的意思，土人呼瀑布爲洩，所以有這一個名稱，最下的第五洩，就在寺後西北的坐山脚下，離寺約有三百多步樣子，高一二十丈，寬祇一二丈，因爲天晴得久了，洩身不廣，看去也祇是一個平常的瀑布而已。奇怪的是在這第五洩上面的第一、二、三、四各洩，一道溪泉，從北面西面直流下來，經過幾折山岩，就各成了樣子，水量，方向各不相同的五個瀑布。我們爬山過嶺，走了半天，纔看見了一、二、三的三个瀑布，第四洩却怎麼也看不到。凡不容易見到的東西，總是好的，所以遊客各以見到了第四洩爲誇，而徐巖客、王思任等做的遊記，也寫得牠特別的好而不易攀登。總之，五洩原是奇妙，可是五洩的前後上下一路上的山色溪光，我覺得更是可愛。至如西龍潭——我們所去的地方，卽五洩所在之處，名東龍潭——的更幽更險，第一洩上劉龍子廟前的自成一區，北上山巔，站在響鐵嶺嶺頭眺望，富陽紫闔的疏散高朗，那又是錦上之花，弦外之音了，尤其是寺前去西龍潭的這一條到浦江的路上，的風光，真是畫也畫不出來，寫也寫不盡言的。

上面會說起了劉龍子的這一個名字，所謂劉龍坪者，是五洩山中的一區特異的世外桃源。坪上平坦，有十廿畝內外的廣闊，但四周圍却都是高山，是山上之山，包圍得緊緊貼貼，一道溪泉從山後的紫闔流來，由北向西向南，復折回來，在坪下流過，成了第一洩的深潭，到了這裏，古人的想像力

就起了作用，創造出神話來了。萬歷紹興府志說：

晉時劉姓一男子，釣於五洩溪，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人號劉龍子。其母墓在攏江石山，每清明龍子來展墓，必風雨晦暝，墓上松兩株，至今奇古可愛，相傳爲龍子手植云。

同這一樣的傳說，凡在海之濱，山之瀑，與夫湖水江水深大的地方，處處都有所略異者，祇名姓年代及成龍的原因等稍有變易而已。

我們因爲當天要趕到縣城，以後更有至閩邊去的預定，所以在五洩不能過夜，祇走馬看花，匆匆看了一個大概，大約窮奇探勝，總要三五日的工夫，在五洩寺打館方行，這麼一轉，是不能夠領略五洩的好處的。出寺從原路回來，從青口再坐黃包車跑回縣治，已經是暗夜的七點鐘了；這一晚又在原旅館住了一宵。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晴朗如前。

昨夜因游倦了，並去諸暨城隍廟崗貨商場的游藝部看了一些戲，所以起來稍遲。去金華的客車，要近午方開，八點鐘起牀後，就出南門上苧蘿山去偷閑一玩。出城行一二里，在五湖閣之下，有一小山，當浦陽江的西岸，就是白陽山的支峯苧蘿山，山西北面是苧蘿村，是今古聞名的美人西施的生地。有人說，西施生在江的東面金鷄山下，鄭姓家，係由蕭山遷來的客民之女，外祖母在江的西面，姓施，西施寄住在外祖母家，所以就生長在苧蘿村裏。幼時常在江邊浣紗，至今苧蘿山下，江邊石上，

還有晉王羲之寫的「浣紗」兩字因此這一段江就名作浣紗溪古今來文人墨客題詩的題詩，考證的考證，聚訟紛紛，到現在也還沒有一個判決，婦人的有關國運，易惹是非，類都如此。

芋蘿山係浣紗江上的一枝小山，溪水南折西去，直達浦江，東面隔江望金鷄山，對江可以談話。芋蘿山上進口處有「古芋蘿村」四字的一塊小木牌坊，進去就是西施廟，朝東面江，南面新建一間名北閣，中供西施石刻像一尊。經營此廟者，爲邑紳清孝廉陳蔚文先生，廟中懸掛着的匾額對聯，石刻之類，都是陳先生的手筆。最妙者，是幾塊刻版的搨本，內載亂盤開沙時，西施降壇的一段自白，西施如何的忠貞兩美，與夫范蠡獻西施，途中歷三載生子及五湖載去等事的認釀不誦。廟前有洋樓三棟，本爲圖書館，現在却已經鎖起不開了。

管西施廟的是一位中老先生。這位先生，是陳氏的親戚，很能經營。陪我們入座之後，獻茶獻酒，殷勤得不得了。最後還拿出幾張紙來，要我們留一點墨跡。我於去前山看了未完成的烈士墓及江邊，鑄有「浣紗」兩字的浣紗石後，就替他寫了一副對，一張立軸。對子上聯是定公詩「百年心事歸平淡」，下聯是一句柳亞子先生題我的薇蕨集的詩「十載狂名換芋蘿」，亞子一生，唯慕龔定庵的詭奇豪逸，而我到此地，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對句，所以勉強拉攏了事，就集成了此聯。立軸上寫的，是一首急就的絕句：

五渡歸來又看溪，浣紗舊蹟我重題。
陳郎多事搜文獻，施女何妨便姓西。

階中豈也有一點故意在和陳先生搗亂的意思。

玩亭蘿山回來，十一點左右上杭州路客車，下午三點前，過義烏。車路兩旁的青山沃野，原美麗得不可以言喻，就是在義烏的一段，夕陽返照，紅葉如花，農民駕駛黃牛在耕種的一種風情，也很合有着牧歌式的畫意，倚窗呆望，擲鼻微吟，我就哼出了這樣的二十八字：

駱丞草檄氣堂堂，殺敵宗爺更激昂。

別有風懷忘不得，夕陽紅樹照烏傷。

駱賓王、宗澤，都是義烏人，而義烏、金華一帶係古烏傷地，是由秦孝子顏烏的傳說而來的地名。下午三點過，到金華，在金華雙溪旁旅館內宿，訪舊友數輩，明日約共去北山。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晴。

金華的地勢，實在好不過。從浙江來說，牠差不多是坐落在中央的樣子。山脈哩，東面是東陽、義烏的大盆山的餘波，爲東山區域，南接處州，萬山重疊，統名南山，西面因有衢港、錢塘江的水流密布，所以地勢略低，金華江蜿蜒西行，合於蘭谿，爲金華的唯一出口，從前鐵道未設的時候，蘭谿就是七省通商的中心大埠。北面一道屏障，自東陽、大盆山而來，縣亘三百餘里，雄鎮北郊，遙接着全城的煙火，就是所謂金華山的北山山脈了。

北山的名字，早就在我的腦裏縈繞得很熟，尤其是當讀宋學師承及學案諸書的時候，遙想北

山的幽景，料他一定是能合我們這些不通世故的蠢書蟲口味的。所以一到金華，就去訪北山整理委員會的諸公，約好於今日侵晨出發，繩索、汽油燈、火炬、電筒、食品之類，統托中國旅行社的姜先生代為辦好，今早出迎恩門北去的時候，七點鐘還沒有敲過。

北山南面的支峯距城祇二十里左右，北面山脚，大約總在七八十里以外了；我們一出北郊，腰際被曉煙纏繞着的北山諸頂，就關面迎來，似在監視我們的行動。芙蓉峯尖若錐矢，插在我們與北山之間，據說是縣治的主脈，十里之羅店，是介在金華與北山正中的一大村落，居民於耕植之外，更喜蒔花養鹿，半當趣味，半充營業，實在是一種極有風趣的生涯，花多珠蘭、茉莉，建蘭亦栽，佛手、據村中人說，這些植物，非種入羅店之泥不長，非灌以雙龍之泉不發，佛手樹移至別處，就變作一拳，指爪不分了。

自羅店至北山，還有十里，漸入山區，且時時與雙龍洞流出的溪水並行，路雖則崎嶇不平，但風景卻同嚼蔗近根時一樣，漸漸地加上了甜味。到華溪橋，就已經入了山口，右手一峯，於竹葉楓林之內，時露着白牆黑瓦，山頂上還有人家。導遊者北山整理委員黃君志雄，指示着說：

這就是白望峯，東下是鹿田，相傳宋玉女在這近邊耕稼，畜鹿，能入城市貿易，村民邀而殺之，鹿遂不返，玉女登峯，白望，因有此名，玉女之墳，現在還在。

這真是多麼美麗的傳說啊！一個如花的少女，一隻馴良的花鹿，銜命入城，登峯遙望，天色晚了，鹿不回來，一聲聲的愁嘆，一點點的淚痕，最後就是一個抑鬱含悲的死！

過白望峯後，路愈來愈窄，亦愈往上斜，一面就是萬丈的深溪，有幾處泡沫飛濺，像六月裏的冰花，溪裏面的石塊，也奇形怪狀，圓滑的圓滑，扁平的扁平，我想若把牠們搬到了城裏，則大的可以鑲嵌作屏風裝飾，小的也可以做做小孩的玩物。可是附近的居民，於見慣之後，倒也並不以為希奇了。沿溪入山，走了一二里的光景，就遇着一塊平地，正當溪的曲處，立在一塊地上，東西北三面的北山蒼翠，自然是接在眉睫之間，向南遠眺，且可以看見南山的一排青影，北山整理委員會的在此建佛壽亭，識見也不錯，祇惜亭未落成，不能在亭上稍事休息，卻是恨事。從這裏再往前進，山路愈窄亦愈曲，不及二里，就到了洞口的小村，雙龍洞離這村子，祇有百餘步路了，我們總算已經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北山長三百餘里，東西裏外數十餘里，溪澗，池泉，瀑布，山洞，不計其數；但為一般人所稱道，凡遊客所必至，與夫北山整理委員第一著著手整理之處，就是道書所說的「第三十六洞天」的朝真冰壺，雙龍的山洞。三洞之中，朝真最大，亦最高，洞係往上斜者，非用梯子，不能窮其底，中為冰壺，下為雙龍。

我們到雙龍洞，已將十一點鐘。外洞高二十餘丈，廣深各十餘丈，洞口極大，有東西兩口，所以洞內光線明亮，同在屋外一樣。整理委員會正在動工修理，並在洞旁建造金華觀，洞中變成了作場的樣子，看了些碑文，石刻之後，祇覺得有點偉大而已，另外倒也說不出什麼的奇特。洞中間有一道清泉流出，歲旱不涸，就是所謂雙龍泉水，溯泉而進，是內洞了。

原來這一條泉水，初看似乎是從地底湧出來似，尋量極大；再仔細一看，則泉上有一塊絕大的平底岩石覆在那裏，離水面祇數寸而已。用了一隻浴盆似的小木船，人直躺在船底，請工人用繩索從盆水中岩石底推挽過去，岩石幾乎要擦傷鼻子，推進一二丈路，岩石盡，而大洞來了，洞內黑到了能見夜光表的文字，這就是裏洞。

裏洞高大和外洞差不多，四壁琳瑯，都是鐘乳岩石，點上汽油燈一照，洞頂有一條青色一條黃色的岩紋突起，絕像平常畫上的龍，龍頭龍爪龍身和畫絲毫不爽，青龍自東北飛舞過來，黃龍自西北蜿蜒而至，向西鑽過由鐘乳石結成的一道屏壁間的小門，內進曲折，有一里多深，兩旁石壁，青白黃色的都有，形狀也歪斜疊皺，有像象身的，有像獅子的，有像鳳尾的，有像千縷萬線的女人的百褶裙的，更有一塊大石像烏龜，導遊的黃君，一一都告訴了我些名字，可惜現在記不清了。這裏洞內一里多深的路，寬廣處有三五丈，狹的地方，也有一二丈。沿外壁是一條溪泉，水聲淅淅，似在奏樂，更至一處離地三尺多高的小岩穴旁，泉水直瀉出來，形成了一個盆景裏的大瀑布。洞的底裏，有一處有高高圓方的石室，上視室頂，像一個鐘乳石的華蓋，華蓋中央，下垂着一個球樣的皺紋岩。

這裏洞的兩壁，唐宋人的題名石刻很多，我所見到的，以慶歷四年的刻石爲最古。石室內的岩上，且有明萬歷年廟遊人用墨寫的一臥雲一兩字題在那裏，墨色鮮豔，大家都疑他是僞填年月的，但因洞內空氣不流通，不至於風化，或者是真的也很難說。清人題壁，則自乾隆以後，絕對沒有了，蓋因這裏洞，自那時候起，爲泥沙淤塞了的緣故。這一次舊洞新開，我們得追徐霞客之蹤，而來此遊覽。

者，完全要感謝北山整理委員會各委員的苦心經營而黃委員志雄的不辭勞瘁率先入洞致有今日功尤不小。

在裏洞玩了一個多鐘頭，揚了二張慶歷四年的題名石刻就出來在外洞中吃午飯飯後更上山，走了二三百步，就到了中洞的冰壺洞口。

冰壺洞，口極小，俯首下視，祇在黑暗中看得出一條下斜的絕壁和亂石泥沙，弓身從洞口爬入，以長繩繫住腰際，滑跌着前行，則愈下愈難走，洞也愈來愈高。

前行五六十步，就在昏暗中聽得出水聲了，再下去三四十步，臉上就感到點點的飛沫。再下降前進三五十步，洞身忽然變得極高極大，飛瀑的聲音，振動得耳膜都要發癢。瀑布約高十丈左右，懸空從洞頂直下，瀑身下廣。瀑布也無深潭，也無積水，所以人可以在瀑布的四周圍行走。走到瀑布的背後，旋轉身來，透過瀑布，向上向外一望，則洞口的外光，正射着瀑布，像一條水晶的簾子，這實在是天下之奇觀，可惜下洞的路不便來遊者都不能到底，一看這水晶簾的絕景。

總之冰壺洞像一隻平常吃淡芭茹的煙斗，口小而大，在底下裝煙的煙斗正中又懸空來了一條不靠石壁流下的瀑布。人在大煙斗中走上瀑布背後，就可以看見煙嘴口的外光。瀑布衝下水，全被沙石吸去，從沙石中下降，這水就流出下面的雙龍洞底，成爲雙龍泉水的水源。

因爲在冰壺洞裏跌得全身都是爛泥沙漬，並且脚力也不繼了，所以最上面的朝真洞沒有去成。據說三洞之中，以朝真洞爲最大，但係一層一層往上進的，所以沒有梯子，也難去得。我想山的奇

偉處，經過了冰壺雙龍的兩洞，也總約略可以說說了，舍朝真而不去，也並沒有什麼大的遺憾。

在北山回來的路上，我們又折向了東，上芙蓉峯西的鳳凰山智者寺去看了一回陸放翁寫的重修智者廣福禪寺碑記。碑面風化，字蹟已經有一大半剝落，唯碑後所刻的陸務觀致智者珙公禪師手牘，還有幾塊，尙辨認得清。寺的衰頹坍塌，和徐霞客在游記裏所說的情形一樣。三百年來，這寺可又經過了一度滄桑了。

北山的古蹟名區，我們祇看了十分之一，單就這十分之一來說，可已經是奇特得不得了了；但願得天下泰平，身體康健，北山整理會諸公工作奮進，則每歲春秋佳日，當再約伴重來，可以一盡鹿田，盤泉，講堂洞，羅漢洞，臥羊山，赤松山，洞箬山，白蘭山諸地的勝概。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一，晴快。

昨晚因遊北山倦了，所以早睡。半夜夢醒，覺得是身隱在山洞的中間，就此一點，也可以證明山洞給我的印象的深刻。

晨起匆匆整裝，上車站坐軌道汽車去蘭谿。走了個把鐘頭，車祇是在沿了北山前進，蓋金華山的西頭，要到蘭谿纔盡，而東頭的金華山，則已於前日自諸暨來金華時火車繞過。此次南來總算繞了金華山一匝，雖然事極平常，但由我這初次到浙東來遊的野人看來，卻也可以同小孩子似的人誇說了。

在蘭谿吃過午飯，就出西門江邊，雇了一隻小船，划上隔江西南面的橫山蘭陰寺去。

這橫山並不高，也不長，狀似棱形，從東面蘭谿市上看來，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可取，但身到了此山，在東頭靈源廟前上船，繞過南面一條沿江的山道，到蘭陰寺前的小峯上去一望，就覺得風景的清幽瀟灑，斷不是富春江的祇有點兒高遠深靜的山容水貌所能比得上的了。先讓我來說明一下這橫山的地勢，然後再來說牠的好處。

衢港遠自南來，至蘭谿而一折，這橫山的石岩，就憑空突起，擋住了衢港的衝。東面呢，又是一條金華江水，迤邐西傾，到了蘭谿南面，繞過縣城，就和衢港接成了一個天然的直角。兩水合併，流向北去，就是蘭谿江。建德江，再今徽港，東北流去，成了富春錢塘的大江。所以橫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衝，三面的遠山，脚下的清溪，東南面隔江的紅葉，與正東稍北蘭谿市上的人家，無不一一收在眼底，像是掛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屋外的水彩畫幅。更有水彩畫所畫不出來的妙處哩，你且看看那些青天碧水之中，時時在移動上下的一面一面的同白鵝似的帆影，彩色電影裏的外景影片，究竟有那一張能夠比得上這裏？還有一層好處，是在這橫山的去蘭谿市的並不很遠。以路來講，大約祇不過三五里路的間隔，以到此地來遊的時間來說，則祇須有兩個鐘頭，就可以把蘭谿的全市及附近的勝景，霎時遊望盡了。

橫山上有一個靈源廟，在東頭山脚，前面已經說過了；朝南的山腰裏，還有一個蘭谿寺，說是正德皇帝到過的地方，現在寺前石壁裏，還有正德御筆的「蘭陰深處」四個大字刻在那裏；寺上面

一層，是一個觀音閣，說是尼姑的庵；最上是山頂，一個鐘樓，還沒有建造成功哩。

大抵的遊客，總由杭江路而至蘭谿，在蘭谿一宿，看看花船，第二天就匆匆就道，去建德桐廬，桐廬富春江的山水，對於這近在目前的橫山，總祇隔江一望，棄而不顧，實在是一件大可惋惜的事情。大約橫山因外貌不佳，所以不能引人入勝。「蓬門未識綺羅香，」貧女之嘆，在山水中間也是一樣。晚上有人請客，在三角洲邊，江山船上吃晚飯。蘭谿人應酬，大抵在船上，與在菜館裏請客比較起來，價並不貴，而菜味反好，所以江邊花事，會歷久不衰。從前在建德桐廬富陽間家堰一帶，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舫，現在則祇剩得蘭谿衢州的幾處了，九姓漁船，將來大約要斷絕生路。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晴。

去蘭谿東面的洞源山遊。

出蘭谿城，東繞大雲山脚，沿路軌落北，十里過楊清橋，遵溪向北向東，五里至山口，三里至洞源山之棲真寺。寺是一個前朝的古剎，下有趙太史讀書處，書堂後面有一方泉水，名天池，寺右側，直立着一塊岩石，名飛來洞，這些都還平常。洞源山的出名，也是和北山一樣，係以洞著的。

這山當然是北山的餘脈，山石也都是和北山一系的石灰水成岩，所以洞窟特別的多。寺前山下石灰巖邊上，有湧雪洞，泉水溢出，激石成沫，狀似湧雪，也是一個奇觀，但我們因領路者不在，沒有到。

寺後禿山叢裏有呵呵洞因洞中有瀑布呵呵作響故名再上山二里有無底洞是走不到底的更西去里餘爲白雲洞。

我們因爲在北山已經見識過山洞的奇偉了所以各洞都沒有進去祇進了一個在山的最高處的白雲洞。白雲洞洞口並不小，但因有一塊大石覆在口上，所以看去似乎小了，這石的面積大約有三四丈長，一二丈寬斜覆在洞口的正中，絕似一隻遠集的飛燕。進洞行數十步，路就曲折了起來，非用火炬照着不能前進，路斜向下，到底也有里把路深。洞身並不廣，最寬的地方不過兩三丈而已，但因洞身之窄，所以仰起頭來看看洞頂，覺得特別的高，毛約約大約可有二三十丈。洞頂洞壁，都是白色的鐘乳層，中間每嵌有一塊一塊的化石，鐘乳層紋，一套一套像雲也像煙，所以有白雲洞的名稱。這洞雖比不上北山三洞的規模浩大，但形勢却也不同，在蘭谿多住了一天，看了這一個洞，算來也還值得。

棲真寺後殿，有藏經樓，中藏有明代大藏經半部，紙色裝璜完好如新，還有半部，則在太平天國的時候毀去了。大殿的佛座下，嵌有明代諸賢的題詩石碣，葉向高的詩碣數方，我們自己用了半日的工夫，把牠揚了下來。

飯後向寺廊下一走，殿外壁上看見了傅增湘先生的朱筆題字數行，更向壁間看了許多近人的題詠，自己的想附名勝以傳不朽的卑劣心也起來了，因而就把昨夜在蘭谿做的一個臭屁也放上了牆頭。

紅葉清溪水急流，蘭江風物最宜秋。
月明洲畔琵琶響，絕似潯陽夜泊舟。
放的時候，本來是有兩個，另一個爲

阿奴生小愛梳妝，屋住蘭舟夢亦香，
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東去不還鄉。

蘭江山的江郎山，有三片千丈的大石，直立山巔，相傳是江郎兄弟三人入山成仙後所化，花船統名江山船，而世上又祇傳有望夫石，絕未聞有望妻者，我把這兩個故事拉在一處，編成小調，自家也還覺得可以成一個小玩意兒，但與棲真寺的牆壁太無關了，所以不寫上去。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仍晴。

晨起出旅館，上蘭谿東城的大雲山，攬勝亭去跑了一圈。山上山下有兩個塔，上塔在倉聖廟前，下塔在江邊同仁寺裏。南面下山就是蘭谿的義渡，過江上馬公嘴去的，自蘭谿去龍游的公共汽車站，就在江的南岸。

午前十點鐘上汽車去龍游（按當日我係由蘭谿繞道至龍游，所以坐的是公共汽車，如果由杭州前往，可乘火車直達，不必再換汽車。）正午到，在旅館中吃午飯，後就上城北五里路遠的小南海去瞻望竹林禪寺。寺在鳳凰山上，俗呼重檀山，下有茶圩村，隔澱水和東岸的觀音前村相對。澱水

西溪和龍游江的上游諸水盤旋會合在這鳳凰山下所以沿水岸再向北一二里路到一突出岩的頭上——大約激波亭的舊址——去向南遠望就可以看得出衢州的千岩萬壑和近鄉的煙樹溪流這又是一幅王摩詰的山水橫額。溪中岩石很多，突出在水底，了了可見，所以水上時有激紋，兩岸的白沙青樹，倒影水中，和激紋交互一織，又像是吳綾蜀錦上的縱橫綉蹟。小南海的氣概並不大，竹林禪院的歷史也並不古——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僧妙壽所建，新舊龍游縣志都不載——但纖麗的地方，却有點像六朝人的小品文字。

明湯顯祖過鳳凰山，有一首詩，載在縣志上：

繫舟猶在鳳凰山，千里西江此日還。

今夜銷魂在何處，玉岑東下一重灣。

我也在這貂後續上，了一截狗尾：

激水磯頭半日游，亂山高下望衢州。

西江兩岸沙如雪，詞客東來一繫舟。

題目是鳳凰山城湯顯祖。

夜在龍游宿，並且還上城隍廟去看了半夜爲募捐而演的戲。龍游地方銀行的吳姜諸公，約於明日中午去吃龍游的土菜，所以三疊岩，烏石山等遠處，是不能去了。

(選自履痕處處)

離滬之前的日記

郭沫若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從廣東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場很嚴重的腸痧，由十二月十二號進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號才退了院。退院後住在妻兒們住着的寶樂安路的一家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時候是連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聾了。出院不幾天，也漸漸地恢復了轉來。在我寫出了那二十幾首詩——那些詩多是睡在床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鉛筆在鈔本上寫出的——彙成了恢復(Reconvalescence)之後，從一月十五號起便開始在同一鈔本上記起了日記來，沒間斷地記到二月二三號止，因為二四號我便離開了上海了。記日記的事情我是素無恆心的，忙的時候沒工夫記，閑的時候沒事情記，在那樣的病後記下了整整一個月以上的生活的記錄在我却是很稀罕的事情。我現在把它們稍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謄錄了出來，有些不關緊要和不能發表的事情都刪去了。

日記中創造社出版部和同人們屢見，當時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麥拿里，幾位同人大抵都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四日記。

——15. Jan. W17.

今天清早把恢復膽寫完了。

天氣很和暖，午前曾晝寢一小時。

人很疲倦，午後把恢復校讀了一回。

三時頃仿吾來，將恢復交了他。

仿吾的 Rheumatism 發了，有意到日本去洗溫泉。

晚與和博在燈下看“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學——日本出的兒童雜誌。）

章魚的脚斷了一兩隻，並不介意，有時養料缺乏的時候，自己喫自己的脚。往往有沒有脚的章魚，脚失後可以再生，大概經過一年便可以復元。

文藝家在做社會人的經驗缺乏的時候，祇好寫自己的極狹隘的生活，這正和章魚喫脚相類。

16. Jan, W12. 晴。

午前讀 Andrejev 的黑面具——一位公爵開假裝跳舞會，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瘋狂，讀了1/3便丟了，假得太不近情理，說這也是傑作。

午後倦甚，看了些芭蕉七部集。有把中國的詩句爲題者（曠野集野水詩題一六）這儼然是試帖詩的賦得體，但很自然，其中有詠『白片落梅浮澗水』句云：

離濕之前的日記

「水鳥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澗水的情景用水鳥粘嘴來具象化出來覺得更加漂亮。這也和中國的以詩句爲畫題的相似，有畫「春風歸趁馬蹄香」的，畫了幾隻蝴蝶環繞着在春草原上馳走着的馬蹄。

又有「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惟贈北窗風」云：

「請納涼罷，北透的壁頭上有個鑿通了的窗洞子。」

內山送菊花鍋來，晚餐後倦甚，仿吾來攜來無畫的畫帖舊譯稿。

夜就寢時得詩一首。

——19. Jan. W4. 晴。

今日異常 Annu 實在太沒有事做，書也不想看，祇想浮士德、前茅、恢復早出版。

民治去後仍然 Annu 讀 Toller 的 "Masse-Mensch" (大衆人民) 毫無意趣。前五六年對於 Toller 之心醉神馳，對於 Expressionismus (表現派) 之盲目的禮讚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幼稚。

——20. Jan. W5. 晴。

無爲。民治與叔薰來，叔薰夫人病，無醫藥費，囑創造社在我的版稅項下抽送了五十元。

—21. Jan. W6. 雨。

倦怠，怎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午後會晝寢一二小時，起來仍不舒服，東鱗西瓜地看了些舊雜誌和各種書籍，但總得不到滿足。

夜來頭感隱痛，在左前方 $1/4$ 隅。

怕是 *Neurasthenie*（神經衰弱），因為完全沒有運動。實際上是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在外面散過步了。

—22. Jan. W7.（舊除夕）雨。

早上讀獨步的號外春之鳥，窮死三篇，確有詩才。號外與窮死尤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學界的確是一個損失。

讀芥川（龍之介）的沼與秋（在一本舊的改造雜誌上），故意要造出一種神祕的世界，令人不快，與讀黑面具時的感覺同樣。

Toller 的 *‘Masse-Mensch’* 是以羣衆與人類對立，而先生站在人類方面說法，人道主義的畸形的胎兒！

中午伯奇送年貨來並送來到宜興去的稿子今日頭已不痛但仍沈悶午後梭讀到宜興去失
德當時沒有寫完。

傍晚時仿吾來，把到宜興去交給了他。

——23. Jan. W1. (元旦)雨。

晨起頗晏，仍無爲。

傍午時分將水平線下編好。

午後仿吾來，時正晝寢。有朱某者譯滯溟溟湖，完全脫胎自茵夢湖，還在序文中吹毛求疵地任意指摘，嘲罵。這種人太沒道德，出版家的無聊也可慨嘆！

晚上很不舒服，神經性的怒氣把腦袋充滿了

——25. Jan. W2. 雲。

兩顆煤炭。

兵工廠的外邊丟了的炭渣裏面有兩顆漏網的煤炭它們在那兒對話

1. 啊，我真快活，我現在又跑到這 Open air 裏來了。

2. 噯，有什麼快活喲。我們在地底被壓了幾千萬年，沒有壓成金剛石。我祇想早投在那烈火

裏去化成灰啦！

I. 你變成了金剛石又會怎樣呢？

II. 怎樣多麼好啦，我要是變成了金剛石，一切的貴婦人都會愛我，不怕就是女王，或者王妃，都要把我看來比她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我不知會接近怎樣的芳澤，會住着怎樣的華堂，哪會在這樣的地方滯着，祇等待那兒的乞丐來把我們檢起送葬了呢？

I. 你這種想法我是從沒有想過，我雖然曉得金剛石是我們的同族，但我從沒會羨慕過他們。他們祇是依附着權門豪貴，我倒是滿不高興的。他們沒把貧窮人看在眼里，他們完全是有錢人的玩具……

——原文至此中斷——

——25. Jan. W3. 傍晚時夕陽出。

本日完全無爲。

晨早 Diarrhoe (下痢) 早飯未用，算祇一次也就恢復了。
晚入浴一次。

——26. Jan. W4. 映晴。

太陽隱在北窗外人家的瓦上，呈出喜悅的顏色。安娜早出，因新年停了市三天，今天開市，她又

趕着去採辦家中的必要物品去了。

午後仿吾來，坐至夜，無甚重要的談話。促他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編好。共夜食，用正宗酒。食後仿吾大有醉意，繼偕家人同出，祇余獨留——剛寫至此安娜偕兒輩歸，買回哲學的貧乏，小孩科學及其它。

夜同兒輩讀小孩科學。安娜復外出，未言去向，夜境漸漸深入，將兒輩服何睡了，聞鄰近犬吠聲甚烈，心頗不寧。至一二時頃，安娜始歸，自鄰舍犬醫家。

——27. Jan. W5. 雨終日。

午前幾晝寢半日。本日安娜原與仿吾約，午後遊法國公園，但不幸雨竟日。昨天天氣真好，全如初夏一般，在室中未燒火盆，祇御裕衣。今天則悶人殊甚。浮士德仍無消息來，我想二月一日斷然不能出版，辦事真不起緊。夜飯時牛乳倒了一火盆，臭得難耐，佛兒的惡作劇。

——28. Jan. W6. 上半日頗晴，下半日陰。（初六）

晨起頗遲。午前教了和與博幾道算學。

午後仿吾來，安娜本與相約往江灣看賽馬，但因天氣不好又中止了。看了方某給仿吾的信，十

身不愉快。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涼。

仿吾說，浮士德已全部印好，今晚可送來，但仍杳如黃鶴。恢復在二月十日前無希望，想改編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晚入浴時，博兒右膊觸着煙囪，受了火傷，以安娜所用的 Night cream 爲之敷治，此兒性質大不如小時，甚可擔心。安娜的 Hys. (Hysterie 歌斯迭理) 也太厲害了，動輒便是打罵，殊令人不快。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故鄉，
姑娘呀，跳舞罷，姑娘。

我們向碧桃花下遊行，
沐浴着那親藹的陽光。

你的影兒和我的影兒倆，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場上。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草場，
姑娘呀，擁抱罷，姑娘。

小鳥兒們在樹上癡狂，
蝴蝶兒們在草上成雙。

空氣這般地芬溫軟洋，
含孕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罷，姑娘。

——29. Jan. W7. 陰。

晚飯後仿吾把浮士德的校樣拿了來，校對至一時過始就寢。誤植太多。

——30. Jan. W1. 晴。

晨十時頃仿吾來，浮士德正誤表已製好，約於今晚赴市中晚餐。

午後無所事事，祇爲安娜理了幾團亂絲和舊絨線，安娜爲 Yocha（四女淑子）打袖口製毛頭巾。

五時頃仿吾來，至晚大家裝束好了同赴美麗川菜館，兩個人喝了紹興酒三斤。是病後第一次出街，滿街的燈火都感覺着親愛。

食後赴永安先施，安娜買了些物品。

——31. Jan. W2. 晴。

午前仿吾來，送來洪水二冊，校正盲腸炎。

昨夜食過多，Diarrhoe，不舒服。晨食粥一碗，中午未進食。

午後伯奇來，無甚要事。

夜 Diarrhoe 平復，仿吾又送來女神和星空各一冊。校讀女神。天氣甚冷，連日窗上都結冰花，樓頭殘雪猶未消盡。

——1. Feb. W3. 晴。

是日浮士德出版，裝璜尙可觀。

離酒之前的日記

博兒臉色蒼白，Appetitlos（食慾不進。）安娜攜至石井醫師處診察，云是Pleuritis（肋膜炎），殊可憂慮。

晚石吾來同用晚飯，安娜爲祝脖子士德出版，特購「壽司」一大盤，兒輩皆大歡喜。

—2. Feb. WA. 晴。

昨夜遇盜，將樓下鐵箱裏放着的皮外套和皮靴偷去了。因爲廚房沒有關嚴，還有幾件舊東西丟在廚房裏，沒有拿去。皮外套本是去年底纔來預備往俄國去的，還一次未曾御用。俄國未能去成，連準備下的行裝都又被人偷去了，安娜很憤恨，但那是黑色的羊皮做着裏子的，祇值得一百來往塊錢，拿去了倒也好，縱橫，不會有穿的機會。

編沫若詩集目次，尙未十分就緒。

中午時分石井醫院送來醫費清單，竟在四百元以上，安娜出自意外，我也出自意外。我想到從前學藝大學還欠着我兩三個月的薪水沒有發給，可有三四百塊錢，我叫安娜同仿吾去找王安寶（舊學藝大學的校長）去收討那一筆錢來清付。安娜說：「今天是最不愉快的一天！」

晚赴內山，贈以浮士德一冊，安娜同行。赴創造社，取來浮士德三冊。

安娜歸時買得改造二月號一卷，有意大利的小說家戴麗黛（Deledda）的一篇小說。此人係今年得諾貝爾獎金者。印象的自然描寫，暗示的事件推進，頗可注目。是一位 Realist 十技

巧家，無甚新意，Petit-bourgeoisie 的文藝。

Robert Huse 作華盛頓傳，稱華盛頓爲一流氓無賴，牛屁大王，賭博大王，好色大王。這或者稍近於事實，中國歷史上所謂創業的人主多是這樣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聖了起來。偶像的本質原來是泥塑木雕的。

3. Feb. W5. 晴。

沫若詩集第一種本日編成，計劃四篇，詩百首以上。編成時已夜深，安娜看電影歸。內山送來葡萄酒兩瓶，祝浮士德之出版。

4. Feb. W6. 晴。

早餐後由安娜作嚮導，赴心南處，贈以浮士德一冊，蒙以小說月報的特刊中國文學研究一冊見贈。

本擬再到仿吾處去，自心南寓所出後，安娜已不知去向，因不識仿吾住址，故改往創造社。幾位負責的人直至喫中飯，一個人都不在。編好了水平線下。

安娜爲生活費與仿吾口角。安娜要創造社每月付一百五十元，仿吾說祇能出一百。我說祇要

生活過得下去，一百也就夠了，不要把社抽空了。安娜說，社裏做事的人白做事，喫飯的人白喫飯。家後爲此事半日不愉快。

夜草水平線下序，拿到社裏去，仍然一個人都沒有。

—5. Feb. W7. 陰晦，雨。

晨起異常不愉快，神經性的 Depressive (抑鬱)。

赴社編改文藝論集和譯詩集。中午時分回家喫午飯。飯後再赴社。譯詩集成理髮一次。

晚李初梨來，邀往談話。他們幾個人住在我的寓所後不遠，有壁爐燒着熊熊的炭火，比起我的寓所來，自然是 More comfortable (更舒服) 也難怪老婆要說閑話了。

—6. Feb. W1. 晴。

早餐後赴社。安娜爲打絨線事，與社中兩位姑娘衝突，一位姓嚴的姑娘今日出社。本來社裏的同人都是些文學的青年男女，是浪漫性成的人，安娜凡事要去干涉，言語不同，意見又不能疏通，結果是弄得來鑿柄不相容。

在社中校文藝論集，校前茅，這個集子並不高妙，囑韻鐸編“Zarahustra”鈔。

午後從前醫科的同學桂毓來訪，有費鴻年和他的日本夫人同來，桂的日本夫人花子病死在廣州，他把遺骨送回了日本，才同費君夫婦轉來的。乘的是往香港的船，今晚在滬停泊，他們特別登岸來訪問我們。

不久仿吾也來了，同在我家喫晚飯。

費夫人在此留宿。

夜校文藝論集畢。

——7. Feb. W2. 雪。

昨夜與和兒同宿於亭子間中。晨午後安娜與費夫人同出。

讀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力第一幕。

安娜在中午時會回家一次，復出費等今日午後三時即將解纜赴廣東也。

安娜回家時已是午後五時。

——8. Feb. W3. 晴。

讀 Zar thustra 舊譯，有好些地方連自己也不甚明瞭。着想和措辭的確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資本主義的產兒，他的所謂超人哲學結局是誇大了的個人主義。Berl-

Bauch (啤酒肚子)

有力無用處，實在是悶人。

— 9. Feb. W4.

讀高爾基的夜店，覺得並不怎樣的傑出。經驗豐富，說話的資料是源源而來的。巡禮路的找尋「正義的國土」一段插話，未免過於造作。

黑暗之力讀完了，也沒有怎麼大的逼人的力。尼奇德的懺悔祇是精神病的發作，阿金牟的宗教味，祇覺得愚鈍，並不足以感動人。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財產，是一切的私產關係，不然他不會棄瑪林那，不會愛阿尼，不會殺克里那的嬰兒了。

下午仿吾來，與安娜同出購物。晚歸飲葡萄酒。談創造月刊事，我主張把水準放低作為作育青年的基本刊物，仿吾很贊成。

定十一號走，心裏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麼也覺得不安。這一家六口真是夠我拖纏。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國。她的太平洋，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惱。腦子沉悶得難耐。

豪兄不來，一時也不能動身。恐怕十一號不一定能夠走成。

——10. Feb. W5. 晴。

豪和民治來，在此喫中飯。

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

文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喫晚酒，頗有醉意。決延期乘一八號的“*Toe Empress of Canada*”。

——11. Feb. W6. 晴。

上午王獨清來，談及 D'Annunzio 的戲劇“*Gioconda*”。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 Model 的 *Gioconda* 發生了戀愛，由這個三角關係，發生了種種的葛藤。主要的 theme 是藝術與家裏——自由與責任——Hebraism 與 Paganism。

我新得着一個 theme: ——革命與家庭。

鹽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絕好的劇景。Alia 嗚，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午後民治與繼修同來，談及刊行週刊事。我拉他們去訪仿吾，未遇到出版部，亦未悉。在出版部用晚飯。

——12. Feb. W7. 晴。

離滬之前的日記

今日一日苦悶得難耐，Nervoosi Anfali（神經性的發作）
究竟往東京呢？還是往長崎？

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苦了我一天。

爲什麼一定要走

兒女們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嗎？

到日本去靠着什麼生活？

根本是錢作怪。

錢把一切都破壞了。

頭痛。

——13. Feb. W1. 晴。

午前赴部，與仿吾諸人談半日。

中飯後看“The Last Days of Pompeii”（彭海城的末日）。

——14. Feb. W2. 晴。

仿吾獨清邀往都益處晚餐。

15. Feb. W3. 時。

讀日本雜誌新潮二月號，無所得。

回顧正月號的有藤森成吉的鈴之感謝，是寫一位姦商辦交易所者的自白，頗能盡曝露的態事，但這小說用的自白體，殊覺不很妥當。應該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而加以批判。

嘯平來，說淨士德難懂，他喜歡「我的心兒不寧」的那首詩，那首詩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歡，那是完全從新全譯了的，沒有 Ailin 絕對譯不出那首詩來。那雖是譯詩，完全是自己的情緒借了件歌德的衣裳。

16. Feb. W4. 時。

午前十點嘯平來，言民治及其它諸人在都益處等候，要為我祖餞。未幾仿吾亦來，我把仿吾拉了去，安娜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婦，繼修夫婦，叔薰夫婦，公冕，嘯平，Ailin。Ailin 比從前消瘦了，臉色也很蒼白，和我應對極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

戀愛並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

離魂之前的日記

二八號不能動身，改乘二四號的廬山丸。家眷於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時頃歸，赴心南家，談至夜半，所談者爲與商務印書館相約買稿爲生也。他勸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這個談何容易，一人去與一家去生活費相差不遠，分成兩處生活便會需要兩倍費用。並且沒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

十一時過始由心南家回寓，與安娜談往事。安娜很感謝心南，她說在我未回滬之前，除創造社以外的舊朋友們中來關照過他們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安娜問 Alin 和我的關係，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她。

Alin 是蕪湖人，在廣東大學的時候，她在預科念書，雖然時常見面，但沒有交際過。去年十月她由廣東到武漢，在政治部裏擔任過些事情，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由南昌到汕頭的途中我們始終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關心我，每到一處城市她便要替我找醫藥，和着幾位有病的同志在鹽酸寮山中住了幾天，後來走到了一個海口是一個小規模的產鹽的市鎮，叫着神泉。從那裏搭着小船到香港，又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來。

——你愛她嗎？安娜問我。

——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來。

——既是愛，爲甚麼不結婚呢？

——唯其愛才不結婚。

——是我阻礙着你們罷了，安娜自語般地說。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她停了一會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自語般地說下去，我是隨時可以讓你自由的……

我沒有再說話。已經二時過了，心境隨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點 Sentimental。

——17. Feb. W.S.晴。

今晨起甚遲，午前半日無爲，午後往出版部，雜讀了一些書籍，無甚銘感。

晚上陳抱一的日本夫人來，並無要事。

晚飯煮蠔油豆腐很可口，到過一次廣東，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廣東的蠔油拌麵，真是再好也沒有。

——18. Feb. W.S.晴。

擬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

I. 詩的修養時代

唐詩 王維 孟浩然 柳宗元

李白 杜甫 柳子厚 韓退之

不喜歡白居易

羅漢之詩的日記

四七

水滸傳、西遊記、石頭記、三國演義都不曾讀完，讀完且至兩遍的祇一部儒林外史。喜歡西廂、喜歡林譯小說。

II. 詩的覺醒期

泰戈爾、海涅

III. 詩的爆發

惠特曼、雪萊

IV. 向戲劇的發展

哥德、華格納

V. 向小說的發展

屠格涅甫、福羅貝爾 Philippe Jules Renard

VI. 思想的轉換

追想出以前做過的舊詩。〔此處寫出了舊詩二十餘首，現刻選錄幾首在下面〕

「天寒苦暑短，讀書未肯輟。簷冰滴有聲，

中心轉淒絕。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這是一九一三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
自從別離後，怕見月團圓。」

（這是一九一五年在日本岡山做的）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山萬重，

憶者醉矇矓，

旅邸淒涼一枕空，

鄉來端的似飛鴻，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

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

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

離魂之前的日記

水萬重兮山萬重。」

（與前詩約略同時。題名爲蔗紅詞）

「清晨人栗林，紫雲插晴昊，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放觀天地間，旭日方杲杲。

海光盪東南，遍野生春草。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稊米太遙中，蠻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林，狂歌入雲杪。」

（這是一九一六年的春假，同成仿吾遊日本四國的栗山園做的。紫雲是園內的一座山名。）

——19. Feb. W7.

仍追憶舊詩，所擬題未着手。

伯奇來，送來前茅。前茅並不高妙，祇有點歷史的意義。

晚答初黎，祇成一節，仿吾來，留飲葡萄酒。

獨清來，爲古有成譯稿事與仿吾大鬧。原因是在廣大時，有成曾經反對過獨清。有成譯了一部美國 O'Neill 的戲劇，交給仿吾，仿吾已允爲出版。因此遂惹王不快，大啓爭端。其實因爲私怨而拒

絕別人的譯稿，獨清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他近去出了名，忘記了他從前有稿無處發表，四處亂投的苦況了。我房中調解，叫把原稿詳細經過一次裁查。

20. Feb. W1.

往出版部收來文藝論集瑪麗瑪麗等書作參考。

繼修與嘯平來，爲小紅帳事，安娜與我大鬧。小紅帳是孫炳文的夫人送給yocha的，yocha大不能再用，安娜日前說好送給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經向民治說了，嘯平來便叫她拿出來給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說要留來做紀念，真是令人難乎爲情。

午後半日不愉快。

21. Feb. W2.

晨往仿吾處，不在，赴獨清處。

獨清說「你的文章總有趣味，要點總總總提得着。」他說這個「提」字費了很大的力在說之前，先把兩手握成了拳頭，來向上捧了幾下。

我自己總不行，我時常讀你的革命與文學和文學家的覺悟，光慈還笑我，後一篇的力量真不小。

與獨清在麵館裏喫炒麵。

——22. Feb. W3.

晚在初黎處談話，獨清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鍋、葡萄酒。

讀了一篇徐祖正的 Byron 的精神，所告訴我們的未知的事件祇是 Byron 赴希臘後，一次午熱，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於死。

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爲 Bylon 作傳的人恐怕也沒有人去探究過。據我看來，那明明是 Syphilis (梅毒) 第三期的 Ossalgia (骨痛)。Byron 是一位 Syphilitic (梅毒患者) 無疑。

有人說我像 Byron，其實我平生沒有受過 Byron 的影響。我可以說沒有讀過他的詩。

——20. Feb. W4.

船票都已經買定了，已經決定明天走了，心裏異常的不安。

臨時和仿吾獨清兩人同出，先喫麵，往獨清處。後仿吾伯奇均來，在新雅茶樓會食，至十二時過。是夜與仿吾同宿日本人開的八代旅館，是內山替我們訂下的房間。

善鐘里的生活

(稿至此處已較) (選自現代)

沈從文

八月二十七日。

穿夾衣，天冷。

決計不發牢騷了。預備穩定，落實，刻苦作人。

到近來，人是真也進步不少了，得着牢平先生的感化，彷彿一切磨難全能泰然坦然。

一個人，坐在桌前工作，預備把阿麗絲遊記第二卷繼續寫完，來了一個裁縫。裁縫是來拏工錢的。第一件衣剛縫好，工錢不會送，就給六弟穿去了，爲了免除了別人家中怕我扒東西起見，所以縫第二件衣。衣縫就，又無送工錢的餘錢了，告他過幾天來拏。過幾天，到如今真又已過四天了。這寧波人并不失約，是好人。那樣子還這麼和氣，雖然是討賬也缺少討賬人的應有的兇相，蠻相，我不好說話了。

拉開了桌子的小抽屜，五個筆尖與一張朋友的名片而已。望到這些又去望那漢子的瘦臉，我好笑。

「沒有吧？」

「他們不送來，真無法！」抱了歉，說着這樣的話，記起不准發牢騷的預約，我是全無一點對錢方面的人加以不快意思的。

「是呵，應當送來了把。」

「是呵，好像也應當送一點錢來了。但不送。」

成衣師傅眉縮了，望到這漢子真好笑。

「甚麼時候送來呢？」

「這却不知道了。」

「不過今天我們舖子捐到日子了，爲難之至。」

這大概應當是真話吧。看那漢子受窘的樣子，我想起應當作的事了，我要他拏這新衣去當，這樣一件新衣至少當三元是辦得到的事了。

「這怎麼行……那不必不必……過兩天總可以得吧。」

我怎麼知道過兩天就會得錢？用着類乎恩惠一般送來的錢，這至少也應當儘別人興趣行事罷。雖然不妨告恩人說，這時窘得很，法非設不可，不然挨餓了。但這是可笑的話。就是真話，也可笑。天下不正是有許多挨餓漢子麼？說是我挨餓，就得幫忙，那這恐怕說不去吧。我們在另一時，不是常常聽人說過，養鷹的應當讓牠空肚子，才能嚇餓鷹作事麼？把書鋪老板雜誌編者當成主人，靠文章爲活的恰恰是合當居於鷹之類的地位的。挨一點餓文章就作出來了，大致是自然的吧。另一說，挨了

餓的文章會好點，尤其是會賤一點。這於買主方面是有利的事。聰明的主人當然不會不想到了。說到錢是過幾天可來，我却茫然了。我怎麼能把這日子定下，卽或是一本書一出版，便全數銷盡，錢呢，仍然不能得，爲了顧全另一次交易起見，我敢翻臉麼？業已被人看透了弱點的我，到這時也找不出勇氣說一定在某一天可以得錢的話了。

我勸他還是把衣拏去當好了。

他不行，說這個近於對不住人。這是客氣，其實并無一點對不住人處。

一個裁縫還如此客氣，我只有笑了。我把衣遞在他手上，推他出了門，的確的把門關上了。

這客氣多禮貌的漢子，似乎還逗留在門邊多久，不能決心照我所說的去作。到後大約是一面記起了今天的捐，才趑趄的走下樓去。

下午連同一張小當票送來的是四塊蓋有水印的現洋錢，把三塊給他，我留下一塊新中國的國幣，留到晚這一塊錢又把來換了一罐牛肉，同一一些銅子了。

晚上也平夫婦就在此吃晚飯，菜是那一罐牛肉，若不是他們來此，大致這一塊錢還可以留到明天。

到晚上，是天氣更冷，彷彿已經深秋了，我的夾衣真非常適宜。穿了夾衣到晒台上去看月，淒清的风帶來了秋的味道，是非常合式有趣的。

(節錄不死日記)

狂人日記

魯迅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難，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難，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難，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箒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

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卻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陳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喫，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他們會喫人，就未必不會喫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傢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

要喫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書上寫着這許多的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喫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夥想喫人的人一樣。喫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實。』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把瘡，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喫。我也不怕，雖然不喫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

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喫，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喫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喫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喫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喫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喫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喫人的人，他們的福師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麼』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喫，他還能說自己不喫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

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喫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很。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喫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唇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喫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有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首肯幾下。

他們是只會喫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喫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

觀者，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喫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為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祖咒喫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喫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了我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問他，「喫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喫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喫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對麼？」

「這等事問他甚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喫？」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喫，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斬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睛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居然也是一夥；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喫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沈靜，格外和氣的對他

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喫過一點人。後來因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喫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喫——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喫人的人比不喫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還差得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喫，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喫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喫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喫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搵。」

「他們要喫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喫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喫我，也會喫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喫。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兇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抵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喫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為從來如此，應該喫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喫，可是仍然要喫，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

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抵着嘴冷笑。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喫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喫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面。這是他們的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喫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喫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喫人的……！」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饒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為自己喫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喫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卻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爲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喫，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喫得，整個的自然也喫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這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候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喫。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絲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十三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選自吶喊)

北戴河日記

陳衡哲

八月十五日，星期日。

早七時，同叔永自京寓赴東車站，見二等車中滿是外國兵士——似乎是法國兵。他們不準我們上車，但這輛車並不是他們包定的。我想與他們分辯一下，但是回頭一想，他們的舉動豈不恰恰適合我們現在的國情嗎？所以也就不好意思去責問他們了。結果是我們在飯車上找到了一個坐位。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個加拿大的律師。他很恭維中國，尤其是北京的建築，因為他在中國的日子很少，所以他對于中國的美夢，似乎還不曾驚醒。

車子八點廿五分從北京開行，沿途高粱滿野，綠楊夾道，小橋下流水潺潺，大有江南風味。下午

四時半車抵北戴河，大家下車，換乘了一輛到海濱的小火車。到海濱之後，再乘人力車到東山的東山飯店。此時我一路上担着兩件心事：其一是怕那裏沒有中國遊人；其二是怕到了那裏看不見海。第一個恐懼的原因，是因爲現在中國的幾個避暑地方，差不多都是由外國人開闢出來的，所以他們在那裏便以主人自居了。他們見了中國人，似乎便說：『這是我們的地方呵，你們居然也學着我們，到這裏來避暑嗎？』這容許是我的神經過敏，但這個感覺既然存在，你又有什麼方法能把他騙走呢？但是，假使那裏多幾個中國人，你心裏至少可以覺得自然一點。到了東山飯店以後，果然見有好幾位中國人，侵入外國地界的不快感覺，總算是消滅了。第二個恐懼的原因，則凡是有過愛人的人，都能了解的。假如你有一個心愛的朋友，已經有六年餘不見了，而現在忽將與她重見，那你將有怎樣的一個感覺呢？你的第一個念頭，豈不是恐懼她將不在那個指定的地點等你嗎？我已經有六年餘不會見海了。記得有一年在上海，爲着要看海的緣故，特爲跑到了吳淞去；但結果只有失望，因爲在吳淞口所能見到的，只有那黃濁的江水，而不是太平洋的海水。我此次到北戴河來的唯一目的，便是看海；而北戴河也果能不使我失望因爲看呵！那展鋪在你眼前的，可不是六年來纏繞在你夢寐的大海嗎？那蒼蒼的浩漫的，弧形的一片汪洋，立刻使你想到那個漫無涯際的太平洋。他是那樣的平靜，那樣的從容，那樣的滿而不溢；他豈僅僅爲你盪滌一點塵氛俗慮？他的偉大與恬靜，豈不是我們生命的最好模型？車子曲折的前進，這弧形的蒼海也在旁邊伴着前進；他有時汪洋一片，完全露呈在我們的眼前；有時在林端和綠葉之間，岫沒隱現，直把我們一直引到了東山飯店的門。

前。

東山飯店的建築和設備很不好，但飲食尚不錯——不過在清潔上也很不注意。住在那裏的人，無論是中國人或是外國人，都不是愛時髦的，並且飯店中十時半即熄燈，所以倒還清靜，不像住在北戴河飯店的人，要被歡聲無影擾得通夜不能安睡。

晚餐時遇見清華校長曹慶五夫婦。飯後即由曹君領至海邊一看。那時忽然密雲滿佈，海濤奔騰；雖沒有星月的光輝，然在黑暗中靜聽海潮，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趣。在海的對岸，遠遠見有電燈一長列，閃耀如明星，據說那燈光來處即是秦皇島，由此前去是很近的。

八月十六日，星期一。

早起風雨交作，海波洶湧，舉眼遠望，不辨是雲是烟，還是波濤。在這樣天氣之下，游水散步既不能，只得坐在樓上，一面欣賞那雄偉的景色，一面寫寫信，和作一點日記了。到了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還是雨橫風狂，便與叔永冒雨到海邊一行，藉看雨中的海景。那時的海水，已完全失却他昨日的恬靜與蒼翠，彌眼但見灰藍夾着混綠，擁托着層層的白浪，向着岸上打來。天上的顏色，起初是與海水一樣的灰暗，但不久即有紅霞一縷，呈現在西方的天際。那一縷的紅霞漸擴漸大，後來直把半個天空，都染得像胭脂一樣。地上的草木，經過雨的淋洗，本已青翠欲滴，此時再襯上了那淡紅的霞光，更是嫵媚到了萬分。我們便跑回旅館的樓上去，憑欄向西眺望，想一見落日的本身。但那是因為雲氣

太重了，落日始終不會出現；我們所能看見的，仍是那從雲中透出的落日的光輝。這光輝直把西方的一個小崗，照映得像一座火山；而天上的紅霞，此時也是越射越遠了。在海的对面，本來有幾座隆起的峯脊，從雨中望去，不辨是雲是山。現在我們見那紅霞度不過這些峯脊，方始知道他們是遠山。同時，東方的天色，也已變爲蒼翠，他與西方的紅霞，平分着天空的地位。但是，雨仍是落着，風仍是吼着，微微染有霞光的海水，也是仍舊奔騰洶湧着。

八月十七日，星期二。

仍舊風雨，但風已轉了方向。今天，是馮玉祥的風了。一位同居的朋友說：「早發後寫了兩封信，看看天上漸放光明，海的輪廓也漸漸的從烟雲模糊之中，顯露了出來，知道馮玉祥果然給我們帶着『乾』意來了。」下午日出，天氣驟熱，我與叔永同着兩位同居的朋友，各騎一驢向着 Rocky Point 出發。Rocky Point 是北戴河的時髦避暑處，在東山之西，終宵歌舞的北戴河飯店即在那裏。我從來不曾騎過驢子，故初騎之時，心中是甚覺害怕，但不到五分鐘，便已泰然無懼了。中途遇見凌冰，遂一同到凌家去。凌夫人是華僑司徒女士，在美雖只有一面之緣，但今日重逢，便如故人了。回家時仍舊騎驢，從驢背上放眼四瞻，遠山近海，盡收眼底，而晚風徐來，更覺涼意愜然。因想：假如我能騎馬，豈不更將飄飄欲仙嗎？

八月十八日，星期三。

晴，極熱。早在廊上靜賞山海的晴光，由墨色眼鏡中看遠山，山色更美。十一時，乃同叔永及同居的朋友至海濱游水。我的游水本事本來很有限，但一則因為我很喜歡水，二則因為海濱上常可以遇到能游水的熟人，所以今天仍很胆大的游了半點多鐘。鹽水的比較重大，所以今日的成績尚好，覺得比在加拿大淡水湖中學游時，要容易多了。並且水軟沙明，空氣清新，遊迄之後，仰臥沙灘上，閉看天上白雲來去，也是一件樂事。

今日在海邊見外國小孩甚多，兩三歲大的，亦能跟着他們的哥哥姊姊，撲通撲通的在淺水中跳躍遊泳。這真使我見了羨慕。在夏季中到北戴河來住家的外國人，有許多是帶着他們的子女來的，這尤可以使我們憬悟到怎樣才是愛護子女的正道。我們中國的父母，除了少數的賢良者算，是例外，他們對待兒女的態度，只有兩個，一是厭憎，一是溺愛。厭憎的結果，是使那可憐的稚弱的心，毀破和流血。結果即使不致兒童的天折，也將使他們變成憂鬱的病態成人，因為他們享樂人生的天性，已經早給毀損了。溺愛的結果，是使兒童感不到身體上及精神上的發育，是使他們的腸胃永遠充滿着腐化的食物，是使他們成爲驕狂的病態人物。結果他們即使不致夭折，也必成爲社會上的害蟲，使他們的朋友家族，都不能得到恬靜快樂的生活。外國父母的對待他們的兒女，容許亦有可議的地方，但這樣的厭憎與溺愛，是很少見到的。他們的愛護子女，猶如農夫的愛護稻穀，他們所要求的，第一是身體的強健。他們不怕麻煩，不厭累贅，一定要在夏天同他們的子女到海邊或是山

上去，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們深信，智識和情感的適宜發育，是都以強健的身體為根基的。是的，我今天在海濱見到了許多外國父親同着他們的子女游泳，心中真是充滿了欣羨與感慨。我願我們中國的父母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兒女，能多負一點責任。

下午休息了半天。晚餐後與叔永出外散步，那時月明人靜，原野遼闊，舉眼遠望，但見大海橫前，雲樹迷離，因念，這真是以『天地為席幕』，這真是都市民居的一個大解放。能常住在這樣環境裏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呵！

八月十九日，星期四。

晴，但滿天是雲，又有微風，故不像昨天那樣的熱了。早五時一刻醒來，忽見紅光滿牆，因立刻起來向東窗眺望，果見紅日如丸，方自海上浮盪而出，直至紅光變成金黃，他方完全脫離水面，光芒萬丈的向天空升去。

今日因患腹疾，故不曾往海濱。早餐後，同居的人都出外游水，乃獨坐在廊上欣賞海景。此處的海面，因有遠山環抱，故很有點像湖（同居趙君言，此處的海面極像瑞士的日內瓦湖）北廊上的窗口是很大的，由窗外望，可見上面的白雲青天，下面的綠樹紅屋，夾在樹中間的，更有碧藍的海水，微微帶點紫色的遠山。這幅圖畫的顏色雖多，但自有他們的天然和諧，人工的最大成效，也不過是模仿這個和諧罷了。同時，又有在海面翱翔的燕子與白鷗，和從秦皇島方面駛來的帆船，來給這幅

圖書加上一點生意，使他比了人工所作的，更爲活動，更爲嫵媚。

下午休息了一會。六時，同叔永及曹慶五夫婦應晏陽初夫婦的約到鷹角去野餐。太太是紐約華僑許某的女兒。她們共有姊妹六人，現在却有五位住在這裏，還有在十二年前同我一船到美國去的桂質廷君，也在這裏，他是許家的四姑爺。許氏姊妹都是生長在美國的，他們的母親又是美國人，所以她們的教育和人生觀，也是絕對沒有中國文化的分子的。但她們都很康健活潑，不像中國女子的斯文纖弱。

我們到鷹角時，正是夕陽踞山的時候，但見滿天秋雲，輕盈纖巧；一會兒落日的輝光透入雲裏，把白雲盡變爲彩霞，紅光直射到各人的衣襟之上。我們飽餐之後，大家欣賞了一會眼前的暮景。此時霞光已經散盡，但見如雪的月光，偏洒在曠野與海水之上。於是主客十餘人，乘着月光，或唱歌，或跳舞，或講古事，一時歌聽語聲，與海潮的聲音，互相唱和。直至九時以後，大家方蹈月歸來。回來後，我又獨自在北廊上眺望了一會海上的月色，及秦皇島上顫動着的燈火，方始安息。

八月二十日，星期五。

風和日麗，天氣清明，大有秋意了。上午同曹太太到海濱去游水。曹太太是瑞典人，游泳得極好，今天承她指出了我的許多錯誤，使我進步不少。一連游了一點多鐘，回來後再以熱水浴身，頓覺周身輕快，如蛻去了一層皮膚一樣。

下午休息後，同叔永至蓮花山游覽。蓮花山又名西山，在東山之西，即是北戴河公園所在地。我們到了那裏，先在一個咖啡館中吃了一些點心，然後再步行上山。山路甚好走，山雖不很高，但蒼松夾道，野花迎人，不減深山風味。在山的最高處，有亭子一座，由亭外望，可見海濱全部，碧海平沙，港灣錯雜，真是理想的游泳地方。回家時，月已東升，見臨海有樓臺一座，玲瓏縹紗，宛如蓬萊仙闕。因想，當唐明皇苦思他的貴妃時，若有人把他引到這裏，令一美女扮太真出見，我想他也一定要信太真是真的成了仙子的。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熱天氣復熱。一天因很不舒服，故未曾外出，但臥廊上看窗外的雲影海色，如此半日未嘗厭倦。下午略檢行李，備明日早車回京。到了晚上，乃與叔永步至海濱，去與銀波碧海，作一度最後的默契。當我們坐在一個短牆之上，正向海面凝望之際，忽見有帆船一隻，在月光波影間，緩緩駛來。因念乘坐此船之人，定非俗子，是時月華愈升愈高，海上的銀波，也是愈射愈遠。直至天際，明知隔海的故人，離此處的天際，仍是甚遠，但目見海天交盡，總不免思念到遠在他洲的故人，好像他們就在那天涯海角似的。「水牽愁萬里長，」遂忘涼露的沾衣了。

(選自北京晨報副刊)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瀉聲怒吼。

七時朝食。

溪澗。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荻白芒，石蒜敗蘼，薊團紅蔦之類開滿。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能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憚，憚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美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布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曝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美腰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

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琤琮，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曝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遲。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矚。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
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
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
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十月二日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晨起一人赴浴。

過矣。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擾，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爲時已一點。

古湯溫泉在屋中，甚無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 *Shere* 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一)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二) 下山數栗，栗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顯口。

(三) 衣不厭賤，食不厭甘，富也食栗，猶嫌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食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石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中華，石蹟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栗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邊。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隱聽湍鳴。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冥想，造化盈消。造物造余，每多憂悸，得茲靜樂，不薄余錫。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亂石，定名歐非。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白過歸，子曰漸緩。緩亦無從，過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矣，曉矣亦爾，食生魚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白，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白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白中樁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敷脈博以計時刻。上一下當脈博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尚不能樁擊三

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閒，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盡我能力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醇酒？此意與曉美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數枝。

（選錄沫若小說戲曲集）

海行日述

鍾敬文

（寄呈女弟弟繁君）

茲別亦爲遠

潮瀾鬱東西

——江淹詩。

九月七日。

弟弟，你或許不很清楚吧，我現在在此給你寫信的是個什麼地方。這里已不是我們從前任過

的廣州市，乃是離去那里二十里外的珠江之湄。雖然從窗外望出去，廣州全市的燈光猶燦然在目，但到明天此時，她却要和我分離得遠遠了！弟弟廣州是我第二的故鄉，這同一住又及兩三年，現在爲了衣食，不能不離她北去了！那里，要說到好處呢，誠然是無大值得留戀的，但我愛她，爲的她和我很狎熟。她的缺點，我一一都明白——她的靈魂是有些浮夸，脆弱的——但沒有缺點的地方，差不多是沒有的，說句放情的話，因她有些缺點，才惹得人憐愛呢。何況，她也有她相當的美點——她的靈魂是那樣活潑生動而急進呵！總之，北園的夕照，東效的月明，暮春時滿城的紅棉，以及輕裝健步，神色飛躍的青年男女……這一切都牢牢的印入我的心坎深處，將長遺作別後相思的資料。弟弟你以爲我對她太溺愛麼？也許吧，然而我真的這樣的想着呀！

我是今天下午一時到這船上來的。有送船的S先生和兩位同鄉。一會同鄉回去了，S先生却留此和我作長談。弟弟告訴你一件不幸的消息，他和C姑娘的關係，從此斷絕了！斷絕了原因是今天上午S先生問她對他的態度究竟怎麼樣。她淡淡的回答：「從前不是早已說過麼？我們只能維持兄妹的情誼。」「那麼，你自己怎麼辦呢？」「我麼，我要獨身以終老。」最後S先生又問：「你到底是愛我，還是討厭我？」她沉默沒有回答。S先生一再的催促着：「兩者都沒有。」她終於這樣說了。弟弟，你知道，這句話就是他們倆感情破裂的「哀的美敦書」了！S先生受了這很大的打擊，立刻跑去告訴我。其實，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不願意對S先生太露骨說明的，第一是因爲他的

心太熱烈了，不便如此。其次，是用旁人的口吻說出，也恐無多用處，何況，我又不免有些嫌疑呢！所以，當他很氣急地把這事告訴我時，我一點也不覺得驚異，我只勸他好好的向學問上用工，或另外去找尋他合式的愛侶。他擬在短期間內，離開廣州，回浙江去，我也頗贊成他，因為再住在此，也有點太難爲情了！他回去如在杭州做事，並可以伴我常常遊西湖呢。他在此逗留到四點多鐘才回去，我便一個人在這船艙里納悶了。

我經驗着這船上生活的悶寂，我又見到許多女客在行走，弟弟，我想到你，我尤想到你回去時船上生活的苦况呢！

剛才，查關的來敲房門，把我從夢中驚醒。門兒打開，走進了一個年紀二十歲，身上穿着深藍制服的關吏。他問我是做什麼事的，我答他是到杭州教書去的，他問有沒有憑證，我打開皮箱子，把學校的聘書交給他看。他檢閱了一下，問我行李一共有多少件，我把實數報給他，他沒有什麼搜查的便走出去了。謝謝他，免得我收拾那被翻覆後紛亂如麻的行李之苦！隔離房的一位搭客，因爲沒有那張聘書的憑證吧，幾件行李，給他弄成亂糟糟的幾大堆。我不覺私自慶幸一紙學校聘書的可貴了！

明天船行中，未知能否續寫？祝你晚安！

深夜，船將開行時。

九月八日。

弟弟，現在是上午九時許了，船已開行了。幾個鐘頭，剛巧駛過我國國防軍地的虎門，這裏豈有「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洪水猛獸」兩句大字的標語，我每度過此地，念着便不禁悲憤而又興奮，船從此駛去，將完全走出珠江口了，別了，廣州，和你已一刻遠離開過一刻！

我昨宵從睡床上要翻下來給你寫信時，冷不防結床頂的鐵板碰了一下，立時腫起了一個泡，在額角。如果旁邊有母親、愛人，甚至很普通的朋友在，我將怎樣摸傷處向她或他訴苦乞憐呵。但是，現在呢？房子裏只有我孤另另一個人，房外人雖多，但都是陌生的，我能夠向誰去申告我的委屈呢？就是毫無意思的向他們說了，不反要惹他們加給我「阿木林」或不小心的嘲笑嗎？弟弟，所以我只能把痛楚忍壓在心裏而已。早晨起來，去廁所出恭，又險些兒再碰了一下！我自此不能不戒心了。我要防備碰鐵板比防備遇扒手更加注意！

弟弟，我此來租稅的房子，是一個特等官船，比這種房間好一等的。雖然還有但在我居住了這樣的，已微覺得有些慚愧了。門外多少少年青年壯年老的同胞，都橫臥在又黑又熱又充氣的船板上，比起我來差得遠了！弟弟，我們平日提倡什麼平民化，說在口裏，想在心裏，可是一到了自己實生活的享用關頭，便把它丟得無影無蹤了！只要錢袋裏的鈔票做得厚，越特殊越貴族的，便越覺高興呀！

這不是絕大的神魔的衝突麼？可憐我們就在這悲哀的衝突中活下去。

我住的這個房子頗寬暢，除了兩張床外尚有一張躺椅，本來是兩人住的，現在却讓我一個獨自占了。向外的一面是一個側窗，窗下有一張檯，我此刻就伏在這檯上書寫。房裏光線頗足，空氣也過得去，如到海裏不遇大風浪，我當可以寫點東西，至少這篇日記是能夠繼續草下去的。

飯食頗不錯，每餐都有鷄鴨魚肉等，並且不是很敷衍的。茶房的招呼，也不很壞。弟弟，我在此暫時一切都好過，你如知道了，也該很欣慰吧。

我在這裏吃過兩餐飯，同席的人差不多都有點面熟。有一位年紀而貌都和我很相似的青年，我幾度想和他親熱的招呼起來，彼此做做朋友，但總沒有勇氣去請問他的姓名。我平日的交際手腕，雖說不上很好，但也不至十分壞，不知此時何故遲鈍羞澀至此！

上午，九時許。

我剛從甲板上眺望回來。

在那裏有一位女子很像你，因之你的印象又在我腦場上活動起來了。弟弟，我覺得你家常淡裝時，更使我喜愛。記得有一二次，我到了你的家裏，你沒有穿裙子，也沒有穿襪子，只著着短褲木屐，和上面一個已褪色的短衣，我看了我感到一種樸素恬淡的情趣，你自己却好像有點嬌羞不很自然似的。其實，這又何必呢？穿衣的理由，除實用外，大約是禮貌和裝飾。你那樣的家常淡裝，有什麼

不合於禮貌，違背於裝飾？今天那位女子，也和你一樣的淡裝，而且頭髮也正像你這般的散漫不加梳理。弟弟，我現在是這樣的執念着你呀！假使，你不回去，我此來定把你挽着一道走，那我還會像此刻這樣清寂麼？

剛才聽見一位船上的夥計說，天空起了一種特別的雲，不久恐有大風。我聽了，我只默默的望着蒼茫的海天。我想，真的有了大風，可怕是自然的，然有什麼法子避去呢？我不能不生活，我也不不能免苦難，前途讓它盡量去翻雲覆雨吧！

雨意很濃了，大概風想也不久要到，我鎮靜地在迎受天所給予的恩惠！

上午十時餘。

九月九日。

弟弟，此刻大約是午前五句鐘左右了，因為東方已暫顯現紅白相間的雲彩，雖然殘月猶瑩然斜掛在藍空，稀疏的星兒也還閃爍着，但夜氣總是殘餘了。不信麼？這一陣陣吹醒人魂魄的，是飽含着朝氣的風力呀。

我本來作宵想起來看看「海月生殘夜」的光景的。因為這次暑假時，余先生北上後，給我的信上有幾句說：「靜聞海上看月景，真是奇絕！兄如北來，不可不留意及之！」他的話，給我很深的印

象，所以此來想實地體味一下。誰知一睡睡得忘懷了，今晨醒來，已過了適當時分，只好憑闌悵惘而已。

從昨天下午以後，這船向着我故鄉一帶的海岸行駛，何處何名，我隱約像曉得一點。別來多時的故鄉，我現在更要合你『相去日以遠』了，何時歸來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那年邁多病的雙親，他們如知道我更要走的遠了，而日來正乘着輪船在故鄉海濱掠過，心裏不知將如何愴傷難受！可鄰我寫一個字報告家裏都沒有，糊糊塗塗的就這樣走了——我臨風凝想了一陣，心潮如海上黑浪一般地翻騰，我不敢思維了，慢慢踱回到這房裏來。

弟弟，昨宵燈下，孤寂無伴，取出一本陶靖節的集子來看。閒情賦是我素來喜歡吟諷的一篇文字，此時一連的讀了兩回，覺得真是中國古今詩歌中絕好的言情之作，你看他描寫女人的性格姿容，描摹一己的思懷行動，其深切有味，至於若何程度，尤其是中間一大段，疊用了十個『願在……』的句式，想像的豐美，情味的濃湛，在別人的詩作裏，很不容易找出來的，惟民間俗歌中，時有此奇想佳句耳。弟弟，你試聽他在『考所願而必違』之後的哀訴吧！——

擁勞情而悶訴，

步容與於南林；

海行日誌

一七五

栖木蘭之遺露，

翳青松之餘陰；

儻行之有覲，

交懼懼於中懔；

竟寂寞而無見，

獨情想以空尋……

此數語描寫一種「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之苦，誠如古人所謂「實癡我心」了。其餘我還覺得有兩句狀寫女性的話，貽可以貽贈與你，不知你自己願不願受？那兩句是：

淡柔情於俗內，

負雅志於高雲。

這樣絕妙的一篇詩賦，連能文好藝的昭明太子都要嘆惜她是「白璧微瑕」，好不教詩人短氣，其實，我覺得蘇子瞻借用「國風好色而不淫」的話來做辯解，也是多事而不很關切要的。

弟弟，記得你也是很喜歡陶詩的，那本集子，時常攤放在你的書檯上，並且你口裏常念着下面

一類的句子

人生無根蒂，

飄如陌上塵，

分散逐風轉，

此已非常身！……

好，我們常常把這位古詩人的集子念念吧，至少她能夠給予我們一點和平的心境，雖然我不承認他是一位純粹的隱逸詩人。

昨宵以來，船身略略有些擺動，但不怎樣利害，我尚可以自由走動，和勉強拈筆寫字，不知前程復如何耳。所謂大風，到現在止，尚不見有，不過昨日黃昏時下了一場似乎頗大的雨罷了。

上午七時。

弟弟，我們的船，今天下午四句鐘前後到了廈門，現在就停泊在這和她相離不到一里遠的海面上。船將到這裏時，大家都蓄積着一種快樂之感，大概是因為覺着前程已日近了！因為船在不

息地行走着，擺動得大家總有些不自在，在此間停一停正可以散悶，雖然這也是個有力原因之一。船停後，我已不得即刻搭小艇上岸去。因為我雖然常聽朋友們說，廈門的街道，是許多都市中的最窄隘污穢的，但我總覺得她是中國南方沿海一帶著名的商埠之一，無論如何是得看一看的，並且有一位神交頗久的朋友在那裏——這位朋友的名姓，你大概也還記得吧，他是給予我們民俗學會不少助力的謝雲聲君——尤其是使我樂於去走訪的。但我船裏的飯開得頗遲，大約我們下艇時，已有五句餘鐘了。

當我在艇上時，我就向舟子詢問同文書院——這是謝君在掌教的學校——他說道途不熟的人頗難走，黃包車又拉不到，因為地點是在半山上。我正在焦灼中，他說如我肯給他三百錢，他可以划到那學校門口，終於成了交易，角子是減了一個。當我進了書院，一個雜差之類的人，引我入教務室去，那裏正坐着三位辦事人在勾當着排列時間表的事，我很謙恭的向他們詢問謝雲聲先生有無在校裏，一位戴着玳瑁眼鏡的起來答覆我說：「今天是星期日，他整天沒有到來，要找他須等待明日。」我說：「我是從船上上來的，明天恐船就要開往福州了，不一定有機會再來，請先生告訴我他住家的地方。」他雖一面回說：「他此際不定在家，」但終於在我的名片上寫下了他的住址，街巷的名都有了，只是號數他記不很清楚，可是這在我仍有問題了，他片上寫着什麼剗狗街，什麼廣平巷，我一點都不認得它在東西南北，叫我怎樣去找呢？他又說，那裏車子是不能通的，我終於又用了十分謙遜拘歉的態度，請求他叫一個用人合我同去，他遲疑了一回，總算給我一個照辦了。

一路上對於這位領道者不免說了些慰勞巴結的話，好容易走到那名為廣平而實在不廣不平的巷裏，那位二十多歲左右年紀的中年婦人，大約是謝先生的夫人吧，我問了她謝先生在家否？我的神色，滿含着要求一句圓滿答覆的希望，誰知她淡淡答道：「他剛出去，你是什麼地方來的，來找他何事？有話請留下待我代轉吧。」他一面說着，一面凝視着我，這位來得頗突兀的異客，我失望極了，失望得有些憤慨，我不得已說明了來意，並問她有沒法子找他回來，她只稱說着不知他的去處，我也不願意再囉嗦了，取出一張名片，潦草的寫上了幾句話，交付了她，便合一位同行的朋友走了。

我們兩人無目的地不辨方向地在街上亂跑着。

誠然廈門的街衢，在許多繁盛的地方比較起來，窘隘不潔的程度可算第一等！說句過甚的話，有些小巷，簡直算連一個人也不能通過，但有幾處都在開拆馬路，數年以後，再到此間時，當有不同的氣象了。這裏，日本人的商店，似乎頗多，不用看到他們假名的記號，就是那些形體別致的中國字，也足以使我們感到一種異國情調，而知爲所謂世界第一等國的徽幟了。在街上見到幾個警察，年紀多是頗不輕青的，他們那種褪色的制服，和疲倦的神情，一樣地不使我感到嚴肅威儀。婦女，在街上雖見過一二百個，但頭髮的却寥若晨星，並且大抵都有一種惡濁的氣分，既不活潑，又不端莊，只是忸怩妖冶而已。

很微倖的而又很不幸的，我們竟不知不言中闖進了妓女簇聚的小街。本來我見到那些在門口浮蕩地玩笑着的女性，便頗有些疑，後來那位同行的提醒了我，我才澈底的明白。當我們走回來

一路上，對於這位領道者，不免說了些慰勞巴結的話。好容易走到那名為廣平，而實在不廣不平的巷裏。那位二十多歲左右年紀的中年婦人，大約是謝先生的夫人吧。我問了她謝先生在家否？我的神色，滿含着要求一句圓滿答覆的希望。誰知她淡淡答道：「他剛出去，你是什麼地方來的？來找他何事？有話請留下待我代轉吧。」他一面說着，一面凝視着我這位來得頗突兀的異客。我失望極了，失望得有些憤慨。我不得已說明了來意，並問她有沒法子找他回來。她只稱說着不知他的去處。我也不願意再囉嗦了。取出一張名片，潦草的寫上了幾句話，交付了她，便合一位同行的朋友走了。

我們兩人無目的地不辨方向地在街上亂跑着。

誠然廈門的街衢，在許多繁盛的地方比較起來，窘隘不潔的程度可算第一等。說句過甚的話，有些小巷，簡直算連一個人也不能通過。但有幾處都在開拆馬路，數年以後，再到此間時，當有不同的氣象了。這裏，日本人的商店，似乎頗多，不用看到他們假名的記號，就是那些形體別致的中國字，也足以使我們感到一種異國情調，而知爲所謂世界第一等國的徽幟了。在街上見到幾個警察，年紀多是頗不輕青的，他們那種褪色的制服，和疲倦的神情，一樣地不使我感到嚴肅威儀。婦女，在街上雖見過一二百個，但剪髮的却寥若晨星，並且大抵都有一種惡濁的氣分，既不活潑，又不端莊，只是忸怩妖冶而已。

很微倖的而又很不幸的，我們竟不知不言中闖進了妓女簇聚的小街。本來我見到那些在門口浮蕩地玩笑着的女性，便頗有些疑，後來那位同行的提醒了我，我才澈底的明白。當我們走回來，

校附設的模範小學據辦事人說學生共有七級分作五個課室，這裏的教員多是廈大的學生服務的。我到時，一個女教員正在音樂室裏教學生們唱歌，又有兩班也正在上課，教員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他們見了我們就好像半作招呼的意思。課室的建築，似頗合式。當我們未進去的時候，葉先生對我說：『這裏是廈大附設的模範小學，要不要進去參觀一下？』我說：『很隨便，教育的事，我一點都不懂的，雖然從前也會專門學過這種功課，並且從小學到大學，都教授過來。』所以，我略略看了一下，說不出好和壞，只能略述其大要如此而已。

從小學出來，不遠就到了廈大那裏已經上課了。我們先看課室，繼看禮堂，最終看圖書館。圖書館分中英兩個，據說英文的書籍有萬餘冊，中文的有兩萬餘冊，但規模不大。閱覽室在樓上，地方也頗窄小。有教授預備室，這設備我覺得是很有益的。廈大學生共二百餘人，女生却有二三十人，也算頗可喜的現狀了。

廈大參觀過後，他們便帶我到南普陀寺去。那裏，離廈大校址正不遠。他們說，廈門無公園，這個寺算是士女遊憩的惟一場所。到了那裏，見廟宇頗寬暢，並且是新建造過的，我感到在這裏神權仍支配着許多人的心的一種不快。寺的後面有大石叢林，小亭點綴其間，石上刻字題詞者頗多。我合他們小立在葉蔭陰森的樹下，山風吹來，木末蟬吟如沸，我冷然而又赧然自念以匆匆過客之身，偶來領受此山林清趣，有愧眼前勝景多了。他們見我獨在沉默着出神，以爲我別有什麼會心，其實說穿了，好不冤枉呢！一會，我們回到寺裏的客廳，那裏是個商業化了的茶樓菜館，食檯縱橫的排列着，

有幾個粉面妖容的婦女在那裏行走，我頭腦過敏，立時疑是私娼或女招待之類，便合他們說：『這是多麼的矛盾呀！那邊木魚情聲，在作靈的追求；這邊油頭粉臉，在演肉的放蕩！』後來想一想，便是真的如此，這又有什麼大衝突，靈肉，乃人生活動的二大元素，除非你是個超人或壞蛋，只傾向一邊，是不可能的，這寺裏的情景，正是人生整體的表現呵！

談了許多話，吃了許多素菜，我終於匆促地在三句鐘前趕回到這裏，現在船將往福州開行了，前途渺渺，又不知將又什麼新鮮的話兒可告訴弟弟的。

我忘記告訴了你一件事，今晨樓上有一個狀像傷兵流氓之類的外省人，持了碗，要去盛飯吃，給船上的夥計看到了，起初是大聲的叱罵，繼之是用手推趕，終而至拳足交加。那個在始只睜着眼睛，裝做不計理，後來大約有些忍痛不住了，對他們頓聲說：『你們這樣打我，不如把我推下海裏去！』夥計們越發發怒了，結果自然是他更吃虧。誰知他最後竟變了態度，眼也不睜了，話也不說了，只拱着手向他們求饒。我看了酸心極了。弟弟記得王爾德說過，現在大多數人不是生活，乃是生存。其實，這種人竟是不得生存而生，存更莫說到藝術的生活。像這樣的人，勉強生存着的意義，在甚麼地方呢？如果天上真的有所謂上帝，我要迫切地向他這樣詰問！

弟弟，這真是怪受罪的一回事，說三點鐘要開的船，到今晚尚不能開，大約總要到明晨才能啓

旋吧。據說，到了福州，又要停住一、二天不定。似此走一天，停兩天的辦法，可謂極端的表現出了中國人從容退讓之風，然而我們搭客悶煞而且急煞了！若有緊要事情，一切待到上海去料理的人坐着這船走，我不知他要怎樣怨恨痛疾！像我這樣遲早點都不關什麼的，尙且是這樣的焦灼呀！我咒詛中國人，我咒詛中國人辦事的不負責！若到香港坐郵船，或在廣州坐太古公司的船走，却不至於有這樣倒霉的事。吁！嗟！嘆！何及呢！

我現在房裏來多了一位客人，雖然他也是個讀書人，本來可以談得起來，但房子多了一個客，總覺得不十分舒適似的。剛才到上層幾位廣東同鄉住的房子去，一位久住過北京的朋友，在大呼其得意的「罵毛廷壽」、「賣馬」、「李陵碑」、「空城計」的北調。同時一位密司，也在唱着廣東調，從「賊王子」、「夜吊白芙蓉」、「泣荆花」一直唱到不知其名的別的南調。我在這些歌聲中，感到兩種絕不相同的情調——英雄的慷慨激昂，與兒女的溫情宛轉。

弟弟，這時候，不知道你在家裏做什麼？獨自在紅燈白几間念書呢？坐陪着老父在園亭裏絮絮着兩年風塵中的影事？

弟弟，我此刻什麼都不想起，我只眷注着你——你這位遠居在海天南盡處的密友！
讓我向風神遙寄你以悽切的相思！
夜八時許。

九月十一日。

弟弟，我們的船，從今早開行，駛往福州，據說，今晚可到。那時，我頗想上去逛逛，陳先生的家就在那裏呢。不過輪船停泊之處，離福州尚有四五十里之遠，要坐小輪船或帆船才可達到，這點頗爲麻煩耳。

今天風浪頗大，船身不住的動蕩，我在此執筆寫字，覺得頗有些勉強。不但揮寫不易，連頭腦都昏昏也。

日來天天對着涵渾蒼碧的海，頗想作幾句詩把她描寫描寫，窮索枯腸，竟無所得。思窘才竭到這田地，弟弟，你可以知道我的不中用了。剛才初醒來在床翻閱隋煬帝的集子，見季秋觀海一詩，中有幾句云：

浮天迥無岸，

含靈迥非一；

委輸百谷歸，

朝宗萬川溢。

又望海句云：

遠水翻如岸，

遙山倒似雲，

斷濤還共合，

連浪或時分。

諸語中，惟一「浮天迥無岸」，略能形容出海的偉大耳，其餘殊平平不見出色。記得十年前初次渡海時，曾作過一首五言律詩，現在只記得兩句：

青山排水立，

白浪望船吞。

當時頗自矜喜，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奇特呢。記得唐人詩中，頗有些詠海的句子，手頭無書，性又健忘，無從徵引了。

上午九時許。

九月十二日。

弟弟，昨天自上午九時許給你寫了些話以後，風浪漸緊，船身漾動頗利害，我只能臥在床上看書，再不敢執筆寫什麼了。

今晨九句鐘，船到這裏所謂馬尾的地方。此處離福州約五六十里。停船後，有許多同船的朋友，要到那裏玩玩，我也高興地加入了。同行的，約十七八人，多半是年青的學生，有四位女子，是初次到上海去求學的。我們從這裏十點鐘左右動身，到那裏恰好近正午。他們多半是本省人，或會到過此間的，我想一已在街上盲撞也不是事，便決意去找陳先生，同我一道的是位安徽人，他也正是和我一樣的人地生疏的。

陳先生住在倉前山，我們坐車子前往，一路林木蒼鬱，頗饒清致，走了許多崎嶇的路徑，終於到了他家門口。陳先生見了我十分驚訝，說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到來。他說頗知道我要到杭州去的消息，那是顧頡剛先生在信上告訴他的。他以為我到杭州去，必定是與你一道走，其實，他那知道你我這樣背道而馳呢？我們暢談了些別後的事，便同出去了。到青年會吃過了中飯，坐車子赴郊外的溫泉，浴室去洗澡。福州近郊頗多溫泉，那邊的浴室，據我所見的約成十所，布置雅淨，頗足使人留戀。在那裏，隨便又談了兩三個鐘頭，我們談到現在幾個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我們談到你我將來的收場，我們談到……陳先生說，這裏好像變成了在廣州時一樣，因為我們人把環境轉移了。我聽了他

的話，不覺感到些淒傷，爲的他把我此來隻身遠客的情況提醒了。

溫泉的浴室，在北郊一帶，這些地方，高山環列，田禾一碧，浴室前爲一條馬路，楊柳夾道，西風吹拂，擺出一種瀟灑婀娜之態，甚富詩意。我們從浴室出來，便購馬車轉赴西湖。湖在城西，頗有天然山水之勝。我們到時已屆薄暮，遠山入霧，湖波微漾，樹木倒影水中，悠然有畫意。遊客來往亭臺和園徑中，多優遊自得，合在馬路上所見橫衝直撞，忙忙態可掬的人，大異其致了。湖頗長，曲中橫雅小的艇子數隻，我想當月明如雪之夜，與素心人一二，緩棹低歌其中，將把人間一切的恩怨是非，忘得乾乾淨淨，豈特頓覺神清骨爽而已。樹陰小坐，我忽想起陳先生所說我此行必與你偕走的話，如果事實不冤屈了他的測度，這時攜手同徘徊於此清韻的湖光林影中，雖行色匆匆，亦覺另有一種耐人細味的風調。現在是我一人獨自遠來，雖左右不無良友陪伴，但爾許細緻纏綿的話，如何能向他們密談？

弟弟，我思至此，祇對着蒼茫的山野凝睇，我的難過，同行的人，那裏覺得出一點呢。

離了西湖，天已黑暗，陳先生請我們到東亞酒店去吃晚餐，因急於要趕汽船回來，只得隨便吃喝了事。弟弟，自你走後，我再也不喝酒了，今晚爲了陳先生的盛意，只好勉強應酬了三數杯，你不責備我背約吧？

剛才從福州坐電船回到此間，已十一點多鐘了。

福州地方不大，建築民俗，也大半保留着過去的跡象。有幾條馬路，但太過窄隘，馬車、人力車、挑夫、過客，時相碰撞，擱於街心。婦女剪髮的頗多，可是多數仍多舊式婦女的羞澀之態。語言很不易懂，我

對於閩廣的話，本來頗有些熟悉，但對此則差不多像個聾啞。這裏油漆的東西，做得很精緻，本來想買點寄你，第一我去時忘記多帶點錢，第二寄遞這種東西，頗爲麻煩，所以終於沒有買了。

早上輪船和小汽船暢行閩江中，兩岸多是山峯，排列如屏風，令人對之有淡遠之志，可見自然感人之深且巨了。

夜已晚了，再談吧。

夜，一句鐘。

九月十三日。

我們的船，今晨離開此間，——馬尾——前途如順行無阻，明天晚上，至遲後天上午當可到上海了。在上海擬勾留三四天，然後入杭州，屆時再詳細報告你吧。

弟弟，我昨宵在往福州的歸途中，和一位初認識的安徽的朋友，起勁的說了兩點鐘的笑。我恨惜一般有爲的青年走入了歧路，我又致恨那些衰劣昏憤的老頭子，頑固地硬要與進化爲難。我亟希望中國有明察與勇敢俱全的一批青年，起來肩任國族前程的重責，我痛傷自己是一個智力頗明晰，而勇氣不夠的青年，我本來是有些喜歡說話的，加以有些酒力，所以不免說得白浪滔滔了。那位朋友，起初頗冷靜，後來漸漸的感動與奮起來，旁邊有三數位年紀較輕的青年，却在嬉皮笑臉的嘲諷我的健說，我雖然早就覺得，却一點不計理他們，只心中微微地覺得他們太嬉樂得可憐罷了。

弟弟，我前天不是到你談到詠海的詩麼？現在記起梁簡文帝的海賦後半段云：

測之渺而無際，

望之杳而綿漠；

鬱沸冥茫，

往來日月；

朏魄昏微，

乍明乍沒。

若夫長風鼓怒，

涌浪砰磕；

颶波於萬里之間，

漂沫於扶桑之外。

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想像，不過既聯類憶起，便把它錄出罷了。

弟弟，我覺得一個人厭世輕生的觀念，很易發生，但說到實在的自裁，却非真有勇力者辦不到。譬如曹子建吧，他生爲皇子，被讒遠徙，中懷愁鬱，看透一切，而有毀生之念。我們試聽他悽切的哀告：

民生期於必死，

何自苦而終身？

甯作清水之沉泥，

不爲濁路之飛塵！

但結局怎麼樣呢？我們再聽他自己的供白：

愁戚戚其無爲，

游綠林而逍遙；

臨白水以悲嘯，

猿驚聽而失條！

弟弟，我們現在可不是正如此！一方面受不起慘酷的壓迫，而萌自殺之念，一方面又眷戀牽情，終於

只能「死既不得生又不樂」的捱過着愁苦的日子。普天下同病的青年男女願你們來齊聲一哭！

晨八句餘鐘

九月十四日。

弟弟，今宵能夠在此燈下給你談話，這是一件很意外而微倖的事！

昨宵黃昏以後，風力漸緊，到了中宵，竟成狂飆！於是，輪船不能不在這溫州外的一個小港裏避風了。可是，停泊在這裏就很安然了麼？不然！這裏雖然是兩面有山的港灣，可是浪濤却依然如巨獅猛虎般咆哮而凶惡，船身抵敵不住它的衝撞，左右上下四下簸蕩着，水波洒透了每個地點，水力震撼了每位靈魂。此時多數的搭客，是像沉病像僵死般的默臥着，一小部份是呻吟，嘔吐，啼哭。失望與悲苦，竟統治着這裏全部人的心了！

我早晨時在不息的搖盪中，迷離恍惚地做了一些夢。我夢回家去看我的父母，我夢在杭州車站中去迎接北來的你。在夢中，我久別的父母，依然是舊日老病的容顏，依然是那樣關心小孩子的關心着我。我只有立在他們當前，是覺得自己的渺小，罪過，我所以報償他們半生美妙的希望的，是個毫不近情的搗毀！在這裏，我淌淚，我祈求速死……弟弟，在夢中的你呢？一切都如在廣州時的可愛，只風塵之餘，眉宇間略有倦容，我熱烈地吻抱你，我再不怕你的嬌嗔……

下午五句鐘以後，風是少息了，浪濤也比較安靜些，大家才從死寂失望中，暫時活動歡笑起來。我吃了一些稀飯，現在神思已清健得多了。

剛才，離我房裏不遠之處，有一位年紀很青的朋友被捆縛着，我初以為是偷東西的。後來一問，才知他要跳海，大家不任他這樣做，所以把他約束起來。別人說他是神經病，我沒有去問清楚他本人，但據我想，這或是一個厭生的自殺者也說不定。

我自上船以來，頗有一二次想偷偷地跑到船旁跳下去，但我軟弱，海的沉默與偉大又嚇住了我，我終於仍然這樣合別人一樣的苟活着。這位自殺者，大概也和我一樣的孱弱吧，否則要自殺，偷偷地在夜裏跑到船頭或船尾，身子望外一縱就完事了，何至為人所察覺而被監禁起來呢？

據懂得海上情形的人說，如果今晚風湧不止，一延下去，生命前途，就沒有把握。現在暫時總算脫險了，雖然明天的變化仍不可知。

夜，九詩許。

九月十五日。

總算邀天之福，今晨沒有什麼變卦，使我們的船得以向前開行。弟弟，你聞之也該大大喜悅吧，爲了我，爲了這些可憐的同命運的人！

今天風浪雖不見怎樣大，但船身路略的搖擺是免不掉的。同房的好像有點病意，我也怕於起來動作，所以到這時候才來乘筆。

日來無事，在床上躺着覆誦鮑照的作品，覺得古人拈出「俊逸」二字做他之詩的評語，杜甫贈李白句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猶有未盡之處。六朝名家詩中，有一共通的毛病，是喜歡堆積晦澀或豔麗的語句，而未能盡量條暢地抒情述事。其間，有兩人是比較超類拔萃的，便是淵明和明遠。蕭統稱贊陶氏云：「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其實，昭彰爽朗之語，以之移贈鮑氏，尤爲恰當。李白詩，很近鮑氏，不過李更來得「飄然思不羣」罷了。

在我房子外面，有一對青年男女，大約是福建、漳泉等處人，隱約聽得是要往北京去的。他們那種日夕親暱的態度，使我又羨又妒，終而感傷。弟弟，假如你在我的身邊，他們能夠炫耀我驕傲我否？你遠去我千里，我如今是隻身孤影地飄浪長途，竟又有什麼話說呢？

據說，船明晨可到上海，我心裏寬慰極了，雖然前途艱虞正多，但總算已暫走進一程了。
夜，九時許。

九月十六日

弟弟，現在船已駛進吳淞口了，等一下就可以到上海。從廣州到這裏，一共度過了十天的辰光，現在航海的生活要略告結束了，而這篇亂七八糟的東西也將就此擱筆。

天總是這樣不做美，偏偏要在今晨下起大雨來好，就讓我這個不幸的客子在烟雨模糊中，兩足拖泥帶水地踏上上海岸吧！

願上帝不忘我們在困苦中！

七晨時。

（選自文學週報）

首途記

周全平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晴。

乘下午三時二十九分滬翔區間車離滬。七時半至無錫，住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

心裏記惦着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晚上的睡覺終不會酣好比我昨日南翔上海樓上樓下，整整忙碌了一天，人是疲乏極了。照例應該可以睡得很酣了，然而倒在床上的時候，翻來覆去的老睡不着。一會兒想到明天早晨要買的東西，青菜，白菜，山芋，糖，麵粉，醬油，什麼……一會兒又想到了宜興怎樣着手調查，應該到什麼地方……最後，纔從上海回到南翔家裏的我的母親，緊緊的把我的心兒揪住了。

——家裏不知收拾乾淨沒有？成用的東西不知可還有些？母親的不快可能自己寬解？一人睡在一宅破敗零落的屋子裏不害怕嗎？什麼東西都給兵毀壞了，不太不方便嗎……剛纔又聽見謠言……

傳上海附近將有戰事，母親一人在家，能不爲謠言所恐慌嗎？況且謠言或許成爲事實；假如我就擱在宣興的時候，南翔又有了意外，叫她一人怎樣辦呢……

我想着，不由得便起了過敏的推測，着急來了。我恨我自己起先爲何想不到這些難點，貿然的便把母親送回南翔，而且讓她一人留在家裏——到處令人傷心的家裏，不過住在上海，親戚家裏，母親心裏也是不快的。這實在是兩難之事，沒有辦法。

——但願謠言畢竟祇是謠言吧！祇是謠言吧！過了一星期我回來後再有什麼變卦吧！

我這樣自私自利禱祝了一陣，混亂的心裏覺得好過些。同住在一房的K君鼾聲把睡魔送到我的頭裏來，我覺得太疲乏了，也就模模糊糊的睡了去；然而不安定的一顆心依舊使我做了大半夜記不清楚的怪夢。

醒來已八點過了。忽忽的把簡單的旅行具齊好，便趕到小菜場買了十斤大青菜，一顆半黃芽白菜，六斤山芋，還有半斤紅棗。叫了黃包車把我拉到環龍路，付車錢的時候，車夫連聲的叫：

——大司務，多給一個。

嚇！大司務我要真的是一個大司務時，我倒可以在上海的人羣中驕傲了。我那時可以用吃洋飯三字嚇人，我可以用洋涇浜和洋人對話而令人稱贊我是天才，我每個月可以有比小學教員薪水還大的定額收入……啊！我能比得上他嗎？第一，我不會說洋話，這便萬事休了！何況又是一個荒

唐漢！一個不通世故的呆子。

牢騷是一發而不可收的。車夫叫我幾聲大司務，便要怨到說洋話，荒唐漢與呆子，幸虧沫若已經把門開了，把我招呼了進去，我纔不致再連類而想到碩士博士，大學教授等等上去。

我又去買了一袋麵粉，一斤肉，四角錢糖，一瓶醬油，回來吃畢飯，沫若把家事叮囑了幾句，便趕上車站來。

到北站時是三點十五分。我們買了兩張三等票，緩緩的走到月台上。客車停在月台的左側，右側是一列兵車。我心裏突然一驚。

——啊上海真的又開到了兵！

——沒有什麼事吧？

沫若且走且問的和我擠上了車。

三等車裏已經坐滿了人，找不到位置了，我們祇得站在車門旁候補。我把眼向門窗外張望，一列兵車又射入我的眼簾。

這一系列兵車有多少輛，我沒我細數。大概有四五十輛吧？一個巨大的車頭遙遙的停在月台線外，看不清楚是幾號。車頭的後面是一輛三等客車，再後便是有蓋及無蓋的貨車。有蓋的篷車與無蓋的廠車是間隔着掛的篷車中是徒手的兵士，他們的臉也都向着我們的車。兵士而外還有方桌，藤椅，茶壺等等用品和他們的細軟行李。他們有的高踞在桌上的，有的斜臥在藤椅中，有的便蹲在牆

下他們的臉上都顯出一種蠢笨的粗暴和驕傲，他們要算是最自由的浪漫式兵士了。蓬車前後是廠車，廠車中如山般盛載了一切家具：床架子，藤榻，美人椅，檯和桌，八仙桌，太師椅，單靠，紅腳盆，蒸籠，藤椅，竹床，衣架，衣櫥，浴盆，什麼，什麼……

——奇怪！這些兵士帶了這些傢私做甚？

——這大概便是他們的戰利品吧？

——什麼戰利品！人家裏都空了，他們的車上自然要堆起來了。

——他們是什麼都要的，就是鍋子他也要拿了去。

——強一強他就要用蠻真混帳打仗起來，祇會放空砲，搶劫的本事倒是一等。

立在車門口的旅客對了那列滿載家具的兵車，在連譏帶諷的吐出兩月來所受的怨氣。那些家具的主人們仍舊定着蠢笨的臉望着我們的車，也許他們也在議論到這些家具的原主人們而加以侮辱的話吧——這又誰能道。

——唔！這把茶壺倒很像我家裏的呢？

我忽然看見一個兵士捧着一把精緻的銅茶壺，在嘟嘟的呼。他把兩臂撐持在一張紅木半桌上，兩只眼睛好像注視着我。他把茶壺嘴對着自己的嘴，喝了幾口茶，又放了出來，他的一種蠢笨的傲慢的樣子，我真是心裏火發，我似乎想走下車去，把那把茶壺奪下來。

——全平！你的照相機呢？照他一個照吧。

——不行！太陽剛巧背着，照不清楚的。

我隨口的答應。洙若一句，其實我因為這把茶壺又想到南翔家裏破毀的情形而無心照相了，隔車爲一等坐。我正呆望着那把茶壺在亂想的時候，月臺上似匆匆的來了一羣人，競向一等車的門口肅然鞠躬。他們的非常態度引起了我的非常注意力。我和洙若說：

有人物走了，你看！

說着，我便走下去去探望。

果然有一位遺老模樣的白髮老者，藹然立在門口。豐腹的三角形臉，臉上毛色紅紅的，足以證明他的營養充足。戴了頂棉瓜皮帽，穿了黃緞子馬褂。我看時，他正用一手批着疏長的鬚，眼望着送他的人羣，態度十分雍容。

我重復上車，倚着車門子細的看那羣送客的人。

他們一總是五個人，兩個並立在前，三個成弧形屏立於後。後面的三個，一看就顯出一種可憐的神氣。身體既不魁梧，臉色也十分憔悴，一式的黑帽紅結子，偷偷的躲在後面。我始終沒有聽見他們講過一句話，好像他們來送客是祇管鞠躬似的。前面的兩個便大不然了，一個是撇着黑八字鬚，面目清瘤的老者——他的清瘤好像是阿芙蓉替他造成的——兩個小圓的眼睛顯得他十分精明似的，不住閃動，他和車中的老者好像是多年的老友，所以他的態度似乎十分洒脫。他常常走近車門和車上的老者低聲密談，一會兒又退遠兩步十分自得的高聲語笑着。立着他旁邊的是一個

而圓身肥的壯年人穿着大團龍花紋的黑緞馬褂，圓壽字花紋的藍緞袍子，踏着黑緞鞋子。他的鬚鬚的圓臉上矜持得沒有一些笑容，胖胖的身體也十分端正挺立着，兩臂分乘在左右肩下，一些沒有彎曲。他的態度實在恭敬而莊重，為其餘四人所不及，他的目光是常常垂下，好像佛眼。等到車中的老人和他說話時，纔緩緩的搶上一步，頭微微仰着，眼光也舉了起來，向着車門。車中說了一句話，他的圓頭微微俯了一下，兩手和身體依然不動。車中的話說完了，他又退了一步，目光又下垂，又恢復了原狀。他始終保持住他的恭敬莊重的動作，雖然車中的老者常常要和他說話而他常常常常進退。

——你看他的一舉目，一俯首，都有嚴密的章法，真不容易。——沫若看了多時笑着對我說。

——於此可見做官也是很煩難的事。

——這也是一種藝術呵！

——是的！就是所謂人生的藝術了。

——人生的藝術我們兩人都笑了起來。

車漸漸在蠕動了，那羣送客的人都深深鞠躬下去，人生的藝術者的鞠躬竟超過了九十度而幾乎成了一只六十度的銳角。

——怪不得鞠躬要先脫去帽子！

我呆呆的想。

車漸漸駛出了月台，陽光便漏進車裏來，車中斗然明亮；人生的藝術家不見了，捧着茶壺的兵士也不見了，心頭漸漸爽快起來。

雲野村樹一幕幕的在眼前閃過去，我們已過了關北，過了麥根路，馳聘於田野的中央了。秋風嘯嘯的把立在我身旁一位旅客的頭吹得祇顧往裏面縮，我祇好把玻璃窗提起，隔玻璃欣賞窗外的自然。

——齊燮元的大本營便是這座大白房子。這一個個的都是兵士的灶，有些長的是烘麵的，這種圓的是煮飯的，頗有不同。哪！這片草地都給他們踏荒了。

經過真茹的時假，那位怕風的客人向我們這樣說出他的戰事知識。我們便隨了他的指導，看看暨南的校舍，又看到車站旁泥地上的眼，果然有圓的，有長的，但是長的極少；黑黑的烟煤還附在眼內的泥上。一大片草地上的泥與草都被踐荒了，一看上去就可以想像那時人衆嘈雜的情狀。這還是戰後駐兵的地方，若是相持不下的戰場呢？這幸是叢生雜草的荒地，若是棉綻稻秀的農田呢？啊！這次戰爭中相持不下的戰場不都是棉綻稻秀的農田嗎？可憐的農民！你們今冬的希望全被他們踐荒了。

泥地上有一條狹淺的水溝，溝水極髒，積了許多穢物。

——那班兵士真是衆生，吃的水在這條溝裏，排泄也就在這條溝裏。真是野蠻東西。那位客人娓娓的講給我們聽，我的心裏在可憐那些兵士的生活的卑下了！忽然又想到他們

的殘暴行爲來

——這班東西本來都是壞貨，同禽獸也差不多。

我憤憤的說。但我的良心使我重又想起他們若是有了好好的家業，受了好好的教育，也許不致於這樣吧。他們窮得沒有飯吃，他們又沒有讀過餓死事小的聖訓，又沒有大人先生代他介紹職業，他們只得當兵了。你若說他不該如此作惡，但是他領不到薪，領到也祇幾塊錢，夠什麼紳縉富商們有智識財產和勢力來豐富自己的生活，滿足自己的欲望？兵士祇有武力，那麼他們祇得用武力來滿足自己的欲望了。兵士的搶劫不就是資本階級壓榨勞工血汗的變相嗎？兵士的強姦不就是大人先生們買妾嫖妓的直接手段嗎？一樣的罪惡，偏偏兵士就被人罵死了。我想到這裏，覺得兵士不應該如此被痛罵。

但真的不應該嗎？家也給毀了！

矛盾衝突的觀念在胸中交戰的時候，車已站也南翔了。大羣的乘客擁下車去，我趕忙和沫若

到車廂裏佔了兩個坐位，似是而非的憤世論也無暇想了，先把目前的生活安定了再說。

怕風的旅客恰巧也坐在我們的對面，他是一個商人模樣的青年，大約有二十多歲。身體頗肥，但是很矮，要比我矮半個頭。圓圓的臉，兩目炯然，眉細而灣，曲頰上常常帶笑容，似乎很可親的樣子。

我們起先都默默的沒有談什麼。

車又駛走了，野景在窗外輪轉，我很注意的注視着搜尋兵爭的遺跡。沫若看了一會便向我說：「也沒有什麼啊！」

——上一次我到蘇州時在此處會見幾道戰壕，不知現在可會被鄉人填沒？我自己懷疑起來了。

——有的，還要過去些纔能看見，有幾道很長的據說有里許長哩，安亭那邊還有一尊大砲。對坐的旅客回頭向窗外一望，便又和我們談話起來了。

他的戰事知識確是十分豐富，他能把窗外所經過的戰跡一一指示出來。

——這是短的戰壕，前面有一條很長的戰壕，是蘇軍的。這是砲彈打的，這所屋子上有不少槍彈洞。

我們十分感謝因他的指示而見了長短的戰壕——三四尺深淺的土坑六七尺闊有的八九尺闊，有的一丈多長，零零落落的散在田間，這大概是所謂散兵濠的了，有一個狹長的蜿蜒折入低地而不見，大概便是最長的了。許多農屋的頂上開了六七尺七八尺徑的破洞，牆上的小的破洞不計其數，有幾處房子門窗都沒有，二十四號橋下是一道狹險的淺浜，蘇浙兵便在那裏相持四十日死了三四千人，耗了無數子彈。黃渡，安亭，陸家浜，三車站上的木柵都拔完了，站旁泥地上也留有軍灶的痕跡，與真茹相仿。田裏的棉棧已枯黃了，憔悴的白花還零落地綴在枝上，地上也四處鋪着。本來應該在家裏彈絮紡紗的農婦還瑟縮地穿了破舊的秋服在田裏揀花。

——你們仔細看！大凡田裏的女人十個有七八個戴着孝，不是父親兒子便是兄弟丈夫對坐的旅客——起初是立起來把身體扭轉着看窗外的，現在坐了下來——悽然地說。我們聽了，我心裏也慘然。雖然他的話不是科學的批評，然而農民的慘狀已可想見了。

車停在崑山，久久不見開車，說是前面有兵車要開來。暮色漸漸散佈原野，我心焦得頻頻立起來探頭向窗外張望，結果祇是廢然的坐下來用談話來解除心事。

對坐的青年已和我們和洽起來，我們也因他的熱心的指示而樂意和他談話。我們纔互通了姓氏，我纔曉得他是楊姓。

楊君善談使我十分驚訝。他從車離開南翔時起，一直到蘇州他下了車。中間他滔滔不絕的講了將近三小時的話。他的嗓音是如此地好，使我僅略略問答着伴他，我的喉頭已癢癢地十分乾枯。

所謂談話當然不比演講，是沒有一定的範圍的，我們更是漫無目的地天南地北的說着消閒。楊君又是多見聞而善談的人，他談話時的態度十分逼真而引人的注意。雖祇是太倉紡織公司的採辦員，然而他有許多見解是商人中所僅有的，不過他談的話太多，我的腦子又壞記不了許多，真辜負了他了。我最佩服他所講的紗廠不振的原因。他舉出許多理由說明華紗終敵不過日紗。他說：華紗廠的用人是祇顧情面的，無技者居高位，勤職的反碌碌無所得。他說：華紗廠的經濟沒有外國

紗廠靈活，祇能借債敷衍，非但不能利用時機，反而坐出利息。他說：華紗的技術也總不求進步，又不講信用，所以較優美的日紗廠乘隙而入。另外他還說了許多。總之，他的理由說得又透澈，又着實，我覺得比我從前看見的一本什麼大學的教授所編『華紗不振之原因及其改良策』要切於實用得多。可惜我記不全了！不然，記下來也可以印成一小本冊子——但是也無用，楊君不是什麼紗廠的經理協理，我也沒有什麼碩士博士教授的頭銜，編了書有誰來睬你？

暮色黑黑的緊壓在玻璃窗上，野裏的景色已被黃昏吞沒而看不出了，黃黃的燈光從車頂上倒射下來，人氣與白霧在燈光中繚繞着，車中朦朦朧朧的完全變了樣式。坐客都紛紛起了攪動，火車已駛入蘇州站的月台了。楊君中止了談話，很殷勤的與我們點首道別，大家說再會。

人生太離奇，無故的遇了，又無故的散了，以後的遇散又誰能預料。啊，再會，已往的一切歡快都是永別的再會了。

蘇州到無錫祇是一小時的旅程，我們繼續着楊君的談話，加上了許多批評的感慨，倒也不覺得寂寞。一會兒已到了無錫站了，攘攘的一同下了車，擠出票門，拒絕了黃包車夫的歡迎，步着崎嶇的石子路，衝着黑暗，直向燦爛着星似的燈光的無錫飯店去。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晴。

乘新裕公司船上午十時半離錫下午七時五十分抵宜興縣城住新旅社二樓六號。

昨夜睡時已是上午的一點鐘了。睡前沫若和我暢談了不少話。沫若向來是不甚喜歡講話的，但有時忽然高興，也會暫時變成一個最喜歡講話的人。我們談話的開場是走進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的房門的時候；茶房把一盆洗臉水端了走進來時，我們已講得十分熱鬧。是那一句話開場的，現在完全記不起了。我祇記得我們滔滔不止的講了這一樣，又講那一樣。我們的談話本來沒有什麼一定的範圍的，沫若更是興之所至，觸類旁通的無所不講。越講越有興，越講話越多，越聽越有味。起初兩人說話的分量還差不多是相等的，到後來沫若講到關於他自己的一切故事上去時，我怔怔的聽出了神來，問答式的對話幾乎變為演講式的獨語了。

沫若講到他自己的故事還是我把他引起的。起初我和沫若說起我從前曾有一種怪特的毛病，往往做一件新事情，或者到了一個新地方，總覺得是已經做過或是已經到過的心裏恍恍惚惚的便如有所失，異常的不舒服起來，就如現在，我在這裏講話，好像從前也有過如此一回事的，一想起時，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悶。我記得從前看過一篇譯的小說，題名和著者譯者都忘記了，內容也有些恍惚了，大約是說到一個煩悶的青年，他永遠覺得他是在溫習向來已經做過的事，已經踐過的路，而毫沒有新鮮的樂趣。他苦極了！想盡方法去做人所想不到的事，走人所找不着的路，然而到走着或做着的時候，又覺得依舊是從前經歷過的……最後，他便去殺人，以為總是新事了，他可以享着新鮮的樂趣了，但刀刺到人體軀中時，立刻發現這也是已做過的事……最後好像他是

自殺了。他的病我有些與他相像，這不知是什麼緣故。洙若說他也有如此的現象大概是由於神經的錯覺。因之便說到意識與神經的關係上去，又因之而說到夢——洙若說他十八歲時曾重病二月幾死，病中做了一個離奇怪幻的很長很長的怪夢。夢中有許多出乎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的事，但無非是因新觀念注入舊經驗中而生的幻象。接着他很詳細的說到他的病的危險。說到他的母親的焦急與悲痛。說到他在睡眠態狀中能決定要吃那一個醫生的藥，但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又說到他在學校中時的趣劇。他說那時學校中的學生的程度似乎比現在要高一些——當然從國學方面說。他說他們常常對對猜謎作消遣，做詩鐘是格外的起勁。因而說起批評文藝的不易，因為批評家眼中的優劣，會恰與創作者相反的，他說起他做的詩鐘，有一個是痰盂與茶壺，他做的是——

平生腹滿皆珠粒，寒夜客來當酒瓶。

又有一個是月中紅與拿破侖式頭，月中紅是成都的一個名旦，他做的是——

小講嬉宮善歌舞，閒分鴉鬢學英雄。

這兩個他以爲前面一個是更好的，因爲他是用了咳嗽九天成珠玉和客來茶當酒的典故；他自己以爲很巧，後面的一個便是湊起來的了。但是評判的人把前面的一個說得不如第二個。不過有時的眼光也會差不多，就如有一個是階射地圖與芭蕉，一個姓洪做的是——

滿壁玲瓏空世界，一窗烟雨綠簑衣。

做的人自己以為是好的，評判的人也說是不差，但是這種情形是很少的，這因為創作者創作時的意境實在不易推測的緣故。此後他又說及他幼時的許多瑣屑離奇的事，他忽而談諧，忽而莊重的說，我時問時答的聽，有時我也把自己的故事補充上去。後來我在寫日記，他已睡在床上，他還不肯休止，依舊戴了眼鏡，滔滔的講起他家庭中的故事。我日記也不想寫了，也睡到床上去細細的聽他說。

直到夜半一時，大家都覺得很困倦了，纔收束了這次無休無息的談話而無聲無息睡熟了去。

四邊還十分靜寂我已醒了過來，窗上現着暗淡的灰白，我以為天已在明了，然而人還十分疲乏，想再睡時又再也睡不着，便在被裏翻來復去的胡想起來。一日來的經過只在頭裏旋轉，覺得又有許多話要說，但不知沫若醒了沒有……

忽然我咳嗽了一聲。

——全平，你已醒了嗎？

沫若在問我了。

——我已醒了多時了，你纔醒嗎？

——我也醒了多時了，不知怎的再也睡不熟。

——好在天也快亮了，窗上不是吐着灰白嗎？

——不是天亮吧，是月色呢。

——唔，真的，四點還不到哩，昨夜睡了那麼一些時候？

我摸出表來湊着燈光看了，不由得詫異起來，然而想再睡時，談話的匣子已打了開來，再也收不住了，而且越講人越清醒起來，索性收起了睡意，一直講到大天明。

走出旅館到麵店裏吃了兩碗湯麵，出來看見一付賣熱豆腐花的担子停在路旁。

沫若說：我們吃碗豆腐花吧？

——好的。

兩人便立在撥旁邊說帶笑地吃豆腐花了，許多走路的人的很詫異的眼光向我們投視着。

豆腐花是一種很嫩的豆腐，從熱的桶裏舀上一瓢來，再加上蝦米，香豆腐干丁，白糖，醬油，麻油，胡椒，辣油等等的調味品，便成了很可口的點心。

——我已十三年沒有吃過這種東西了，還是在鄉下的時候，離了四川就沒有吃過。

沫若十分嘖嘖的說，又叫再舀一碗，他已吃過兩碗了！

這樣吃了又吃，在許多的詫異和輕視的眼光中，我們心滿意足地吃了五碗豆腐花，付了一百

錢帳，倒極了暢快極了！

步行到輪船碼頭，問知船要十時半纔開，現在祇有九點多，離開開船的時候還很久，我們便在

河岸上開走。

離輪局不遠有一家廠，廠前河中停了一艘裝滿了煤的船。許多苦力正一對對的走上落下地運煤到廠裏。

兩個苦力槓了一筐黑煤，在一塊很狹很峭的長木板架去。我和沫若說：空身的人走時也許要失足，何況挑了重載。沫若微笑不語。

他們的動作很迅速，有一對最快的，二分多鐘便來回走了一次。但是也有一對很慢，走一次來回差不多要六分鐘多。

——這個年老的走的最慢了，到現在纔走出來。

沫若指着最慢的一對中的一個快要六十歲樣子的老人說。

——剛纔他不是同一個小孩子在槓的嗎？怎樣又同了個老人呢？我指着那個同老人在一起的一個半鬘子——他的頭上祇一半頭髮——說。

果然，他們再從廠裏槓了空筐出來時，半鬘子的對手是一個年纔十五六的很好看的小孩子。我們恍然了：那老人和小孩因為體力已不夠，但又不能不作工，要吃飯便如此輪流地並力合作來做這力不能任的苦工，所以那個半鬘子纔一會兒同了個老人，一會兒又同了個小孩，而令我們起了詫異了。

我們緩緩地走回輪局來，剛纔的詫異便又成了談話的材料。我想起我的朋友有個兒子，十五

歲，面貌很像那積煤的孩子——然而眼睛還不如他的清亮，他的家是很富的，他天天由包車送到一個設備很完備的學校中讀書。他呢？在這裏積煤，將來自然一個是紳士，上流人，而一個是代替了今天的積煤老人了。想到這裏，心裏就替那小孩子不平起來，然而這是社會的制度是注定的，是他前世作的孽……

船已慢慢在河中浮走了，我們立到艙外來看光景：河岸漸漸斜到兩旁，又緩緩地向後退去，兩岸的參差錯落的市房和河旁的闊狹長短的船舶漸漸由繁密而稀疏起來。曾留一宿的無錫飯店，也被船前的引擎的粗魯聲浪驅走到視線外去了。

過了一頂高大的石拱橋，兩側的水面漸漸寬廣，水質漸漸清朗，船下的水聲和船上的機聲也漸漸加猛，船首的水浪層層的湧向岸成白花——船行大概已達最大速率了。

現在我們的船已駛出市外，兩岸的市房不見了，憔悴可憐的枯木衰草，時高時低地隨着船身的傾起徐向目前移過。遠近簇生着禿了頭的樹叢，三五村落中的炊煙，鼻鼻散向高空。寒鴉的啼聲隨着機聲水聲叫破了野地的寂寞……啊啊！粉濃脂膩的江南的陽春天氣，到冬來祇贖了如此的一味荒涼的光景了！

在艙外槍視了一會野風又催着我們下艙去取暖。因為艙低舷高的緣故，僅僅一味荒涼的光景也送不到眼簾中來了。舉目向窗外斜視時，祇有一方青藍色的天低垂空中，淡描着幾朵白雲，隨着船身的傾起向左右搖動，昌昌的機聲花花的水聲，合奏着緊喧的單調，好似想把旅客催眠去。啊！

無聊的令人倦怠的艙下生活，要到什麼時候纔能終了呢！

——啊，不得了！已經三點鐘快了，過了洛社，運村還未到，運村過去還有和橋啊，這一百五十里不足的水程，要走八九點點，真要悶死人了！

——要走八九點鐘！

——爲什麼不要到宜興，最早要在七點過後。

——不得了！不得了！那麼開的時候，我的工作又沒有帶來，不然，我倒很可以做一些事。

——爲什麼不寫小說呢？廢時利用。

——怕寫不出吧！試試看。

我們耐不住這無聊的倦怠的浸襲，商議着想把可貴的光陰從垂斃中救醒過來，沫若把紙鋪好，執著筆在構思了，我也依樣畫了一個葫蘆，苦苦的思索起來。

寫還未滿半頁，所謂無聊固已不見，但是昨夜的倦怠忽又隨着現在的苦思而浸入我的意域，頭裏昏昏的再也寫不出什麼。

——睡一睡吧，據說精神是不宜過乏的。

我心裏這樣替自己的倦怠辯解，看沫若時已寫滿了一頁稿紙，又在起始第二頁了。

——到底是個創作的人！

我暗暗稱羨了一會，模模糊糊的靠着爐壁睡去了。

醒來已暮色朦朧，船角點着一盞油燈，耀出昏團的弱光。沫若已不寫了，把稿紙收拾了默坐着，在癡想探頭向外細看。纔知已過了和橋，離宜興已祇二十里了。精神驟然舒暢起來。昏暗的燈光下，兩人重復把談話的匣子打開了。

前面的岸上突然喧鬧起來，電燈放着燦燦的白光，船行速度大減，乘客頓起忙碌……故鄉東門外的輪船埠頭已靠在船的左側了。

一九二四，一二，二三。

（選自《筓船》）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再版

現代創作日記選

全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姚 乃 麟

校訂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里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82

42410